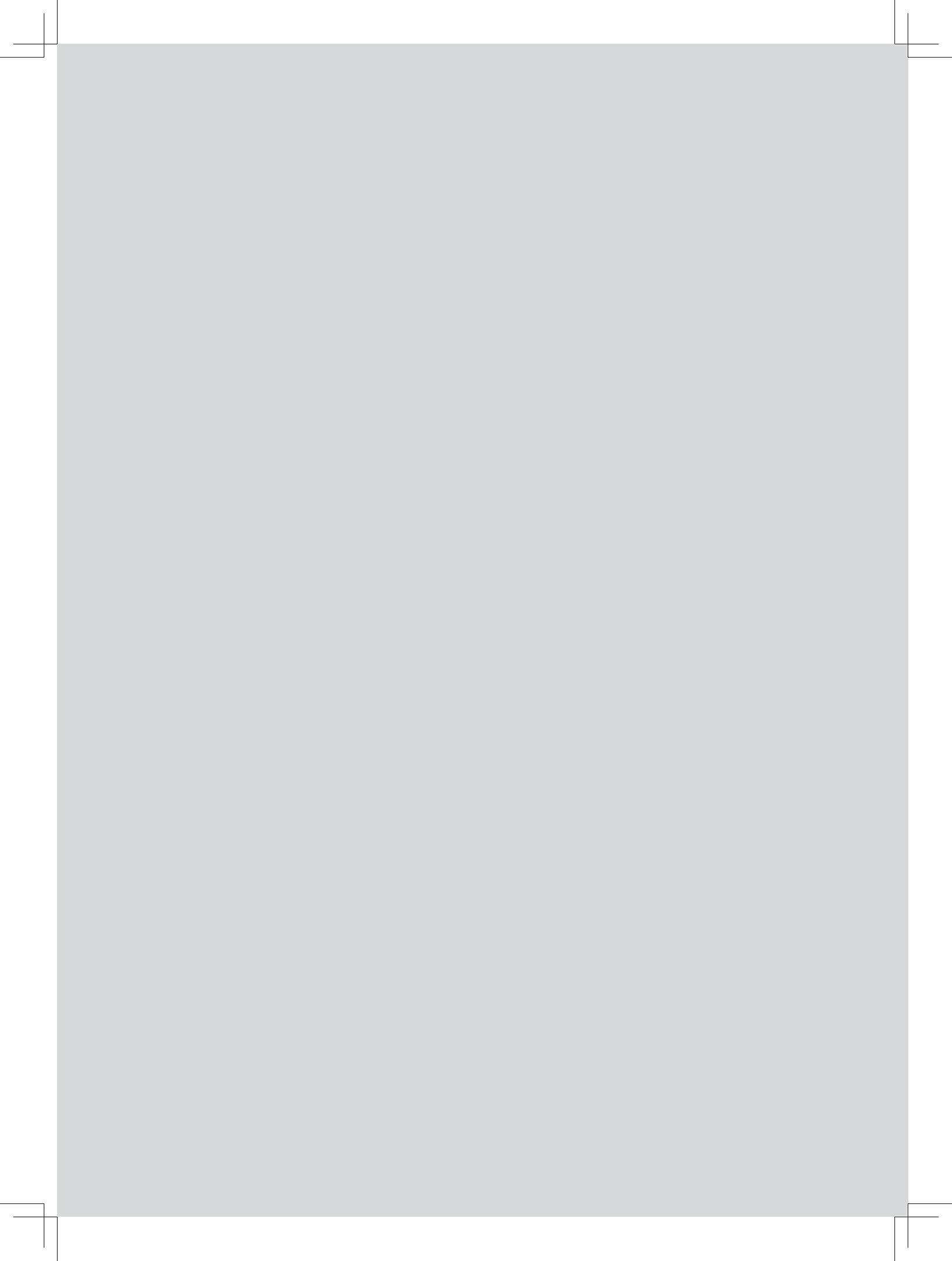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徐醒民居士講述

妙法蓮華經講記
【五】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法華經之五

目錄

六十六、而作是言·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·勿貪粗敝、色聲香味觸也···	一
六十七、舍利弗·如彼長者、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·到無畏處···	一九
六十八、佛欲重宣此義·而說偈言·譬如長者、有一大宅·其宅久故···	三五
六十九、鷓鴣、鷓鴣、烏、鵲、鳩、鴿、蚺、蛇、蝮、蠍·蜈蚣、蚰蜒···	五一
七十、處處皆有魑、魅、魍魎·夜叉惡鬼·食噉人肉·毒蟲之屬···	六七
七十一、夜叉餓鬼·諸惡鳥獸·飢急四向·窺看窗牖·如是諸難···	八三
七十二、惡獸毒蟲·藏竄孔穴·毘舍闍鬼、亦住其中···	九九
七十三、方宜救濟·令無燒害·告諭諸子·說眾患難···	一一五
七十四、爾時諸子、知父安坐·皆詣父所、而白父言·願賜我等···	一三一
七十五、告舍利弗·我亦如是·眾聖中尊·世間之父·一切眾生···	一四五

目錄

七十六、令諸子等·日夜、劫數、常得遊戲·與諸菩薩、及聲聞眾·····	一六一
七十七、是人於何·而得解脫·但離虛妄·名為解脫·其實未得·····	一七七
七十八、又舍利弗·憍慢、懈怠、計我見者·莫說此經。凡夫淺識·····	一九三
七十九、若作駱駝·或生驢中·身常負重·加諸杖捶·但念水草·····	二〇七
八十、若有利根·智慧明了·多聞強識·求佛道者·如是之人·····	二二三
附講表·····	二四一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五）

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

第六十六講

而作是言·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·勿貪粗敝、色聲香味觸也。若貪著生愛·則為所燒。汝速出三界·當得三乘、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。

拿上面譬喻的事情跟佛法來合起來講，我們就把三界看得清楚了。出三界雖然不容易，但從譬喻的事情來看，三界一定要出，不出三界，我們在三界之內生生死死的，什麼時候才能解決生死問題？這樣一想感覺這太重要了。把譬喻的話結合在這佛法來講什麼？佛說法叫轉法輪，法輪有三個次序：一個「示轉」，示轉是把這道理說出來；這還不算，「證轉」，佛他自己證明，你只要這麼修一定能夠證到真理；由示轉經過證轉然後再到最後「勸轉」，勸是勸一般人必須這麼學。所以下面講三種轉，三種轉講的是什麼呢？就是長者讓屋子裏的小孩都出來以後，原來答應外面有三種車輛，等這些人出來以後一律給他們大白牛車，證明這三種車輛都是非常可

貴的，而最重要的是大白牛車，這比喻大乘佛法是最可貴。講三種車輛的事，可以說太少有了，是講這個道理。

剛才念的這一段是長者在門外叫那些小孩子出來，外面有三種車輛隨你們所好都給，這一段我們看：「而作是言」，是根據前面這一段來的，前面一段是三界都是火宅。三界不但我們人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上回也講過了。人道眾生很苦，有愛別離苦、貧窮、飢餓，在欲界天，有飢餓的、有愛別離的，有作戰就會有死亡種種苦。色界、無色界也有行苦，隨時都在那裏變遷、變動不居的，隨時在那變化那就是一種痛苦，這前面都講過了。今天在這講「而作是言」，長者在門外就說，在這裏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。說什麼？「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」，這樂字也可以讀要，當好字講，但是我們讀樂就可以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，好比較樂就是說，不但喜好，我們一般眾生還認為三界裏面很樂。就因為這樂就不得了，佛在這裏說，你們莫得，莫得就是不得，不得樂住在三界火宅裏面。

為什麼三界都是火宅呢？如果拿房子著了火作比喻，眾生在三界之內，所受的

痛苦比在房子裏火燒的還要厲害。在房屋裏，火燒燒死就算了。而在三界之內出不去，一生一死了，在六道裏面來回輪迴，比那苦得更多。所以三界是痛苦的，苦什麼？有苦苦、有壞苦、行苦。苦苦在欲界天以下我們人間，其他三途有苦苦，苦得不得了。壞苦在欲界天享受的，他有壞苦。空界天有行苦，他的定力維持在那裏，如果不是佛家大定，凡夫的定就算到非想非非想處定，那定在佛法來看，他的定隨時還在那裏轉變，這叫行苦。三界都是火宅，在空界天最高的那種定工夫，一旦失去了定力，就像在最高的高空一下倒栽下來，那種恐懼不是我們在欲界之下的凡夫眾生所想像得到的。那凡夫眾生他入了大定，認為那是究竟涅槃了，一旦失去定工跌下來，那是想像不到的生死大苦，所以三界都有苦。

要問這個苦是怎麼來的呢？苦不是沒有道理，它有原因的。追究苦的原因，佛就說了：「勿貪粗敝，色聲香味觸也」，釋迦牟尼佛叫我們眾生不要貪圖五塵——色聲香味觸，這個色聲香味觸很粗敝的。我們看見人世間好看的顏色，好聽的聲音這個五塵，五塵包括什麼呢？五塵包括正報、依報。正報的這個色，男女之色。聲音也

是從身體發出的聲音。依報如自然界好的景色等。五塵就是包括正報、依報這兩者。就我們人道凡夫眾生來看，人間無論是正報或是依報，再好的色，再好的音聲，就天道眾生來看那粗糙不堪。天道的眾生，天道男子也好、女子也好，天女在我們人道眾生看，那太美了，天上的音樂也是我們人間享受不到的。但是就佛法來看，在天道的五塵還是粗糙的，既粗糙而且敝。這敝字，盡是缺點破破爛爛的，左邊是毛巾的巾字加上幾點，這塊布不是好布，是破的。再好的音聲、美色、香都是粗糙破爛的。既是這樣，佛講不要貪這些東西。如果要貪會怎麼呢？這些你看不破還要貪，「若貪著生愛」，貪著這些東西再加上生愛，發生愛慕它，就是十二因緣裏面講愛、取、有。一貪著生愛時，「則為所燒」，就被這些粗糙的色聲香味觸燒掉了。這就是苦集滅道的集，苦就由貪著這些粗糙的色聲香味觸自己招來的。集是苦的因，苦是集的果，這是世間的因果。

接著佛就說「汝速出三界」，你們在三界之內這些眾生趕快要出三界。出三界「當得三乘」，三乘就是那長者給屋子裏的小孩子，你們出來有三種車輛，隨你們

所好有鹿車、羊車、牛車這裏講三乘，由那個比喻這三乘有「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」。

「速出三界」這一段就是講四諦法後面滅道二諦。道就是佛法講修三乘，修聲聞是學四諦法，辟支佛學十二因緣法，佛乘，藏教佛也是從這裏開始學，學的是菩薩六度法門。六度法門還是以四諦法為基礎，在修的時候就是道諦，要修道。修證到果位，那就是滅諦。「速出三界」，真正出了三界，三乘就得了滅諦，這是滅道二諦。

接著就是拿出保證來，佛就說了：

我今為汝保任此事·終不虛也。汝等但當勤修精進。如來以是方便、誘進眾生·

佛又說了：「我今」，我現在。「為汝」，替你們，「保任此事」，任就是擔任，保這個字解釋就是擔保，我為你擔保這件事。「終不虛也」，不會是虛的。一定許給你三乘，你出來以後一定能夠得到三種車輛。

「汝等」，就如同那長者叫燒了火的屋子裏面的人，你們「但當」，你只要，「勤修精進」，很勤懇懇的照佛法來修，前面講三乘——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，照這三乘法來精進，來勤修。「如來以是方便」，如來就是跟長者一樣的用這方便「誘進眾生」，也像孔夫子那樣循循善誘，佛一步一步來誘導他們那些人能夠出三界。

這是前面長者在門外叫那些孩子們，你們要出來，隨你們所需要的那一種車輛，我統統給你們，合那個譬喻。下面就是勸導要出三界了。

復作是言·汝等當知此三乘法·皆是聖所稱歎·自在無繫·無所依求。
乘是三乘·以無漏根、力、覺、道、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等、而自娛樂·便得無量安隱快樂。

你們應當知道這個三乘法，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。這個「三乘法」，「皆是聖所稱歎」，都是諸佛所稱讚、所讚歎的。為什麼諸佛稱讚、讚歎呢？因為聲聞、辟支佛到佛乘，這三種都是諸佛度化眾生的一種方便方法。祖師注解就說：「引物儀式」，

引物就是誘導凡夫眾生一種儀式，一種形式、一種方法。你不用這種方法那凡夫眾生怎麼出來？就跟長者一樣不能不用三種車輛，而三種車輛就是儀式，很具體的東西在那裏，有那些東西可以引起火宅裏面眾生的愛好，一愛好他就出來，這是方便。諸佛就用這方便引導眾生出三界，所以諸佛對於這三乘法都讚歎。

接著就說了，既是這三乘法都是「聖所稱歎」，照這些法來修的話，「自在無繫，無所依求」。所得是什麼？照這三種法來修的話，可以得自在，可以得無繫。自在是什麼？自在是學小乘、中乘、佛乘，先從生滅法開始學，學到開了智慧了。就小乘法來講，有十種智慧，到最後的第十種智慧叫「無生智」，無生智就是把生滅法這些道理都明瞭了，按照佛法來修持得到無生法。得到無生法，也是苦集滅道，在修的時候知道是苦，這苦是從集來的，然後再修這道，要證到滅。知苦、斷集、修道、滅道，這個過程修完成了，這些苦集滅道一切修道，等於在學校裏讀書畢業了。生滅法全部滅掉了，得了無生法，開了無生智，這叫自在。

得了無生法開了無生智慧，一切自在了，出了三界，還有無繫，繫是繫縛，這

個人不自由好像被繩子繫縛起來，捆綁起來了。這要怎麼樣才能無繫呢？小乘十種智慧第九智慧叫「盡智」，盡是把煩惱斷乾淨了。煩惱斷乾淨了，這所生的智慧，以後就沒有煩惱了。沒有這些煩惱，生死就解決了。開了這個智慧叫無繫。我們眾生現在誰能說無繫？生死，比如說世界財力再雄厚的人，政治權力最高的人，他被生死繩索把他繫得緊緊的，一點都鬆不開。必須把煩惱斷盡，煩惱簡單講貪瞋癡慢疑。貪瞋癡慢講的是迷惑，所以我們生死從那來的，就是從我們貪瞋癡慢來的。把這斷了以後，這生死捆綁就沒有了。佛叫我們了生死，解決生死問題，就是把這方法告訴我們，佛是慈悲，他把這道理講給我們聽，還叫我們自己解開來。自己不肯解開來，佛來親自動手給我們解，我們還不高興呢？怎麼不高興呢？比如說我們現在學佛，知道不能有貪瞋癡慢，我們起了貪心的時候，假如學道的朋友來勸我：你不能貪，聽到這好心思，等於佛來教我們不要貪，把束縛解開來。我還不高興你不够交情，你教我不貪，你來毀謗我，不高興的。凡夫眾生可憐愍就是這裏，佛講的道理那麼清楚，我們自己還不肯把繫縛解開來，解不解在我們修道的人。要真正修道，要解決生死問題，明瞭佛所講的道理當下就要解決。我們跟人家發生利害衝突

的時候，利害為什麼有衝突？就是貪心在那裏作祟。沒有貪心我跟任何人有什麼利害？沒有任何利害，這多麼清楚。所以這才說能夠了解這道理，照這三乘佛法來修，就能得到前面所說無生，開無生智。把煩惱斷除乾淨了就是無繫了，再沒有生死那繩索來捆綁我們。自己把生死捆綁解開來了，這叫無繫，這個無繫叫盡智，煩惱也盡了。

得到自在無繫的時候，這就「無所依求」，無所依求就是無所依無所求。無所依，誰是無所依呢？我們在六道之內，也就是三界之內的那一眾生都辦不到，叫他無所依都辦不到。必得把煩惱斷盡了，得到無生法了，知道我們這個身體是假東西，不執著這身體，證到四果羅漢就知道生死了了，不受後有了。我們凡夫眾生沒到這種境界，後有，這一生死了，再一生還有。再一生死了又有一生，這生生死死每一番都非常痛苦。自己痛苦，家裏眷屬也跟著你一起痛苦。這還不算，死了以後，這一生造的不合人道的罪業，死後必定要墮到三途裏面去，你想想看那多麼痛苦。所以必須不受後有了，不受後有就是當下證到四果，了解這身體一切都是假的。隨時

這身體存在也可以，不存在也可以，不須要依靠它。凡夫眾生都要依靠它，有這身體一切痛苦就來了。他這無所依，無所求呢？修道修什麼？把凡夫眾生這些行為都把它轉掉，轉成清淨的行為。凡夫煩惱行為與清淨行為有什麼分別呢？比如我們是凡夫眾生一舉一動，行住坐臥這行為，跟人家來往辦事情，比較和證到羅漢果的人，他到人間來，或大菩薩來，他也跟我們一樣穿衣吃飯，也要睡眠，跟人家來往辦事情也是一樣，這有什麼不同呢？不同從那些地方分別呢？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沒有自私心，沒有一個人不是損人利己。而證到四果或已經到大菩薩地位不會損人利己。小乘證到四果，他雖然不能夠積極來度化眾生，他必須從凡夫損人利己而轉變為損己利人，分別就在這裏。凡夫眾生在世間來往都是為自己，那些證了果的人，無論是小乘、是中乘是大乘，他一切是為人家，絕不為自己，分別就在這裏。所以他無所求，他這行為跟我們行為不一樣。我們行為為自己，他的行為為他人、為眾生。我們研究辨別就在這裏，這辨別清楚了，我們修普通法門可以入門，尤其修念佛法門，能夠把一句佛號念得好，在念佛的時候，佛號不要亂跑，心不要散亂。要問我們現在念佛為什麼散亂？到處攀緣，因為到處攀緣還是這個自私心放不下。果

然放下自私心時，就是有時免不了，佛號念著念著心就走了，走了馬上就知道，再把它拉回來，這就有相當工夫了。所以一步一步往這裏求，把世間凡夫那種行為轉變為梵行，梵行就是清淨行為。有清淨的行為是什麼？就是一切無所求，與世無爭、與世無求。我們在世間都是付出去，付出去是利益人家，不要想收回來，這就是儒家所講的「有予無取」。我們就要有予給人家，我們不要想從人家那裏取什麼回來，這就是無所求。

要到無所依、無所求這叫修。修什麼呢？佛講：「乘是三乘，以無漏根、力、覺、道、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等，而自娛樂，便得無量安隱快樂」。

乘是這三乘都要學三十七道品，就普通法門來講三十七道品是正工夫，我們念佛人來講它是助道品，以念佛為正工夫，三十七道品叫助工夫。普通法門你不論是小乘、中乘、大乘都要學三十七道品，就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再修禪定、解脫、三昧等等。這些詳細的來講，那不是短時間可以講得清楚的。根就是五根，信淨念定慧這五根。這五種根學得很有力量，增進很有力量叫五力。覺有七覺

支、八正道不必細講。禪定這裏面也有各種的禪定。解脫有很多種解脫，裏面有什麼？有八解脫。三昧有三三昧。這裏面含得很多，要學普通法門的必需要詳細研究，我們念佛的人知道這名字就好了。修這些法「而自娛樂」，這些法要逐漸逐漸修成無漏的。三十七道品有有漏的、有無漏的。什麼是有漏呢？我們現在開始學，都還沒有證果，我們都是有漏的。修五根、五力，我們的知見、我們的工夫都是有漏的，證了果以後就是無漏的。所以現在雖然是在凡夫地位還是有漏的，只要肯往裏面學，學得一分就得到一分娛樂，學到十分就得到十分娛樂。修這些法，每一種法只要往裏面學的話，那你娛樂無窮的。就剛才我教大家辨別我們的行為，跟證果的人的梵行，有什麼不同呢？就從自己放棄自私自利心開始來學。各位可以試試看，當我們跟人家來往的時候遇到利害衝突的時候，我們無條件放棄自己的私心，放下貪瞋癡慢，可以體會出來這就是娛樂。放了一分就一分娛樂，放了十分就有十分娛樂，修道就從這裏自己體驗，所以這個無漏就從有漏開始學。從有漏開始學就得娛樂了，何況到無漏境界，那是說不出來的娛樂。為什麼說不出來？現在我們凡夫還沒到那種境界，雖然沒到那種境界自己可以試著看，雖然還在有漏的境界，只要把自

己心理一轉變，放棄自我，這當下其樂無窮。所以說，你「以無漏根、力、覺、道、禪、定、解脫、三昧、等，而自娛樂」，這娛樂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面來的。

這種「而自娛樂，便得無量安隱快樂」，根據上面這些方法來修行的話，得了自樂了，自己娛樂了，那就無量的安隱，安隱就是心理一切安全，指的就是生死沒有了。我們凡夫眾生最不安全就是生死問題不解決，恐懼、患得患失，就是這生死問題，所以安隱指的是生死解決了。這個快樂是真正快樂，無量的快樂，無量是沒有限量的。

上面就把比喻三種車輛配合三乘法，諸佛都讚歎說到這裏。下面一段是三界眾生都出去了，前面講火燒的房屋火宅裏面的人，都從門裏出來了。出來之後長者每人都送一部，各如他們所願送他們大車子。

舍利弗·若有眾生·內有智性·從佛世尊聞法信受·慇懃精進·欲速出三界·自求涅槃·是名聲聞乘·如彼諸子為求羊車、出於火宅。若有眾生·從佛世尊聞法信受·慇懃精進·求自然慧·樂獨、善寂·深

知諸法因緣。是名辟支佛乘。如彼諸子為求鹿車、出於火宅。

佛叫舍利弗的名字就說了：「若有眾生」，三界以內的眾生。「內有智性」，內有他的智性，智是從內開發的智慧。這智慧怎麼有這智性？它怎麼來的？過去是學佛的，學什麼呢？學三乘佛法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學三乘法。我們凡夫眾生世間有習氣，學佛的人薰染得有這智慧，這性，過去學佛，內在就有這個智性。就因為有這智性可以懂，有善根。有這善根，他「從佛世尊聞法」，現在遇到佛了，遇到佛了聞這個法，這三乘佛法。一聞之後就相信，就能接受。接受之後就修，「慇懃精進」。慇懃是什麼呢？慇懃是委屈婉轉。我們學佛無論學那一宗，學小乘也好，學大乘也好，普通法門、任何一個法門也好，學的時候都是一直那麼順暢嗎？沒那麼順利的。這個慇懃是說必得要下苦工夫，有不明白道理的，有在行為上面受了阻礙，曲曲折折的。可以克服一道一道難關，還是精進不退，這就叫慇懃精進。這樣「慇懃精進」，他想著「欲速出三界」，趕快出三界。「自求涅槃」，自己求著趕快證到涅槃了，求自由自在，這叫「聲聞乘」。聲聞乘就如同房屋火宅裏面，想出來求著羊

車，所以「如彼諸子，為求羊車，出於火宅」，他所求的是羊車。

「若有眾生」，有這樣的眾生。「從佛世尊聞法信受，慇懃精進」，他從佛這裏聞到佛法，而且馬上信受了，也是「慇懃精進」。他呢？「求自然慧」，自然慧是自已本有的智慧。「樂獨、善寂」，樂於單獨、獨自的來修行，處在很寂靜的環境。「深知諸法因緣」，諸法因緣就是十二因緣和其他種種因果，這個叫「辟支佛乘」。這是辟支佛，「如彼諸子，為求鹿車，出於火宅」，他們出來就像喜歡得到鹿所載乘的車子。

若有眾生·從佛世尊聞法信受·勤修精進·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無師智、如來知見、力、無所畏·慇懃、安樂無量眾生·利益天人·度脫一切·是名大乘·菩薩求此乘故·名為摩訶薩·如彼諸子為求牛車、出於火宅。

「若有眾生，從佛世尊聞法信受，勤修精進，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無師

智」。這一類眾生從佛世尊那裏聞到了大法，聞到大乘佛法，也「信受，勤修精進」。他們所求的跟前面不一樣，前面所求的是羊車、鹿車，這裏所求的一切智、佛智。一切智，有時候小乘也叫一切智，在這裏是佛的智慧叫一切智，世間一切事情都知道，這佛才可以。他「求一切智」，求佛的智。再加上「佛智」，說明證了佛果開的智慧叫佛智。還有「自然智、無師智」，一般的修持是從小乘到中乘、大乘一種覺悟等等，這些學的工夫，這個自然智本來就有超過一切修持的工夫，得到了覺悟了，就是超然的。這超然的不是前面聲聞、辟支佛，它超越前面那兩種智慧，這是佛智。還有無師智，無師智證了小乘羅漢他要學成佛，還要求大菩薩來教化他，像地上菩薩，初地菩薩你要再進一步，還要請二地以上的菩薩來教化他，還有老師。到了佛的時候，誰作佛的老師？沒有老師了，最高無上的智慧了，叫無師智。

求這樣智慧的眾生他呢？「如來知見」，如來的正知正見。佛的力量十「力、無所畏」，「愍念」，他憐憫懷念安樂無量的眾生，拔眾生苦予眾生樂，他在愍念這無量眾生。這樣「利益天人，度脫一切，是名大乘」。「菩薩求此乘故」，大乘菩薩

求這樣的大乘法，「名為摩訶薩」，摩訶薩是大菩薩。「如彼諸子為求牛車，出於火宅」，就像火宅裏面那些大乘根機的諸子們，為求大的車輛牛車出了火宅。

把三種眾生學三種法，各如所願然後引導出來。前面譬喻的文，合三乘佛法到這裏講完了。後面就是等賜大車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六十七講

舍利弗·如彼長者、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·到無畏處·自惟財富無量·等以大車而賜諸子。

「舍利弗」，釋迦牟尼佛就叫舍利弗說了：「如彼長者」，我現在就如同前面講的那個長者。「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」，看見火宅裏面那些小孩子們講這諸子，安隱，很安然穩妥的，出了這火宅。出了火宅什麼呢？「到無畏處」，火宅裏面很可怕的，就要被燒死了，一出來之後就沒有什麼可怕的，叫無畏處，到平安的地方了。「自惟財富無量」，這長者自己一想，我的財富可以說是無量的，無量自己算都算不清，那太多了。既然財富這麼多，原來跟他們講外面有羊車、有鹿車、有牛車，隨你們所好都給你們那一種，每個人都給他一輛大的牛車，叫大車，「等以大車」，等是平等的，平等的給每個人大車。「而賜諸子」，賜是賜給諸子他們。

這一段火宅裏面諸子出來了，免了火災的災難。那是譬喻，講到實際上的佛法

呢？就是釋迦牟尼佛用三乘佛法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引導三界內的眾生，出了三界就出了六道了，出六道就是免難。我們在六道裏的眾生別說是三途那更不必說了，就算人間天上，天上從欲界、色界到無色界，他這個生死輪迴這個災難是無窮無盡的。所以出了三界，就免了這些無窮無盡的災難。

接著經文就是講明了，出了火宅就是出了三界。

如來亦復如是。為一切眾生之父。若見無量億千眾生。以佛教門、出三界苦、怖畏險道。得涅槃樂。

釋迦牟尼佛就說，「如來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。「亦復如是」，也跟長者一樣。但一樣，那長者是譬喻的話，講到實際上這法，釋迦牟尼佛為「一切眾生之父」，三界以內的一切眾生，三界以外出了三界，就是聲聞緣覺出了三界，沒有成佛都是眾生。佛是一切眾生之父，這父是什麼呢？父這個字，就是老年人手裏扶的拐杖，老父親，代表他的年歲高，經驗閱歷多，智慧超過所有的兒女。在今日之下我們一般認為小孩子，小時候父母養的，大了之後念書念的學位很高，學問超過父母了，

父母學位雖然不很高，子女自己學位很高，但他的經驗閱歷在人世間比不上他父母，所以在今日之下我們還要勸導年輕人，你世間學問到了什麼樣的程度，你還不要看不起父母，父母的閱歷太多了，所以眾生之父，佛看的太多了，智慧高於一切的，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講他是眾生之父。既然是一切眾生之父，父母對於自己的兒女，那是付出無窮的愛護之心，愛心是無窮無盡的。所以佛說了「若見無量億千眾生」，看見無量億千那麼多眾生，「以佛教門，出三界苦」，以佛的教門，佛教的三藏十二部，它就像一個門，就像長者大的房屋開的這個門，要出三界要從那裏出去呢？你不研究佛的教理，佛講的那些道理你不明白，就等於沒有門出去，出不去的。知道要出去，找不出門，出不去的。所以要想出三界必得要學佛，學佛必得要研究教理，教理就指導我們怎麼樣走出去。所以以佛的教門，出了三界苦。出什麼三界苦呢？「怖畏險道」，怖是恐怖，畏是叫人家畏懼的事情。那個險道，在三界之內處處是險道。要出險道，沒有這個教是不行的。憑著這個教門，出三界苦等等的恐怖和可畏危險道，然後得到涅槃樂。要想「得涅槃樂」，必得要出三界。出三界靠佛法然後才得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滅。

以教門出三界，教門祖師注解，教是所詮的真理，以教所詮的真理而起了三乘的聖行。這句話怎麼解？這裏佛教，教它所詮、所解釋的、說明的是真理。由真理而起修行三乘的工夫。三乘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所詮的真理，比如說我們就拿聲聞來講，聲聞以四諦法來修。四諦法講四諦就是教，所詮釋的、所講的真理，就是苦集滅道。我們眾生在世間所受的一切皆苦這是真理，誰說我們在人世間那個人沒有苦？苦是真的，事實是這樣苦。無論是士農工商、政治人物、財團的大老闆都有苦。就是他們認為有樂，那樂是假的，樂之後一到手馬上又變化，還是苦，所以這苦是一個真理。這苦從那來的，自己招來的，苦集。這苦不是別人加給我們，是自己造成的。佛經講得很清楚，身為苦本。任何一個人都拿我們自己生命，物質上面是生理是身體，心理是虛妄分別的，有這虛妄分別心跟生理物質結合起來，才有生命現象，一般人就當作是我了。事實上有這個身，一切為我，把人家的東西奪取過來，人家有了名譽，我放不下，把人家名譽破壞了，我自己得了名譽。人家有功德的事情，我們放不下，破壞不讓他專美於前，我自己來做，做的也不是功德，無非是損人利己的事情。一切為自己，貪求財色名食睡，如此而已。在這上面愈貪求多

了，招來的苦愈多，這是真理。苦是自己招來的，佛勸告我們想要滅掉這個痛苦，那要講究滅，這裏講得了涅槃，把生滅法滅掉。你要得滅必須修道，苦集滅道，就要修道。修道怎麼修法？就是知道苦是真的、這苦是自己招來的，你要滅掉這個苦必須要修道。道是什麼呢？道就是把一切生滅法放下去，你在人世間作了大皇帝，但都是隨時在生滅，修道就要放棄那些生滅法。像秦始皇滅了六國之後一統天下，把他自己說為始皇，在過去帝是帝、皇是皇，三皇五帝是分開講的，到他手裏他說歷代那些都比不上我，我開始叫做皇帝，把皇帝兩個字集於一身，從他開始叫始皇帝。始皇帝他是一世，未來有二世、三世、十世到萬世這樣想法，結果他自己還不到幾年，到山東這些地方巡視，在路上就死掉了，暴斃了，傳到了第二世就完了。你想這不是生滅法嗎？再講國內這些大財團、這些大老闆們也不懂，要這麼多的財產幹什麼呢？不如分送出去好。不分送出去，一死之後，幾十億、幾百億財產，他兒女互相爭奪財產。這有什麼意思？一想到這都是生滅法，你修道不必有這些生滅法，政治上的權力或錢財，不必求那些。開始修道人衣食住行能夠維持就可以了，心要在這道上面去。有聽過修道的人餓死嗎？或沒有衣服穿嗎？所以心要放在道上

面。這一切生滅法把它捨棄掉、放下。我們在人世間只求維持這色身，藉這色身來修道，修道就是這個修法。所以一個修道的人，看他還在世間爭名奪利，他準是不了解什麼叫修道，那樣他出三界怎麼出去？苦集滅道，滅就是涅槃的境界，要得涅槃境界，那修道就把世間生滅法，升官發財這一切事情，統統看破把它放下去。這才有個消息，才看出這個門，你才能出去。這還是講聲聞四諦法，緣覺要修十二因緣法，菩薩修六度法門，那要求的更多了。

接著就講佛教一乘法，跟前面等賜大車合起來說。

如來爾時便作是念·我有無量無邊智慧、力、無畏、等、諸佛法藏。

「如來」，就釋迦牟尼佛，「爾時」，這時候，「便作是念」，心裏這樣想：「我有無量無邊智慧」，成了佛智慧都是無量無邊的。我們要成佛，要把自己無量無邊智慧開發出來。佛已經成佛了，所以有無量無邊智慧，這還不算，還有「力」，成佛都有十種大的力量，還有「無畏等」，不只上面所提的，那還有很多。這總歸一句話，「諸佛法藏」，一切的佛都有無量無邊智慧、力量、無畏等等，這都是法藏。

前面長者有很多大白牛車，大白牛車從那來的？他家裏財產無量的，合在這裏講，佛的法藏這個法門智慧也是無量的。所以看到這裏，我們想想看，為什麼佛叫我們出三界，要放下世間生滅法，世間財富一切都要放下，我們本性裏面本有的財富，本有智慧跟佛一樣無量無邊。要想把自己本性中的法藏拿出來才能受用，必得把世間生滅假法把它破除掉，破除不掉它就是障礙。障礙自己本有智慧這法藏用不到，用不到也等於沒有。所以佛為眾生之父，對於眾生這樣慈悲，講的是真實的話。我們信佛就是要信佛講的真實語，我們行動上就照佛所指示的，捨棄世間一切虛名假利。這別說成佛了，就是對於自己本性裏面透出一線光明，就知道自己自有的財富那麼多了，世間法一切名、一切利送給我們，我們都不要，那是害我們的。我們學佛相信佛法，就要這樣去研究。

既是諸佛法藏都有了，下面經文就講：

是諸眾生·皆是我子·等予大乘·不令有人獨得滅度·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。是諸眾生脫三界者·悉予諸佛禪定、解脫、等、娛樂之具。

皆是一相、一種·聖所稱歎·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。

就是說這一切眾生都是我子，既然都是我子，我要平等的都教給他們大乘佛法。大乘的乘就是車輛，就如同長者每一個兒子都給他一輛大白牛車，「等予大乘」，就等賜一輛大白牛車。為的什麼？「不令有人獨得滅度」，不能夠只叫某一個人，他單獨得了滅度，自己成佛。只叫一個眾生成佛，這個不合乎佛的平等心。那要怎麼呢？「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」，統統用如來這些所有的法門，像如來這樣已經得到滅度了，把一切煩惱無明都滅掉了。讓他們所有眾生，皆就是不是單獨的，一切眾生都叫他們像如來得了滅度，這樣的法而滅度之，都叫他們能夠成佛。

「是諸眾生脫三界者」，那些眾生從三界之內脫離，出了三界。凡是出了三界的「悉予諸佛禪定、解脫等娛樂之具」。出了三界那些眾生，佛在這時候統統給他們娛樂之具，如同前面長者答應給屋子裏面諸子們，給他們車輛，到後來給他大車子，跟這合起來說。脫離三界眾生，佛悉予，悉就是全部，每個人都給他。每個人都給他什麼呢？「諸佛禪定、解脫等娛樂之具」，禪定、解脫等等，這一切不用詳

細講，以禪定、解脫作個代表，一切大乘法都包含在內。不過在這裏講，既然講「諸佛的禪定、解脫」，祖師就注解出來，它都是「中道實相」，中道實相就是圓教的法門，它跟二乘不可相提並論的。所以佛以中道實相禪定解脫等等當作娛樂之具，來修行。佛給已經出三界的眾生，統統講給他們聽這些大法。

上面這一小段，跟前面講的等賜大車，平等的賜給諸子大白牛車。下面就解釋，等賜出三界這些眾生，拿諸佛的禪定解脫之具，這些法。憑這些法，禪定直接從實相、從本性出來的禪定，解脫不像二乘解脫，只得小涅槃，成佛是大涅槃，必得有這解脫才能得大涅槃。下面就講這些娛樂之具，指的上禪定、解脫等，「皆是一相、一種，聖所稱歎，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」。

接著這幾句，「皆是一相、一種」，一直到「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」，就跟前面講的大車，大車指的是什麼？大車就是有一部車子，車子有它自己車的體。我們就拿現在這車子講，你不光是有車身，車身下面有車輪子，這就是車體。至於車子裏面怎樣的裝潢、怎樣的裝飾，那是附加在上面的，基本的要講的這個車體。那麼下面

這幾句指的是大車的車體，這個車體裏面再把它分開講，那皆是「一相」，一相是指著一實相。實相，這實相就天台宗講，就是真如本性，也就是一真法界。什麼叫作法界，法界有十法界，十法界再分有六凡法界、四聖法界，這個劃出界線來。講到這個真實的話，講到實相，就是一真，沒有那個十個界線，就是在地獄的眾生，他的實相，跟成佛的佛法界的佛，也是一個樣子，無二無別。所以實相就是一相，就是一真法界，這個車體講起來就是一真法界。

一真法界為什麼有十法界呢？就是因為那麼多的眾生有無明煩惱，有了無明煩惱的時候，大家各人為自己，把自己跟別人劃出界線來了，這是你的這是我的，就是有各種相出來了，大致分有三途、人道、天道，上面有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這些。有無明存在，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。根本無明最後一個生相無明，沒有破除的話，這十法界，清清楚楚的是十法界。必得把生相無明一起斷除，十法界也就是一法界。那麼從這樣了解，我們學佛就是要成佛，當下就承當不必謙虛，就是要成佛。要怎麼成佛呢？就是要破除無明，從開始枝末無明破起，破到最後那個根本無明、

生相無明。枝末無明最簡單，最容易懂得就是貪瞋癡慢疑，這很清楚的，我們把這些了解的話，我們學普通法門也好，學念佛法門也好，不從這個破除貪瞋癡慢疑怎麼入門？念佛固然可以，工夫好可以斷除這些煩惱，工夫不好不能斷除，也要能伏得住，如果說我們一邊念佛，一邊在看這世間那些可以貪圖的東西，我們心裏還想貪圖，那麼念佛那裏有感應呢？不會有感應的。不能斷惑也必須要能伏得住惑，伏惑就是貪瞋癡慢疑的念頭一起來，隨時起念頭隨時把它滅下去。一般講念佛正工夫，一句佛號提起來，助工夫怎麼講？助工夫就是隨時降伏貪瞋癡這些煩惱，平時這些煩惱壓不住、伏不住，想在臨命終那個生死關頭，要想壓得住，那不是妄想嗎？所以工夫就在平時。

「一相」我們這樣了解，指著那個實相。「一種」呢？講的是智慧，一切種智。證到羅漢果是一切智，菩薩的智慧是道種智，成佛綜合起來講，深入而又圓融來講，是一切種智。這個一切種智是佛的大智慧，就從那個一相用出來。這個「一相、一種，聖所稱歎」，聖是諸佛都稱讚，為什麼稱讚？「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」，這個一相、

一種能夠生出來那種淨妙之樂。淨是清淨，普通講一塵不染，這裏講是一絲一毫的無明都沒有，淨了。妙是到了一絲一毫無明都沒有，那就是妙到極處了，就是《妙法蓮華經》講的妙。這種淨妙第一之樂，這個樂沒有那一個樂比得上它，它是第一之樂。比如人世間沒有樂，就是證了果，小乘的聲聞不是第一樂。緣覺得辟支佛，這個也不是第一樂。大乘法門這個三賢位，然後修滿了到登地，他才有歡喜。然後一步一步的，初步的歡喜比不上第二地，二地歡喜又是那一步一步的增加，那些都不是第一之樂，必得成佛，到了妙覺的時候，他才得了第一之樂。所以上面講「一相、一種，聖所稱歎，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」，成佛才是第一之樂。

後面這幾句，一相指的實相那就指法身，法身就是一真法界無所不在。這一切眾生都具有法身，法身德。下面這句話講三德，三德什麼？第一是「一相」，指的法身德。第二「一種」，是般若德，般若德從法身德起來的，指大智慧是般若德。「能生淨妙第一之樂」，這個樂就解脫了，不但在三界之內生死解脫，出了三界以後變易生死也斷了，這才是真正解脫。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，三界內、三界外兩種生死，

全部把它了了，這算是真正解脫叫解脫德，有這解脫德才是「淨妙第一之樂」。後面這幾句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這三德指不可思議三德，就是前面高廣大車，在這裏代表的法，就是「一相、一種、第一之樂」三德。

接著就解釋，長者等到屋子裏面諸子出來，每個人給一輛大車子。就說明原來答應諸子的事情是實在的，等於現在開出支票真能兌現，不是開空頭支票，下面就講這個意思。

舍利弗·如彼長者、初以三車誘引諸子·然後但予大車·寶物莊嚴·安隱第一·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。

佛在這裏說的是什麼？意思就是這樣，前面長者原來在門外面講，我有三種車輛。你們出來隨你們所好，你喜歡羊車就給你們羊車，喜歡鹿車就給你們鹿車，喜歡牛車就給你們牛車，結果後來一出來全部給大白牛車。這也許有人疑問？你答應三輛車子，為什麼出來之後只給一部大車子，其餘的沒有給，這比喻是不是沒有完全實踐諾言？所以在這裏講，就如同長者，長者先是誘導他們，用三種車子，最重

要目的順乎在屋子裏面的諸子所好，把他們引誘出來。既然出了火宅，目的就達到了，出來之後，只給大車子，大車子不但是沒有虛妄，而且這大車子跟羊車鹿車一比，前面講過，超過諸子所希望的這車輛。所以說是以三種車輛誘引諸子出來，然後只給他們大車子。可是大車子裏面那些眾寶莊嚴，好得不得了，而且「安隱第一」，大車子比小車子安全多了，比如說我們現在騎摩托車、騎腳踏車，這些小車都不給，只給大車輛非常安全，這樣看起來「安隱第一」。「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」，這樣看起來長者雖沒給他們兩種小車，沒有虛妄之咎，還是非常真實，完全實踐諾言，超過他們諸子希望。那就是說佛原來講四諦法、十二因緣法，那些方便法，等到聲聞、緣覺出了三界之後，再給他講大法，圓覺法門，跟這個意思相合。

接著就把這段合起來講，跟前面譬喻合講，整個作一個長行文的結論。

如來亦復如是、無有虛妄。初說三乘、引導眾生。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。何以故。如來有無量智慧、力、無所畏、諸法之藏。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。但不盡能受。舍利弗。以是因緣。當知諸佛方便力故。

於一佛乘、分別說三。

「如來亦復如是、無有虛妄」，前面講那長者講完之後佛又說「如來」，佛也是這樣，跟長者一樣。「無有虛妄」，說的話沒有虛妄的。「初說三乘」，開始說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法，目的是「引導眾生」，引導眾生出三界。出了三界之後，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」，一出三界之後，就用大乘法門來讓他們度脫。度脫指的前面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真正得到大的解脫，這大解脫就是用大乘法。

「何以故」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「如來有無量智慧、力、無所畏、諸法之藏」，這前面講過的，如來有這樣無量智慧，無窮無盡的諸法之藏。有這些法藏「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」，一切眾生都需要大乘法來度脫的，佛就有這個大乘法無量無邊的，一切眾生都能給他。這比喻前面長者，他家裏財產可以給全國的人，給全國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，還沒有匱缺，這就比喻佛這法藏無窮無盡的，佛法無邊就是這個意思，可以給任何一個眾生，都能接受佛法。

「但不盡能受」，可惜有些眾生他的智慧能力不能接受大法，所以不盡能受。

有的能接受，而有的他智慧學習能力不夠，還不能接受。「舍利弗，以是因緣，當知諸佛方便力故」，因為所有眾生有的不能接受，叫「不盡能受」，因此諸佛以「方便力故，於一佛乘、分別說三」。本來惟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但用方便為的是有些人，對於這大法一乘法接受不了，所以分開來說，三乘佛法分開來說這是分別說。要知道合起來就是一貫的，合起來從聲聞、緣覺到大乘菩薩到最後妙法，這是一貫上來的。沒有前面，比如說要求所有的眾生一開始就學圓教大法，那誰辦得到？所以為了這個原因，前面舍利弗請求佛把原因說出來，佛在這裏就說明了。為什麼要說三乘呢？為的就是有些人學習能力不到，所以分開來分別說有三乘，總歸到最後還是一乘法。

第六十八講

佛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譬如長者、有一大宅。其宅久故。而復頓敝。

〈譬喻品〉前面長行文用譬喻，然後再把佛法的教理合起來講。後面用偈頌，四個字一句，一共有一百多行，再把前面的意思用偈頌說出來。為什麼前面有長行文又加上偈頌？我們要知道佛說法，最重要是叫聽法的人，對於教理能夠明白。這還不算，明白教理之後，還要真正的用工夫，那就是修行。講到修行的時候，那的確不容易。比如我們講到萬法唯心，萬法唯心講我們人的真心，萬法是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」，說起來真正對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」自己要證到這個境界，才是真正明瞭。沒有證到這境界，只有對佛講的話確實的相信，一點懷疑都沒有，這還管用。如果自己境界又沒證到，對佛所講的話還有存疑在那裏，是不是這樣啊？那一點用處都沒有，就是把三藏十二部這教、這文字都看明白了，還是不能入門的。

因為這個關係，佛講法華妙義的時候，不厭其煩的就是講這個道理，讓我們明瞭。前面譬如說，把三界比做一棟大房屋起了火了，經文看起來好像大家看明白了，但是心理轉不過來。心理轉過來，我們在娑婆世界、三界之內，真實就像馬上起了火，在火宅裏面，一時一刻也待不下去，有那種感受。憑那種感受，我們才能出三界。我們念佛才能下定決心，才能往生。如果研究這經文了，沒有那種感受，覺得在世間，還有一些快樂，還可以繼續生活下去。就是念佛求往生，阿彌陀佛來接，自己還不想去，對這世間還有所留戀，這怎麼辦？怎麼能夠了生死？所以佛叫我們確實相信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，證實心理上自己沒到這種境界，佛講的話要深信不疑，然後才發生作用。所以後面有些講的理論跟前面相同，我們還要深入研究。

看經文偈頌了，開始記載「佛」，釋迦牟尼佛。「欲重宣此義」，把前面所講的意義再說一遍，「而說偈言」，用偈頌說出來了。下面就是偈頌，「譬如長者、有一大宅」，譬喻，這是〈譬喻品〉。譬喻有一位長者，他有一大房屋。「其宅久故，而

復頓敝」，先把大的房屋整體一個建築物說出來。這個長者前面講過了，就是譬喻釋迦牟尼佛。是一個長者，他有一棟大房屋。這房屋久又故，久故。為了對經文的偈頌一邊研究字句的時候，一邊把譬喻跟它所表佛法義理，我想用這方法同時說出來，就是經文講的是譬喻，把文字講清楚以後，接著把文字所含佛法的義理說出來，這樣我們更方便了解這個經文。

「譬如長者」，就是譬喻釋迦牟尼佛。「有一大宅」，大宅就是三界。我們住在這娑婆世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在三界之內，六凡夫有六道，整體用大宅來比喻。這大宅，「其宅」，指的三界。這三界「久故」，久是什麼呢？這久字，長久意思不只那麼簡單，在經文裏面這久字講這三界。我們要問這娑婆世界，這三界什麼時候開始有的？現在要問科學家，物理學家他研究各種分子、質子、電子、夸克、頂夸克到現在又發現超模型觀察的物質，他的目的是找宇宙的開始，宇宙最初怎麼形成的？這個跟各位說，憑現在科學家，他如果不虛心學佛，他要找到宇宙的開始，永久也找不到。各種分子愈找愈多，沒有一個開始的，沒有開始是就我們凡夫眾生

來講的，而佛知道。就凡夫眾生來講，這三界、這宅，久啊，久是無始的，找不出一個開始，這叫久。我們個人的生命，所居住的環境，三界都是我們的環境，你找出開始嗎？找不出來，因為我們凡夫智慧太有限了。為什麼有限呢？我們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那些無明煩惱把我們智慧，本有的智慧遮蓋起來了，我們看不到。你要找有始的話，成佛之後才知道。所以久是住在三界之內是無始的，就是一個久。故是什麼呢？故，這三界不是現在才有的，無始以來就有，所以故是很陳舊了、很古老，早就有了。「久故」這兩個字說明三界無始以來，無始劫，普通講無始。實際上無始劫這劫，一個劫就沒有辦法說清楚，還要無始劫呢，無始劫以來就有三界，所以三界是故，老舊得太老舊了，先把這個意義讓我們明瞭。

「而復頓敝」，這樣又久又故老舊大房屋，這還不算，「頓敝」，頓是什麼呢？頓是要壞了。一個物品什麼東西，比如說拿植物來講，植物要壞的時候先枯萎叫萎頓，這草木它要壞時，慢慢萎頓下來，頓是要壞的意思。敝呢？是破舊的。毛巾的巾字是代表一塊布，上面兩點裏面兩點，這兩點表什麼？這塊布不好，破了幾個洞

了，或上面有幾個缺點了，不是一匹好布，代表快要破了。頓敝兩個字說明三界這大房屋快要壞了，還能存在好久呢？無常的。萬法無常，不但無常，而且沒什麼可貴的。這兩句「其宅久故，而復頓敝」，是整體的講三界是這麼一個狀況，下面就分開來講。

堂舍高危・柱根摧朽・梁棟傾斜・基陛墮毀・
牆壁圯圻・泥塗陀落・覆苫亂墜・椽栳差脫・
周障屈曲・雜穢充徧。

「堂舍」，堂是堂，舍是舍，這要分清楚。前面那兩句「其宅久故」是整體一個三界，「而復頓敝」是三界之內，萬法無常的。經文字義，一句一句的意思辨別清楚。現在堂跟舍什麼呢？堂是色界天，舍是欲界天，無論是色界是欲界「高危」。我們在欲界之下、在人間，看看色界的、欲界的欲界天，看看四王天在須彌山半腰，然後到須彌山頂，一層比一層高。就是須彌山我們遠看，高不可攀的，何況在六層欲界天上面，又有色界十八層色界天，這講很高。高是高，還是很危險的。高危險，

總之它有崩壞的時候，凡是任何一個物體，比如說高，它不能永久高在那裏。現在世間大家都想，我做的東西比你高，你做的東西比他高，那是凡夫知見不懂得，愈高愈是危險。所以色界天、欲界天高而又危險，免不了要墮落的時候。當那個環境墮落，居在那個環境的眾生，跟著一起墮落下來，看看這是多危險。

「柱根摧朽」，柱根，柱子它有個根，這房屋有柱子，把它撐起來的。古時候房屋、現在的房屋不是都有柱子嗎？但這柱子在這裏講，住在堂舍裏面的眾生，各人有各人的命根，命根在這裏作一個柱根，一個柱子，這個命根作大房屋的柱子摧朽。什麼叫摧朽？我們對於自己的命根可能還不認識，命根是結合第八識加上各種條件構成命根，這命根無論在那一道裏面，在人間也好，在天上也好，都是生生滅滅的。生滅這兩個字是簡單講，講到完全的話，有四種——生住異滅四相。我們命根看起來很穩定，實際上生起來以後，有短暫時期叫住，維持短暫住的階段。住沒有很久就異了，異就是變化了。變化之後就滅了，我們自己感覺不到。我們生命按照生住異滅這四相自己看看，我們往前面看，自己感覺不到。一般老年人都有這體驗，

活了幾十歲，回想兒童時代，那時期跟現在幾十歲的時代，好像在昨天一樣，時間短暫得很。這種幾十年或活上一百歲，就算活上兩百歲，就是生住異滅這四相把它聯合起來。四相一看一彈指就過去，這叫摧朽，我們生命就是這現象。

「梁棟傾斜」。前面講柱子，四邊柱子。柱子上面總要有東西把它連絡起來，那就有梁有棟，都是梁。這些梁棟是什麼呢？我們眾生每個人都有思想，一般人都知道我們有思想，思想就佛法來講很複雜的。分開來講，最普通指第六識是意識，我們在世間做任何事情都由意識在指揮的。梁棟就是我們眾生的意識，意識它負責把世間各種事情，自己本身的生命，一個生命現象，生理的、心理的，把它結合在一起，就如同梁棟把四面八方柱子聯合起來。梁棟是這個作用，負責聯絡四方柱子時，梁棟本身堅固不堅固呢？不堅固，傾斜，它也是要壞的。生住異滅，隨時生，住是非常短暫，然後就發生變化。我們看這梁，昨天看今天看還是這樣，去年看今年看，也許到明年看還是這樣子。你要站在佛的眼光把時間拉無限長，這柱子隨時在變化。我們看它很穩定，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那裏變化，這就是異。變化變化到

以後就傾斜了，撐不住了。它的力量不夠，然後慢慢就鬆懈了。我們身體也是如此，從兒童時代往上成長，成長到一定的年齡，長到飽和點的時候，然後就衰了。一衰的話，比如老年人身體什麼毛病？查不出什麼毛病，但是身體時時刻刻有麻煩在那裏，就是傾斜的現象。一切都衰敗了，梁棟傾斜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基陞墮毀」。基陞，基是房屋的基地。陞，從房子外面進到房屋裏面有台階的叫陞。古時候房屋，進到屋子裏面都有台階，我們蓮社到二樓也有台階叫陞。基陞在這裏所表現的是我們眾生所造的業力，我們眾生在世間，一舉一動都在造業，都有行為的，這每一種行為都構成業的力量。業當動字講，一有行動就有業了，有業就有一種習慣，就構成一種習慣叫業力。比如說開車子上班也好、上學也好，總是今天我走這路，明天還是走這路，並不是每天換不同的路走，它有慣性，這慣性就是業力。一個人他好善樂施構成慣性了，在儒家學問來講，這個人攸好德，他建立起的業力，未來給他奠定一個基，好的基礎，他可以到人間來，可以到天上去。如果不是攸好德，他心裏想偷人家的東西、搶人家東西，用種種方法把人家權利種

種把他奪取過來，這是罪惡，每一種罪惡就是一種業就是力量。這個業力，惡業建立起來，建立這基礎，這基礎準不是在人間，而是在鬼道裏面，就是我們常常講這個人鬼頭鬼腦的，鬼頭鬼腦就想把人家的拿過來，他這基礎不在人間已經在鬼道。再講現在殺人放火，不肖子孫，那個惡業更大了，他的基礎建立在地獄。這基是這樣的，基陞，有基礎，建築房屋有台階，這都是過去所造的業，成就奠定這基陞。而我們眾生無論在那一道，在人間這基礎，一個人能活多久？就是升上天去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天這基陞也是不會長久的。他這業力隨時在那變動，隨時在那運轉，變動就今日之下來講，這業力，我們看現在社會上一般人，就在人間這些人只變壞不會變好的。所以「基陞墮毀」，墮是什麼？東西在高處一壞往下墜落了叫墮，毀就毀壞掉了。所以不要認為我這個人在人世間，可以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不要這樣想，活不到多久的。我們修道的人，只有盡量做些善事有利於人羣，多做些功德，可以幫助我們念佛成就往生，才是最重要的意義。不是如此，自己想發大財、升大官，財與官沒有升上來，自己進到棺材裏面去了。墮毀是警告眾生不但是人世間，天上也是如此。這個我們必得要承認的，而且就在人世間看眾生，如果不

改善心理的話，我們還向現在一般人去學，起心動念就是損人利己，就想把人家的權力、一切的財物奪取過來據為己有，這個基一旦壞了，準到三途裏去，這要特別小心。我們學道的人，大家發慈悲心，把這道理給那些不明道理的人多講一講，聽不進是他們的事情。我們跟人講一遍，我們自己慈悲心就增長一分。

接著「牆壁圯坼」，房屋四面有牆壁，這三界大房屋，就眾生本身來講，我們身體地水火風四大種，四大種就是牆壁。拿三界這大房屋牆壁，比喻我們眾生四大假合的身體，這個身體圯坼。圯坼是什麼意思？圯是毀了，毀壞了。坼是分裂了。我們身體地水火風四大種，隨時在那裏變化，隨時在那裏分裂，我們自己不知道。真正要覺悟的話，自己就拿現在醫學可以做參考。醫學研究我們身上的細胞，你講一句話時，細胞不知道生出來多少，毀壞多少。表面看起來，一個人身體活得很穩定，實際上這細胞，中醫講這個精氣神，隨時在變動。你要懂得醫學道理，守住儒家辦法講禮樂。禮是要講規矩，規矩是你的行為要守一定程序不要亂，樂是講和諧，守規矩而且要和諧，照這個辦法來可以維持我們四大身體，暫時穩定和諧運轉。如

果不照禮樂來修養，身體只有一天天壞下去，不會好起來。不懂這道理的人，中國讀書人講中和，中庸講中和，中和是心理要調和。心理調和連帶生理方面也是正常運轉，彼此不會發生衝突。這個圯圯，從心理到生理，不知道正常運轉，隨時互相排斥。就拿吃東西來講，不知道吃東西也講究中和。喜歡吃某種東西盡量超過的吃，就算一般人吃補品，補品補多了也是壞事情，不正常在那裏補充，一定有反效果。所以懂得禮樂道理，五音、五行、五臟都要保持互相調和的。圯圯就是不知道互相調和，而互相損害，這叫做牆壁圯圯，維持不到好久。

接著說「泥塗陲落」，泥塗是什麼呢？房屋外面古時候用泥，現在用水泥把它塗起來。這房屋外面用泥塗，就等於我們身體皮膚，有皮膚保護身體裏面各種分子，四大才能由皮膚保護。皮膚也是不那麼堅固，它什麼呢？陲落。陲是破了，落是掉下來。老舊的房屋外面用各種水泥、泥的也好，用其他東西把它塗起來，日子一久，它就剝落下來。我們人的皮膚，年輕人不感覺到，皮膚很潤澤的。年紀老了皮膚乾燥，一到冬天皮膚乾燥還不算，還裂了。就算年輕人，皮膚也是在那裏變化，所以

泥塗隨時在那裏變壞了。變到什麼呢？一般人總希望從年輕時候到壯年時候，維持把自己皮膚保養很好，現在有很多保養品，尤其希望面部皮膚不要變化，所謂變化就是變老了，這是一定的。人從兒童到成年到壯年，壯年之後這皮膚都是老化了，怎麼樣用人工保養還是保持不住。這在壯年時候，這皮膚狀況非常好，叫壯色。你想把壯色留住下來不要變化，那誰辦得到？壯色不能留住下來，這泥塗這叫陀落，或者是鬆弛了，或者起了皺紋了，這都是陀落。一定要覺悟，覺悟在這裏講，我們修道人自己不要執著這些東西，念佛才能感應。這假東西執著的話，念佛怎麼樣也不能感應。不執著這些東西，自己真心要什麼有什麼？如果拿真心來表現，後面觀心就講到了，不執著這些假東西，讓真東西發現出來，就跟這相反的，永恆的存在。我們要有這個信心，好的壯色、容顏可以永駐的。

「覆苫亂墜」，覆是覆蓋，覆蓋在屋頂上。古時候蓋的屋用茅草，茅草蓋的茅屋。這是三界的屋，我們人世間好懂的，用茅草蓋的屋頂。覆苫，苫是蓋屋頂的草，蓋在屋上的草叫覆苫。亂墜，一亂在上面就保持不住了，就墜落到下面來。這比喻

什麼？比喻人行住坐臥，一般不學道的人他不知道，中國讀書人也知道。中國讀書人講行住坐臥，行有行的規矩、坐有坐的規矩、臥有臥的規矩。行住坐臥就拿坐來講，坐要坐得端端正正，如果長期坐得不端正，年輕人還好，感覺不出來，到了一定年齡之後，脊椎骨發生問題了，不是彎曲了，就是毛病出現了。在這裏講一個修道的人行住坐臥，表現一切正正當當，表現出四種威儀。可是一般凡夫眾生，他也沒念過中國書，也沒有研究佛經，他那裏知道這個道理？走路也隨便走，走路隨便走，隨時就有危險。一般人無論是行、是住、是坐、是臥，這四種大部分沒有威儀，不守規矩。現在教育，從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，都是教人不守規矩，一切行為都是亂。行為要有規矩不亂，最淺近的好處就是身體健康。再講到深入，就是心理能夠安定。心能定，普通法門就能入定，能明心見性。我們念佛的人有一定的規矩，不亂，念佛才有感應。可是一般人不懂，現在社會教育、學校教育講一切自由，而這自由卻害了學生。家長不懂，教兒女反而害了自己兒女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佛經和中國經書還是重要。不能像現在一般人講一切放縱自由，那一亂就這樣亂墜。四威儀不正亂墜，那這個人生命還能維持好久？

「椽栳差脫」，椽栳什麼呢？現在不了解，古時候房屋屋頂上，從屋頂上下來一根一根木頭，到屋簷一條一條叫椽栳，上面可以蓋草蓋瓦，必須那些椽栳。椽栳，差是參差不齊的。剛開始做要整齊的，到後來參差不齊，不齊逐漸逐漸脫落了。屋頂屋簷椽栳脫落掉，屋頂就不能存在，那還能夠有什麼用處？。

這是比喻眾生有眼耳鼻舌身五識。我們五識管用嗎？人家說我親眼看見這個可靠，其實親眼看見都不可靠，親耳聽的也不可靠。今日之下任何事情要求一個真相求不到的，都是假相，把真相蓋起來。五識眼耳鼻舌身，聽不明白、看不明白，何況外在有些人故意把真相隱瞞起來，怎麼有真相？我們五識都是這樣不明利、都不管用，看也看不清楚，聽也聽不清楚，這如同椽栳差脫，不管用，我們要明瞭這個。既是明瞭這個，也不要過分相信我們的眼睛，遇到有什麼利害衝突，自己要好好反省反省，科學家說我眼看為憑，你眼看還不足為憑，這個我們應該要覺悟。

「周障屈曲」，周障，四周先把它裝潢起來，隔起來，這就是意識。我們意識處處、到處奔忙，張羅這個、張羅那個，就如同這個周障。屈曲，意識攀緣各種境

界，六塵境界意識無所不攀緣的叫屈曲。

「雜穢充徧」，是總結起來三界一切色，指物質方面；和一切的心，是構成三界大房屋的總體。這三界大房屋的總體，就是我們三界之內眾生身心構成的，這身心構成既雜亂又污穢充滿三界，想想看這三界有什麼好處。

有五百人 止住其中。

沒有什麼好處，可是你看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」，五百人代表三界所有眾生都住在其中，他不感覺不好，那一個眾生都覺得很好，這是不覺悟。佛苦口婆心叫我們覺悟，三界就是這麼狀況，出三界那麼難。而念佛就容易當生成就，可以往生極樂，出離三界六道輪迴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六十九講

鷓鴣、鷓鴣、烏、鵲、鳩、鴿、蚺、蛇、蝮、蠍、蜈蚣、蚰蜒、守宮、百足、鼯、狸、鼯鼠、諸惡蟲輩、交橫馳走。

佛拿三界比喻一座大房屋，房屋發生火警燒起來了，譬喻房屋裏那些人，比喻三界之內的眾生，生死輪迴很苦。這生死輪迴苦從那來的呢？自己心裏造成的，這個道理，普通不學佛的人，甚至學佛學了很久，不研究佛經，他也不甚明瞭。怎麼是心造成的？究竟我們心是什麼樣子？今天從這段開始就是講我們的心理。剛才念的「鷓鴣、鷓鴣、烏、鵲、鳩、鴿」等等，就是我們的心理，就是枝末無明，枝末無明是什麼呢？就講五鈍使、五利使。先把五鈍使、五利使這些名稱由表上看看，然後才看經文。

先看名稱，內容就在經文裏面研究，各位先看第十三張講表第二四一頁，後面這一面，那一段叫五鈍使。五鈍使指的是什麼呢？眾生人人皆有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

疑，這五個叫五鈍使。再說五利使在第十四張講表，五利使分開來講有五種，在唯識學講有六個根本煩惱，六個根本煩惱前面是貪瞋癡慢疑，後面第六個是惡見，惡見分開來有五利使：邪見、戒取見、身見、見取見、邊見。這五種見是不好的知見，是惡見、是邪知邪見。合起來是十使，就叫五鈍使、五利使。

十使把它分析起來，就是見思惑，這裏不詳細講，大家知道見思惑就是了。見思惑就無明來講它是枝末無明，最初淺的，我們在三界之內生死輪迴出不去，就是這些枝末無明害了我們。誰害了我們？還是自己心理。我們心裏被枝末無明，把我們真心掩蓋起來造成生死輪迴不斷。學佛要出六道出三界，必得把十使分析起來，就是見思惑要斷除。

「鷓、梟、鷗、鷲、鳥、鵲、鳩、鴿」這八種鳥，「鷓梟」這鳥在黑夜裏面，牠是在森林裏面常常出現。「鷓」好像天上飛的鷹子，比鷹子還要大那一類的。「鷲」也是一種鳥，印度靈鷲山就是山的形狀像鷲。「鳥、鵲」，「鳥」是烏鴉，「鵲」是鵲鳥。「鳩、鴿」。「鳩」跟鵲也是類似的，不過大小不同。在《詩經》裏面也說「唯

鵲有巢、唯鳩居之」，鳩不會做巢的，鵲會做巢，採樹枝、草做巢。鳩不會做巢，牠住現成的——鵲做好的巢，一般常常說「鳩佔鵲巢」，指這兩類的鳥。「鵲」一般講和平鴿這一類的。這八種鳥在這裏譬喻的是什麼呢？因為這八種鳥一飛就飛得很高，以這個意義來講，比喻我們人自己心裏比人家高，抬高自己就是貢高，貢高就是我慢。拿八種鳥，牠飛的高度鳥瞰下面的人，這比喻我們人傲慢，傲慢是一個煩惱，在五鈍使裏面是慢心。

拿鳥飛得很高，比喻我們人傲慢的心，八種鳥各有特長，詳細分析各位看祖師注解就知道，不再詳細講了。比如鴿子，就憑著牠羽毛很美，以這色來教人。代表眾生身體，年輕時長得很好，無論是男子、女子，以色列來教人，拿鴿子來做代表。其餘的還有很多，就不必細講自己看。

接著「蚺、蛇、蝮、蠍，蜈蚣、蚰蜒」，講在地上的動物了。蚺是什麼？有兩種讀音，一種是讀元，這裏讀玩。「蚺」是一種毒蛇，牠跟蝮同一類的，「蝮」也是毒蛇。雖是同一類，但長短大小有不同的。一個是蚺、一個是蛇。蛇是蛇類的總名

稱，蝮也是毒蛇。「蠍」，一般人都知道，夏天那種蠍在屋子裏常常有的。「蜈蚣」，在山上有的，家裏也有，牠有很多腳。「蚰蜒」，也是屬於蜈蚣這一類的，根據祖師注解，牠在顏色上有差別。其實蚰蜒、蜈蚣都是同一類的，都是有很多的腳。

這兩句所講的都是毒蛇、蜈蚣這一類的，這個比喻人人都有瞋恨心。瞋恨心一起來的時候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，既能害人，自己也受害。事實有證明，過去印光祖師曾經見過的，在大陸上有一個母親，她餵母乳時發脾氣了，正在發脾氣，她這奶給嬰兒喝下去，就中了毒，這醫生查都查不出來。可見我們人一發瞋恨心的時候，還沒害到別人，自己身體起了變化，身體發出毒素出來，毒素能夠毒人，自己受害就更深。講到這裏，自己知道瞋恨心是一大煩惱，所以在經文裏面拿這幾種，地上那些毒蛇、蜈蚣這一類，比喻我們起了瞋恨心。

「守宮、百足，鼯、狸、鼯鼠」，「守宮」，就是前面講的蚰蜒。「百足」牠的足很多，也是蜈蚣這一類的。守宮是一般家庭經常遇到的壁虎，在屋子裏面常常發現到的。「鼯、狸、鼯鼠」，這個「鼯」也像老鼠那一類的，但很特別，牠會吃老鼠。

「狸」是貓科動物那一類的。「鼯」也是老鼠，祖師注解叫甘口鼠，這鼯鼠很小，牠咬了人，人沒有什麼痛的感覺，叫甘口鼠。這「鼠」是總類的。

這兩句它是比喻，貪瞋癡的癡這個煩惱，癡就是無明。我們為什麼癡？愚癡、不明瞭事理這叫癡，癡是從無明來的。就無明來講，這兩句「守宮百足」牠是「獨頭無明」。什麼是獨頭無明呢？無明分開來講，貪瞋癡慢疑這都是枝末無明，這獨頭無明單獨起來的，不與其他煩惱同時起來的，叫不相應，這叫獨頭無明，不與別的無明共同起來。下面這一句「鼯狸鼯鼠」，牠叫「相應無明」。相應無明與貪瞋等等其他這些煩惱，共同相應而起，這叫相應無明。所以這兩句比喻貪瞋癡的癡，癡之中分有獨頭無明、相應無明。也就是我們愚癡的心，有時候有單獨起來的時候，有跟其他煩惱共同起來的時候，就用這些動物來比喻愚癡心。

我們常常提到「守宮百足」，下面總括這兩句話：「諸惡蟲輩，交橫馳走」，這些惡蟲輩，就把上面講的獨頭無明、相應無明，這兩句作一個結束的話。這些毒蟲「交橫馳走」，什麼叫交橫呢？不但我們人道眾生，心理愚癡像這些毒蟲。我們人

間以上有天上，三界也都有愚癡。三界的眾生他的心裏都有這些毒蟲在那裏，有這些毒蟲徧三界眾生心裏叫交橫。馳走是什麼呢？比如我們說，某人動不動就無明起來了，這些毒蟲起現行，就唯識來講，它有不起現行的種子潛伏在那裏，一發作時就起現行了。這些毒蟲輩隨時在那裏起現行，它不會安安穩穩在那裏不動，如果在那裏安安穩穩不動就好辦了。我們念佛跟普通法門不同的，普通法門要把這些毒蟲種子斷掉，那當然徹底了。但是凡夫眾生你說在這一生要把種子斷除，誰辦得到？但我們念佛法門求往生極樂世界，往生你要有把握，就在平常能夠使這些毒蟲，把牠伏得住，不要讓牠出來活動，這叫伏惑。必須要有這工夫，念佛才能有感應。普通不能伏得住這些毒蟲，就是他的毒蟲到處馳走。時時刻刻不論在什麼地方，在三界那一個眾生，他的毒蟲都在起現行，你看可怕不可怕？

屎尿臭處·不淨流溢·蜚蜚諸蟲、而集其上。
狐、狼、野干·咀嚼、踐踏·齧齧死屍·骨肉狼藉。

「屎尿臭處，不淨流溢，蜚蜚諸蟲，而集其上。」這四句是癡心，癡的煩惱心

所攀緣的境界。

「屎尿」很臭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氣味很不好這地方。「不淨流溢」，我們身上遍身都是不清淨的，都是很髒的，這兩句就是愚癡心所作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是四念處：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」。這是比喻這樣不淨，我們愚癡心還都往這不淨處去攀緣。眾生對眾生攀緣，男子女子每個人都有不淨處。男女談戀愛的時候，他認為這個沒有什麼不淨的。對於自己誰都認為自己身體好，覺得乾乾淨淨的。就把不淨、無常的、無我這身體，執著當作是清淨的、是好的境界。

「蜚蜚諸蟲，而集其上」，這是把不淨的地方，當作是清淨的叫四顛倒。無常的當作是常，苦當作是樂的，不淨也是當作清淨的，觀法無我，五蘊之法分開來，那有我？但沒有一個人不把五蘊和合這假我當作是我。所以「蜚蜚諸蟲，而集其上」就是把四種都是無常、無我相反的。蜚蜚這東西，這種動物牠就在那裏長期集中在這東西上面。諸蟲都不嫌棄那些「不淨流溢」的穢臭之處，不但不嫌棄而且還是集在這上面，盡量往這上面去活動。諸蟲很多，就拿蜚蜚來作代表。蜚蜚為什麼拿牠

來作代表呢？這種我們大家在城市裏，就不知道，在農村裏知道。農村裏邊，過去施肥不是用化學肥料，用有機肥料，比如說用牛糞、馬糞、豬糞、狗糞，把它堆起來，這些獸類大便堆在那裏，蜣螂牠遇到各種獸類大便牠就來吃了。牠還用那些大便在地上滾來滾去，把土滾到外面，愈滾愈大那叫丸子，各種獸類大便滾成一個土丸子。這一類愛好大便、吃大便的這些，以蜣螂來作代表。就表示我們人類眾生，天道我們不必講，也是如此。人類眾生，他看見一切美好的東西，實際上就是不淨之處，那一個眾生對這些都貪得無厭，就像蜣螂一樣。牠為什麼滾成一個丸子呢？儲藏起來愈多愈好，所以「而集其上」。這表示我們人道眾生愚癡到這種程度。

「狐、狼、野干，咀嚼、踐踏，齧齧死屍，骨肉狼藉」，這是譬喻貪瞋癡的貪。這貪一共有八句，剛才念的四句後面還有四句，先看前面這四句，「狐」大家一提到就知道牠是狐狸，「狼」是豺狼，「野干」也是狐這一類的，野狐，這比喻貪這一類的。「咀嚼、踐踏」表示各有不同貪圖的方法，比如說狐狼牠是性情很野，牠有很多方法、有能力來貪圖的，這比如我們人，他拿現在一般人講的話，是以智慧

型的來搶奪人家的財產，搶奪人家種種的權力。他不像小偷，偷偷摸摸，他用智慧型把人家很多好東西巧取豪奪過來。野干牠能力沒那麼大，可是向人家求，求人家給他，有這幾種不同的。

「咀嚼、踐踏」，那些有能力的、有權威的人他可以巧取豪奪，把別人那些財物種種很多東西貪求過來，貪求過來你自己享受叫作咀嚼，把東西吃下去，用牙齒嚼。還有不能吃的，比如說又是珠寶、又是鑽石。對於各種好吃的東西，一下子吃不完，吃不完浪費了，放著就不要了，廢棄掉了就是踐踏。把東西踐踏沒有吃下去，就把它浪費掉。

「齧齧死屍，骨肉狼藉」，齧就是在那裏吃的，齧是用牙齒在那裏咀嚼。這裏講齧齧是什麼呢？「齧齧死屍」，死屍代表很多財色名食，拿死屍作代表。這個財，錢財從那來的？色，一般人看很好很美，但是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就跟死屍差不多。再說食，不學佛不吃素的人，吃那些葷菜都是獸類，牛、羊、豬、雞、鴨，這些東西都是死屍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死屍代表最粗劣的五欲，這些粗劣的五欲，就用死

屍作代表。我們貪求的心，貪得沒有滿足的時候，就是貪得無厭，厭就是滿足，無厭就是不滿足。吃那些死屍，感覺不滿足。

「骨肉狼藉」，那些死屍，動物那些肉有骨頭，表示貪得太多了。狼藉是什麼呢？狼睡的地方，弄些草縱橫交錯墊著，藉就是墊著睡覺。狼藉是鋪的草亂得很，沒有次序。「骨肉狼藉」，這些東西擺在那裏，雜亂堆在那裏，叫骨肉狼藉。這表示眾生所貪的五欲、五塵，色聲香味觸五塵，五塵就跟死屍骨肉一樣的，堆在那裏，聚集在那裏叫狼藉。在那裏堆得愈多愈好，貪圖多得自己止不住的。把五塵境界那些東西貪得愈多愈好，而不知足，不滿足。

古時在朝廷作官都有一定的俸祿，就是薪水，古人警告在朝廷作官的人，有兩句話「爾俸爾祿」，你的俸祿是什麼呢？「民脂民膏」，脂是老百姓的肉。膏是老百姓身上的油。古時朝廷作官的人，他的俸祿來自民間交給政府的賦稅，賦稅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。所以在這裏看骨肉狼藉，一個作官的人，古時候拿了薪俸，沒有把事情辦好就叫「尸位素餐」。尸位就是在那位子上，素餐，吃那些俸祿沒作事，吃

的都是民脂民膏。古人講得很含蓄，就說到「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」為止，事情沒辦好只說尸位素餐而已。要佛法因果來講，尸位素餐的結果，民脂民膏吃了而且堆在那裏狼藉，浪費在那裏，一失了人身，他到那裏去？一失了人身準是墮到三途裏面去。他吃的野獸，下一回他變野獸供給人吃，這因果很合理的。

中國儒家讲政治哲學，孔夫子不是叫人不要作官，相反他還鼓勵他的學生從事政治。但他的政治思想，必須要幫助國君實行仁政。仁政是什麼呢？是完全替老百姓辦事情，完全替老百姓謀求福利，自己不要講多少享受，不需要，他是這個政治思想。今日之下，我們學佛的人，並不是說一定不要從事政治，有個標準，標準就是孔夫子講的，你作公務員或者你競選作了政務官，一定要捨己為人，不能夠損人利己。捨己為人是仁政，損人利己是暴政。一定要辨別這兩個字，然後我們大家從事政治，你才是修道，你才有功德。不如此的話，想從事政治，謀求很多自己的利益的話，那就損人利己，那是暴政。暴政的結果在歷史上很多的記載，都是墮落到三途的。

今天這時代，無論在那一個國家，都是多元社會，所謂多元，不光指著政治這道路，工商社會、各種科學的這些各行各業，行行出狀元。各行各業他有發財的機會成為大財主，他跟政治結合也可以有政商關係的，這個也跟政治一樣的。發了大財、成為大財團的董事長了，看你怎麼運用。你把這些得來的錢財，你拿去做功德、作社會慈善事業，那你就是修道的人，是作好事情。如果說你賺了這麼多的錢，甚至跟政府大官勾結起來賺得更多，錢賺來怎麼呢？用在財色名食睡上面，這就造業。這跟古人說吃了民脂民膏，是犯一樣的罪，多元是應該這樣看法的。

**由是羣狗、競來搏撮·飢羸悼惶·處處求食。
鬥爭、擅掣·嗥噪吠吠·其舍恐怖·變狀如是。**

「由是羣狗、競來搏撮，飢羸悼惶，處處求食」。這個還有下面兩句，是貪瞋癡慢疑的疑，講這個疑的。

所謂一羣狗來，像競選一樣的「競來」，大家競爭來「搏撮」，搏撮是互相你也抓、他也抓來爭取。「飢羸悼惶」，飢是飢餓。羸是很瘦弱。悼惶，到處又向人家爭

取、又來處處貪求，還防範別人這一類的。處處求這食，拿食來作代表，求取一切東西。

這四句看起來是屬於貪的，但祖師把它歸為貪瞋癡慢疑的疑。為什麼是疑呢？比如說「競來搏撮」，貪求為的是什麼？為的「飢贏悻惶」，飢餓表示他沒有得到正法，得不到正法。就中國文化講他不明道理，得不到真理就像人飢餓一樣。比如現在外國有很多富足的國家，但是動不動就發生兇殺案。為什麼？心裏空虛。不明瞭道理，物質再富足也是不行的，這飢是代表不明道理。贏呢？既不明道理又很瘦弱，到處向人家求了。處處求又怕求不到這叫悻惶，這代表他心中沒有一個作主宰的正知正見，不明道理，這就是疑。

西方文化不像中國，中國聖人講的是道，有道看任何事情沒有懷疑。西方人動不動就靠不住，靠不住就有這疑問，他到處求解這疑惑。下面有兩句更明顯，「鬥爭、擅掣」，鬥爭就是不明道理互相鬥爭。你有你的意見、我有我的意見。我認為你不對，你認為我不對，各講是非、鬥爭。擅掣是什麼呢？發言用言語攻擊人往前

叫攆，然後話說不對要收回來叫掣。現在很多政治人物就說：「我說的話不對，我收回來」，叫攆掣，他心中沒有正知正見一團疑惑在那裏。

「嗶啾吠」，就是來一羣狗在那裏爭奪一樁東西，互相發出聲音來，互相搶奪。一方面搶，一方面狗在汪汪叫的那種聲音。這表示很多人，他是非不明還跟人家辯論。搶著發言，發出那個言論，沒有一個是正的，都是是是非非。就如同一羣狗在那互相拿聲音來對待對方，這就是譬喻那些疑。

最後「其舍恐怖，變狀如是」，這長者大房屋，在著了火的房屋裏面，住在那房屋裏的人，所受到的恐怖、所看到那些變化狀況，就跟前面諸毒蟲野獸一樣，而那些東西都是從我們每個人心裏面出來的，用這兩句說明三界，那大房屋就是三界。三界之內的每一個眾生，他的心裏都有這些東西在恐怖著。他為什麼恐怖？恐怖變化都是自己造成的。要出三界，這些東西不從自己心裏破除乾乾淨淨的話，三界出不去，就在這房屋裏面煎熬了，輪迴六道裏面生死不斷講的是這個。

中國讀書人常常講，不要起貪瞋癡慢疑，我們待人接物，自己時時刻刻心安理

得。這就叫求心安理得，從那開始求？就讓自心中的惡東西斷除，我們工夫不到，最低限度要把它伏得住，不讓它起現行。

五鈍使到這裏講完了，第二四二頁這表，各位自己對照一看就知道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講

處處皆有魑、魅、魍魎。夜叉惡鬼。食噉人肉。
毒蟲之屬。諸惡禽獸。孚乳產生。各自藏護。

請看第十四張講表第二四五頁，所謂五利使就是五種不好的知見，不好的知見是那幾種？五利使下面有五行，第一行「夜叉」，一共有三個偈頌，講的是「邪見」。第二是「鳩槃荼」，有兩首半偈頌是「戒取見」。第三行是「諸鬼」，一行半偈子講的「身見」。再第四「鬼咽如鍼」，這是「見取見」。後面「鬼首牛頭」，這兩首叫「邊見」。下面不必說了。主要了解一下所謂「五利使」就是「邪見」、「戒取見」、「身見」、「見取戒」、「邊見」。這五見在百法裏面，前面是貪瞋癡慢疑，後面是惡見。惡見分出來這五種見解，這五種見解是講無明，無明是迷於理的知見。貪瞋癡慢疑是迷於事的一種煩惱，先了解分別在那裏。了解對於事實上迷的煩惱那是要用工夫，很麻煩的，一層一層的斷。理上的迷破除，當然也不容易，比那個稍微好一點。

先把經文文字先看一遍，然後再把譬喻、所含法的義理配合起來。「處處皆有魑、魅、魍魎」，各地方都有魑、魅、魍魎。魑，是山上的怪東西。魅，一般住在家里面的那些怪物。「魍魎」，古人一般講物老為怪，樹木也好、石頭也好，年紀久了，變成魍魎，也是怪物。「夜叉惡鬼」，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夜叉，是很造惡的鬼。「食噉人肉」，吃人的肉。還有「毒蟲之屬」，很多有毒的蟲。「諸惡禽獸」，很多兇惡的禽獸，在天上飛的地上走的。「孚乳產生」，牠們繁殖很多。「各自藏護」，繁殖得很多，有的是卵生、有些是胎生等等，各自把牠藏護起來。

夜叉競來·爭取食之·食之既飽·惡心轉熾·
鬥爭之聲·甚可怖畏·鳩槃荼鬼·蹲踞土埵·
或時離地·一尺二尺·往返游行·縱逸嬉戲·
捉狗兩足·撲令失聲·以腳加頸·怖狗自樂·
復有諸鬼·其身長大·裸形黑瘦·常住其中·
發大惡聲·叫呼求食·

「夜叉競來，爭取食之」，那些藏護起來孚乳產生的小禽獸。「夜叉競來」，大家一起跑過來。「爭取食之」，互相搶著把這些東西吃掉。「食之既飽，惡心轉熾」，他們把小的，生下來不久這些惡的禽獸吃了以後，惡心就轉熾，造業的心更加旺盛起來，就像火愈燒愈旺。「鬥爭之聲，甚可怖畏」，那些搶著吃東西，惡心愈來愈多愈盛，鬥爭的聲音非常怖畏，叫人家恐怖畏懼。

「鳩槃茶鬼，蹲踞土埕」，鳩槃茶有的本子叫鳩槃茶，茶與茶古時候是一樁事情，我們現在講喝茶的茶，古時候也叫茶。一般講如火如荼，一般也說如火如荼，古時指的是一回事情。兩者都可以，不過在這裏講鳩槃茶，鳩槃茶鬼「蹲踞土埕」，「或時離地一尺二尺」，這些鳩槃茶鬼蹲在土堆上面，有時候牠離開地面有一尺高或二尺高。「往返游行，縱逸嬉戲」，往來到這裏、到那裏游行，放縱在遊戲。「捉狗兩足，撲令失聲」，把狗的兩隻腳提起來往地下，再用手撲打這狗，讓牠沒有聲音。「以腳加頸，怖狗自樂」，用腳夾在狗的身體上面，讓狗很恐怖，鳩槃茶就自己感覺這是樂事情了。

「復有諸鬼」，再有那些很多的鬼。「其身長大」，這個鬼的身又長又大。或者是「裸形黑瘦，常住其中」，都住在這屋子裏面。「發大惡聲，叫呼求食」，這些鬼也在火宅裏面發出很大的惡聲，聽起來叫人家不好受。「叫呼求食」，他的聲音發出來大吼大叫，求吃的東西。做鬼很苦沒東西吃，他在求食。

復有諸鬼·其咽如鍼。復有諸鬼·首如牛頭·
或食人肉·或復噉狗·頭髮蓬亂·殘害凶險·
飢渴所逼·叫喚馳走。

「復有諸鬼，其咽如鍼」，還有那些鬼他的咽喉很細，像針那麼細，你想想看那吃東西怎麼吃？「復有諸鬼，首如牛頭」，還有那些鬼的頭長的不是人的頭，是跟牛的頭一樣。牛的頭上有兩隻角，臉也不好看，那些鬼很多是這樣的。這些牛頭諸鬼，「或食人肉」，或者來吃人的肉。「或復噉狗」，噉也是吃，或者他有力量把狗吃下去了。「頭髮蓬亂」，這些鬼的頭髮亂了，蓬，蓬起來，亂，很雜亂，不像我們一般人頭髮養得好好的，把它梳得好好的，他蓬亂也沒梳，長的怎麼樣？就是長的

很亂、很可怕那個樣子。「殘害凶險」，他對於人、對於其他禽獸也好，都是殘害很兇惡很險。「飢渴所逼」，為了飢餓沒東西吃，口渴了沒水喝，為這個所逼迫了。「叫喚馳走」，大叫大喚的到處跑。

上面這一大段，我們從經文字面上，以及名詞上看非常可怕。這些有力的鬼，吃了那些小的動物、吃人，或大的毒惡猛獸吃小的動物，叫弱肉強食。就是弱肉強食也不夠他們吃，還到處跑，飢渴所逼這好可怕。但我們研究經，祖師注解出來，這些東西就是三界之內的眾生。我們不要想，三界之內眾生，那是眾生、是其他人，不是我們自己。我們也是在三界之內眾生，人人自心中都是這個狀況，你想想看人性多可怕。有這些可怕的心理，時時刻刻在那裏起現行、造惡業，他不墮落嗎？墮落到三途，三途來來回回的，到三途裏把罪業消了以後，再到人間來。到人間再造眾惡又墮落下去了，六道輪迴就這麼一回事。

現在我們就看，按照祖師注解的，這經文就是譬喻，譬喻配合裏面含的佛法義理、講的事實，我們再研究，一句一句的看。

「處處皆有，魑、魅、魍魎」，這兩句就把五利使，表上列出來五種邪知邪見五利使，總的把它譬喻出來的，這個五利使三界都有。如果各位想要深入研究的話，你就知道五利使跟前面五鈍使叫十使，配合在四諦法門之下。配合在四諦之下，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然後把它排出來，有見惑、有思惑。這兩句五利使徧三界都有，都有什麼呢？

拿「魑魅魍魎」來表示五利使是徧三界四諦的，為什麼？魑魅一是在山上野外，一是住家裏面，無論在家裏在外面都有，魍魎由那些東西變化出來的。拿這幾種來譬喻，這個五利使無處而不在，三界之內人人都有，處處都有。

接著就個別的講了：「夜叉惡鬼，食噉人肉」，從這以下，講邪知邪見的「邪見」。怎麼是邪知邪見呢？「食噉人肉」，這個邪見最嚴重就是撥無因果。佛法，學佛最重要的，想入門就要從相信因果開始。他這邪見認為沒有因果，是撥無因果。撥無因果當中又分成有出世因果、有世間因果。它這「食噉人肉」，人是六道裏面屬於三善道之一。把善道眾生的肉吃掉了，這是好像出世法的因果，他不認為有的。吃

人肉，人是善道的眾生，學佛成佛都是由人道眾生來學。天道眾生也學佛法，但是成佛都是在人間成的，八相成道都是到人間來表現。所以食噉人肉，表示對於出世間因果，他否定的。

世間因果指的什麼呢？「毒蟲之屬，諸惡禽獸，孚乳產生」，孚是孵卵，乳是胎生的。有這些產生的小動物，牠們那些母性動物，把小的動物收藏起來，保護好的。可是這個夜又一來的時候，不只一個，很多的夜叉，大家競爭來爭奪把這些東西吃掉。吃了以後，這些東西不是人肉，他把這吃掉表示否定普通世間因果，既然吃這些東西，就表示他否定世間因果。

「食之既飽、惡心轉熾」，把這些小的動物吃了以後，表示一個人的邪見更成就了，邪見也有少分的邪見、多分的邪見。邪見滿滿的，那就是大的邪見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比如我們普通人都有邪知邪見，有時候我們也不相信因果。在我們沒有學佛之前，雖然不相信因果，有時講因果報應故事我們也相信，這個邪見不算完全成就的。而大邪知邪見成就的是什麼人？講學術思想宋儒程朱這一類，民國初年主張

西化否定中國固有文化，這些學術界的人士，他們都是邪知邪見。他們那些邪知邪見，無論佛法怎麼樣講，他們也不相信，這種人的邪知邪見就是成就了。「食之既飽」，把一切吃得飽飽的，他自己那邪知邪見，誰也動不了他們這些人。

「惡心轉熾」，他的邪見心理感覺理由充分得很，別人的知見都比不上他，因此他發表他邪知邪見的邪論。邪知邪見的人不只一個人，很多，各人有各人的邪見，互相發表邪論就鬥爭了。「鬥爭之聲，甚可怖畏」，這些鬥爭之聲，他們互相彼此鬥爭，彼此攻擊對方。受攻擊或主動攻擊的都是邪知邪見，那聲音越多，我們一般人受害就越多。把他們聲音聽得多了，按照唯識裏面講，聽一遍那種聲音就落到八識田中，就變成自己邪知邪見的種子，多麼可怕。到因緣成熟的時候，那種邪知邪見變成自己。再自己表演出來，原來是聽人家鬥爭之聲，到後來，接受人家邪見了，自己也把邪見傳播出去教人家，那大惡業造成，「甚可怖畏」。那就墮落三途，墮落三途可怖可畏了。

印光祖師在文鈔裏面常常提到，我們末法時代，「一盲引眾盲，相牽入火坑」，

一個瞎眼引導很多瞎子，大家互相牽著掉到火坑裏去。火坑是什麼？地獄就是火坑。沒有眼睛表示看不明瞭因果，有一個邪見很充足的人，他有一套歪曲的理論，那影響世間多少人。民國時代大邪見的人，他的言論、學術著作、著書立說，他的徒子徒孫遍布天下，影響多少人。所以相牽入火坑、可怕。我們在這世間學了佛，對外面的學術思想，要好好辨別清楚，不要像一般人崇拜偶像。偶像是什麼？學術界有偶像、政治界有偶像、財團這些各有偶像。一切偶像，不要隨便盲從，我們學佛一切憑著佛法辨別是非善惡。

接著譬喻「鳩槃荼鬼、蹲踞土埕」，是「戒取見」。鳩槃荼這個鬼，「或時離地一尺二尺」，就是說這鬼他蹲在地形很高的地方。這表示什麼？印度那時候很多的外道，外道有他們修持的理論方法，他們也持戒。他們持戒也修十種善業，也能生到欲界天去，外道都可以。生到欲界天這表示什麼？「土埕」就世間來講，地形是很高的。有的外道修行比一般人高，比如說修十善業，我們普通學佛人未必學得好，我們現在能夠把五戒守得清淨就不得了。比五戒更高的話，就是修十善業。那時印

度外道他修十善業可以生天去，生到欲界，欲界有六層天，可以到那天上去，表示高。「或時離地一尺二尺」，一尺二尺表示什麼呢？除了修十善業，印度外道他還修禪，世間禪。學禪學成就了，他可以生到禪天，他也依照他的戒律，加上修禪定，生到色界天。再禪定更深，生到無色界天。這裏一尺二尺，生到色界天是一尺，生到無色界天是二尺。那就是說外道戒取見加上修十善業，可以生到欲界天。加上修禪定工夫，生到色界天。禪定更深的，修四無色定可以生到無色界天，生到無色界天是二尺了。他們「往返游行」，往返什麼？有時候回到下界來，有時候到上界去。「縱逸嬉戲」。來往到三界，就是沒有做真實的事情，如同兒戲。按照我們學佛人看起來，那都是嬉戲、都是開玩笑的話，那不是真實修道，都是邪見。什麼邪見？由戒取見來的。無論十善業也好，修禪定工夫也好，這知見不正確，是戒取見。連同修行善業、禪定工夫，始終不能超出有漏的，不能出三界。

「縱逸嬉戲」，修道人必須規規矩矩。學佛法要守住戒律、講究威儀，內心到外面都不能開玩笑的。外道他是開玩笑毫無所得。得到什麼呢？沒有啊。這還不算

再看，「捉狗兩足，撲令失聲」，把狗捉起來捉這兩足，表示說外道修的苦行。學苦行，有的持牛戒、有持狗戒，身體故意被灰塵弄得很髒，修苦的行為，他們認為可以得到好的、樂的報應，「捉狗兩足」。「撲令失聲」，把狗打得沒有聲音，表示修這苦行一定有好處的。「以腳加頸，怖狗自樂」，同時把狗打得沒有聲音，放在地上用腳踩在狗頸子上，狗當然恐怖了。這一恐怖，那外道就感覺很樂。表示說他修的苦行，現在得到樂的報應了，得樂果了。

祖師注解說，得到自樂，外道修種種苦行，修了之後，可以把那些煩惱壓伏一下。修禪定的工夫，色界也好、無色界也好，修禪定工夫在入定的時候，那些煩惱不會起現行的，就是能伏得住。但他的定功只在入定時，能夠煩惱不起現行，暫時伏得住。他感受到禪定那味道很好，感覺這一切好得很，把那當作是樂，其實是暫時伏住而已。

接著譬喻我們眾生都有「身見」，經文說：「復有諸鬼，其身長大，裸形黑瘦，常住其中，發大惡聲，叫呼求食」。

這些「諸鬼」很多，他的身體又長又大。長表示過去現在未來都有他自己。大，五陰熾盛。色受想行識五蘊構成身體，他拿五陰熾盛認為很大，事實上身見外道把自己的身看作這麼大。這長，祖師注解說是三世，外道三世，並不是他相信三世因果，不是如此，表示他身那麼長，可以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有他的身體，他跟三世因果不同的。「裸形黑瘦」，裸形，修身見的人，他既是執著自己身體長大，他不肯修善法。不肯修善法就是沒有慚愧心，就是裸形，不穿衣服，他也沒有慚愧。黑瘦，既不穿衣服裸形，印度有裸形外道。現在我們世間一般人裸形很多，看電視裏面，表演藝術界藝人，那個不裸身？很多。在過去可不是如此，過去裸身被人家看最不好，自己也慚愧，那些外道沒有慚愧。再說既是裸形都不感覺慚愧，他身上各種形狀表示出來都無所謂，這叫作黑。瘦是什麼？一個修道的人，他要修善法要做功德。功德就表示一個人的身體，心寬體胖，表示他有功德，瘦，這裏代表他什麼功德也沒有。在這裏講「裸形黑瘦，常住其中」，既然執著自身為我，他永久住在三界之內出不去，「常住其中」。這其中就〈譬喻品〉來講，住在大房屋裏面，起了火了，燒起來了，他們這些人還住在房屋裏面。

「發大惡聲，叫呼求食」，他們這些執著有身見的人，身見我們任何眾生都有，外道身見特別嚴重而已。我們那一個眾生沒有身見？身見就是人人都有。那些特別有身見的人，自以為是「發大惡聲」出來，他們認為可以憑他們那樣修持，可以得到涅槃。但他所見解的涅槃，跟世尊所講的涅槃完全不同。他那涅槃是誤解了，以為是到了禪天，得了禪定工夫，尤其是到四空天，最高頂上，以為是真正涅槃了。其實在三界之內是假的，把假的當作真的。所以「發大惡聲」，自己這樣相信，也告訴人家可以得涅槃。「叫呼」，到處傳播他的見解。「求食」，什麼呢？求涅槃，把這食代表涅槃。

「復有諸鬼，其咽如鍼」，這是比喻「見取見」。前面「戒取見」，因地修的時候，因就不正確，不對的叫「非因計因」。見取見，他見到他想求到的境界，境界是不對的、是假的，叫見取見，叫「非果計果」。他想得到的境界不是真正的果，他以為是真的果了，「見取見」。這些鬼，他的咽喉像針那樣細，表示他所得的境界就那麼微弱，咽喉就像針那麼細，活不了多久，表示他所想得到的涅槃，就是那種

狀況無常的，所以「非果計果」。

「復有諸鬼，首如牛頭，或食人肉，或復噉狗」，這叫「邊見」。邊見是什麼？邊見從身見開始，從身見出來的，把這個身或者認為是常的，長久有這個身體。或者生命是斷的，一死了以後就沒有了，斷常二見叫邊見。常見有很多種的，這裏不細講了，不是那麼簡單。「首如牛頭」，牛頭有兩隻角，代表一個是常見、一個是斷見。「或食人肉，或復噉狗」，吃了人肉，指斷出世間的因果，就是「斷見」。噉狗就是前面講，斷了世間的因果。

「頭髮蓬亂」，表示沒有一個固定的，有時候「常見」出來了，有時候「斷見」又出來了，這叫「頭髮蓬亂」。「殘害凶險」，無論是常見、斷見，既害自己又害他人，這是很兇很險的。險什麼呢？說常見也好、斷見也好，都要墮落地獄的。「飢渴所逼，叫喚馳走」，為了飢為了渴，飢渴逼迫了，他這些知見沒有智慧，也沒有定功。所以到處「叫喚馳走」，叫喚馳走是什麼？一方面還是把斷見、常見來傳播出去，自己還堅持他這常、斷不正確的見解。「馳走」在六道裏面來來回回，永久

出不去。

這一大段「五利使」講完了，五利使就是所有邪知邪見都在這裏。我們看看處在末法時代，無論在什麼地區，這邪知邪見多得很。學術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的其他各界，沒有一個人沒有，我們自己也有。但是他們那些人成為社會大眾的偶像，他們影響力非常大。我們學這一段了解這意思之後，一方面我們要辨別是非善惡，不管所有人都跟他學、讚美他，對那些人我們不要跟他學。其次更重要的，應時時刻刻反省自己，我們自心中都有這些東西。修道念佛，這些東西不能伏得住，念佛想求感應那就太難了。我們要有這種研究精神，往裏面去學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一講

夜叉餓鬼·諸惡鳥獸·飢急四向·窺看窗牖·如是諸難·恐畏無量。

這還是〈譬喻品〉。前面長行文，現在是偈頌。偈頌裏面，就把每一個譬喻裏面，所含《法華經》講的義理，把它解釋出來。比如說，上兩次所看那些猛獸毒蛇，比喻什麼呢？每一個眾生心理就是那個樣子的，比喻我們眾生的心理，惡劣的很多。把它歸併起來十個使，十使就是貪瞋癡慢疑及分開五個惡見，這包括一切凡夫的煩惱了。必須用這些譬喻把它合起來看，才了解每個人心理是這樣的，惡劣到這種程度了。所以經文一句一句，每一樁事情一合上，我們心理就感覺到：要出三界了生死成佛，這些心理不把它轉變、不把它斷除，那怎麼成？最重要的，要把它改掉像毒蛇猛獸的那種心，改為人人都慈悲的，能慈悲對待一切，這樣用功。

現在我們就看了，上兩次我們講五鈍使、五利使。剛才念的一共六句。這六句把五利使、五鈍使做一個總結。「夜叉餓鬼，諸惡鳥獸」，這把前面所講的，在這裏

舉幾個作代表，代表前面那些猛獸、餓鬼等等。「飢急四向，窺看窗牖」，餓鬼不必說，飢餓，和那些有毒的鳥獸，在自然界鳥獸找食物也不容易，就算老虎，牠要找小動物吃也不容易找到，往往飢餓到處找，所以牠心裏很著急。「四向」往四方到處來尋找。「窺看窗牖」，尋找在這裏看，我們不要忘記長者有一座大房屋，房屋火燒起來，房屋裏面餓鬼鳥獸等等飢餓得很厲害，往四面看窗牖，窗是窗戶。牖，窗子開一個洞往這看。看是看，「諸難」太多了，很多災難。「恐懼無量」，又恐懼又害怕，這恐懼到什麼程度？到無量，多得很，說不清楚。

經文裏面，它比喻的是什麼呢？先看飢餓，飢這個字的意思，飢餓得非常著急。這表示世間眾生他的心理，一般凡夫眾生的心理，無論他把世間的書念得多少，就今日之下來說，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念得很多，或是文學念得很多，但精神上找不到出路。別的不說，各位也許留心看看，過去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日本人，後來自殺了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人，這可以說世界級的文學家他卻自殺了。除了這以外，別的例子還不少。講大財團有財富的人，找不到精神出路，很多。尤其在國

外，動不動學校校園事件，拿著槍瘋狂把無辜學生射死，一句話他精神上沒有出路。精神上為什麼沒有出路呢？中國文化講的學術，孔夫子是中國文化集其大成的人，一定要講求道、一定要學道。不學道，你在世間，古時候作了大皇帝或大財團，現在世界每年有統計，世界第一位大富翁，他苦惱還是苦惱。這是什麼？經文「飢急」，飢餓的、就像一個人沒飯吃，飢餓到很著急，他就不擇手段找出路。這不擇手段找出路，對自己有害處，對別人也有傷害，這是一般凡夫眾生，他不學道、不明瞭道，都是這樣。所以「飢急四向」，到處找，能夠學道也好，恐怕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道。愈找愈向名利上面去找、愈從名利上去找，他的苦惱愈多，愈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。這是現在三界之內的眾生，都是這狀況。

因為飢急，他向四向來找，找什麼？「窺看窗牖」，表示印度那時候有很多外道，現代國內國外大財團的人，他也不知道找這道。在政治上的人物，他也不知道怎麼找道。不知道找這道，他還繼續在名、利上追求，愈追求愈迷失，苦惱愈多。早在印度那時外道，現在世界上也很難找到，就算那時候外道、按照他那時候所學

的道，與佛法不同的。佛法，世尊在講這些道理，比如前面講五鈍使、五利使，先叫人家明白在三界之內，那些是危險的。歸於我們心裏一切都危險的。你要出去，要認清楚一個路。把路認清楚了，然後在世間作一切事情要守規矩，就不亂，佛法如此，中國文化也如此。孔夫子叫人家學禮樂，禮是一切講規矩，樂也是規矩。規矩遵守了，在世間與人來往，他的行為就不亂的，心理更是有條理。他有定工夫，才能夠避免很多危險，找到出路，出三界。外道不是如此，他認不清楚這道路，找錯了方向了，等於在迷宮裏面。外道在迷宮，找這行不通，找到那邊又行不通，始終找不到一個真正的出路。佛法與孔夫子講的學術，從一開始他把這路線用指標標得很清楚。你從那裏轉，轉到那裏去，很容易。你只要按照他所講的學理、方法，沒有其他浪費的時間、行為，非常有效率的出三界。佛法就是叫人家守持戒律、明瞭這理，按照這理去做。儒家所講的理，講禮樂就是一定能出去。而印度外道他也用觀，用觀如同「窺看窗牖」，往外找，窺看窗牖可是他所見的只是窗口一小孔而已，他不知從門進出。窗牖那個地方他看看，雖然給他一點希望看看，出不去還是出不去。這就是說，心裏始終放不下，世間一般眾生所執著的各種相。《金剛經》

叫人破除四相，外道始終不了解真正道的理論。不了解，他雖然在窗牖窺，隨著窺看，隨著又執著。認為窗牖這空間，他又執著空了。佛法叫你學這有，固然不能執著；空，也不能執著，空有都不能執著。外道從窗牖看一片空，就變成頑空了，執著這空相了。還是出不去的，所以「窺看窗牖」。

他雖是用了很多苦工夫，可是找不到出路，那時候在大長者房屋裏面，飢餓到處找，找不到出路。比喻眾生在三界之內，人間、天上、三途，上上下下都是飢餓的眾生。「諸難」太多了，佛法講最基本八種大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心理像火燒一樣——五陰熾盛。三途不必說，這不但我們人間，就是在天上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都有的。我們沒有研究《法華經》，以為說欲界天不好，到四禪天、四空天應該好得多了，其實《法華經》祖師一注解，後面有講的，到了四空天最頂上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它還有火燒，大苦還是免不了。所以在這裏講有「如是諸難、恐懼無量」，無論在什麼地方、在那一道，他都有恐懼、有畏懼，說都說不清，太多太多了。這是用偈頌說比喻，把三界之內眾生的心理、他的煩惱，

用十使來比喻，這是總的比喻，到這裏講完了，下面分別詳細解釋別的譬喻。

是朽故宅·屬於一人。其人近出·未久之間·於後舍宅·忽然火起。

這一段是講譬喻的話，這長者房屋火燒起來了。火為什麼無緣無故燒起來，一定有它的理由，這一段說出它的理由出來了。「是」是指定詞。是指的「朽故宅」。是長者的大房屋，「屬於一人」，屬於長者的。講到佛法本意的話，這一人，長者譬喻釋迦牟尼佛，世尊。屬於他一個人。這朽故宅是三界，我們所講的三界，千萬不要認為台灣在地球上就是三界，那不是。台灣在地球上，微乎其微面積很小。再把整個地球來講，跟三界也講，又是微乎其微，如滄海一粒小米那麼渺小。三界很大，這棟房子講的三界範圍，這範圍屬於一個人，一個人是釋迦牟尼佛，是我們世間的教主，屬於他的。

這一人就是釋迦牟尼佛，「其人」指一個人，「其人近出，未久之間，於後舍宅，忽然火起」，這個人最近出去了，就不在這世間到別的世界去了。可是近出這近字，看起來好像在最近出去？佛經裏面用字，常講時間長到沒辦法計算。這近，祖師注

解，譬喻釋迦牟尼佛在過去大通智勝佛的時候，常常教化世間眾生。有佛在教化，眾生當然知道了，可以把前面所講的五利使、五鈍使這些煩惱能伏得住，伏得住表示這房屋裏面還能保持平安無事。佛到世間來，都是應眾生所感而來的，在那個時候，佛把眾生教化教化，大家都知道怎麼伏得住了。一般眾生所感，因緣也差不多了，佛就暫時離開這世間到別的世界去。「近出」，在不久之前出去了，出去就是離開這世間，到別的世界去。世界多得很，到別的世界教化眾生去了，所以這裏近出一出去之後，「未久之間」，釋迦牟尼佛出去沒有好久，在大房屋後面，「舍宅」起了火了。意思是什麼呢？佛離開這世間之後，這個世間眾生煩惱一起來了，無明煩惱五鈍使、五利使又出來了，又出來怎麼講？「忽如火起」，所以三界的火就這麼起來的。火是一個比喻的話，那是說見思惑、五利使、五鈍使又統統發出來了，火燒起來了。火燒起來的理由，理由就是這佛，世尊有一個時期離開這世間。一離開世間，佛不在世間教化，世間眾生煩惱起來、火就燒起來了，是這個比喻。

現在了解火怎麼燒起來，一燒起來火猛烈得很，下面就看火燒起來是什麼一個

狀況。

四面一時·其燄俱熾。棟、梁、椽、柱、爆聲震裂·

摧折、墮落·牆壁崩倒。

這裏你看看這麼厲害，這大房屋火一燒起來以後，並不是我們想像火在後院慢慢燒起來，不是如此。一燒起來，「四面一時」，火統統起來了。「其燄」，火上面有燄、火苗那一類的。「俱熾」，往上火燒得很旺盛。「棟、梁、椽、柱」，像我們現在水泥柱子，古時候用木頭做的柱子。「椽」是什麼呢？椽是蓋的屋頂，從屋頂上有木料往下垂，從高處垂下來很多小的細的小木料，一直到屋簷，那木頭叫椽。還有「梁」，梁有主梁、有其他附帶的梁。「棟」，梁上面柱子，上面又有柱子。這些上下，拿這四個包含在內了。那些棟梁椽柱都是木料，燒的都是爆烈之聲，爆，各位看看外面有很多燒了火，爆炸起來。爆的聲音，震裂的聲音。裂，那些梁柱火一燒就裂開來了。「摧折、墮落」，火一燒，摧把它燒壞了，然後橫的梁、直的柱子、椽把它摧折墮落下來。除了這個以外四面「牆壁」，牆壁有的是石頭、有的是土、有

的是磚，這裏火一燒「崩倒」了，倒的倒、崩裂的崩裂這個狀況。

火警比喻有大的、有小的，有共同的、有個別的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從整個來講，這棟大房屋是三界。從小的方面來講，我們一個人的生命、一個眾生就是這棟房屋。我們也常常說一個人，就是一個小宇宙。宇宙又有多大呢？宇宙擴充起來看，一個代表時間，一個代表空間，宇宙這兩個字，就時空這兩種東西構成整個宇宙。你研究宇宙，時間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無窮無盡；空間，東西南北上下十方也是無窮無盡的，叫宇宙，宇宙大起來是這樣。小的我們人身就是一個小宇宙，這樣看古人注解你就明白了。前面講大房屋是三界，這一段現在講就是我們眾生本身，就是如此。

這幾句偈頌，就是我們眾生，一是身體、一是心理。身體有感受叫身受，我們在三界之內有生命現象，身體來講，身體受了外面的刺激，心理就有所感受。心理有心法，心法全部是心理的現相。心法與色法是相對的，色法就是一切物質，地水火風是色法。中國哲學來講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講的色法。佛法講的地水火風，不

過有時候加上空，地水火風空這都是色法。與色法相對的是心法，這一段講的是我們眾生，一個是身的感受，一個是心法。

這裏講「四面一時」是什麼呢？我們眾生每一個人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清涼的，沒有什麼火。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本性。我們本性裏面就有常樂我淨，本性是永恆存在的是常，本性裏面沒有一切的苦，那就是真正的樂。本性才是真正的我，我們現在是假我，有生死，本性是不生不滅，沒有生死，那是真我。本性才是真正清淨的，我們眾生那一個是清淨的？身體心理沒有一處是清淨的，所以本性裏面是常樂我淨。我們眾生常樂我淨的本性迷了，無常當作是常的，不是真我，把假我當作我。不清淨的心理，前面講又毒又惡，把那當作自己。常樂我淨是非常非樂、非我非淨把它當作常樂我淨，叫作四種顛倒。有了四種顛倒，就造成後來五濁惡世。五濁：劫濁、見濁、眾生濁、煩惱濁、命濁一共五種。我們現在在三界之內，就是五濁惡世。有四顛倒、有五濁，然後苦惱無邊。佛給人家開示，或你要講佛法，提出幾個，總結起來有八種苦。眾生一迷了自己本性，不認識

自己本性，頓起無明，然後有四顛倒、五濁、八苦統統來了。所以經文這裏比喻的話，「四面一時，其燄俱熾」，八苦裏面，最後五陰熾盛苦，自己不知道，時時感受苦，一個不學佛的人，他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，與人家來往，歸根究底自己私心太重。私心太重，跟人家一有利害衝突，瞋恨心起來，發了火了。火氣上來怎麼呢？不是身體這裏痛，就是那裏痛，火上來的，由心理的火引起生理上的火。我們學佛總要知道這個道理。中醫講我們人火氣上來了，有很多種。有的吃的東西不小心，熱量太多火氣上來。有的跟人家生悶氣了，發了火發了脾氣，久而久之，積在身體裏面，那種病出來，叫中西醫用儀器來檢查，恐怕也檢查不出來。佛法教我們一覺悟，自己就找出根源出來。所以這裏講「其燄俱熾」，心火一燒起來，五陰色受想行識，除了色法之外，受想行識是心法，心法火氣一起來，連帶身體這火起來，這叫其燄俱熾。火氣上來了，佛法講瞋恨心起來了。瞋恨心一起來，我們學道人要知道這厲害：跟人家生氣，別人還沒受影響，自己就先受傷害了。

這一段祖師把它配合起來講，裏面都有表法，表的那些法呢？各位看，梁柱等

等「爆聲震裂」，爆是什麼？要死了，這命要斷了。命要斷，一下爆烈出來。裂是什麼？人家要死的時候四大分離，就像刀割身體那麼難過。爆聲就是這個人要斷氣，身體要死了，命要斷了。四大分離就像刀子割身體那麼難受，裂開來了。「摧折墮落」，人死一斷氣，斷氣很難，一口氣要斷不斷的，各位到外面跟人家助念時，如果他平時修的工夫好，在臨終的時候沒有障礙，說斷就斷。有的平時工夫不好，煩惱習氣伏不住，到臨命終，氣就不容易斷。心裏掛著這個、掛著那個。到氣斷得好不容易，氣一斷身體各各分離了，這就是摧折墮落。到最後地水火風四大都要解散，身體肉體都要解散，這叫「牆壁崩倒」。這每一句比喻我們人的身體、人的生命。短短幾十年，活上一百歲、一百二十歲，到最後還是要牆壁崩倒，你看這多麼可怕。這都是在三界之內，每一個眾生小的三界就是這樣。要出了大三界，自己本身小的三界一定要先除。我們念佛的人，不像普通法門，修普通法門，就在這世間要把見思惑、煩惱，前面講那些事實，先把它伏得住。然後把它完全斷除掉，最後無明也要斷除掉，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我們念佛的人工夫好，這一生能夠斷，得到一心不亂。工夫不好，沒到那程度，只要把煩惱伏得住，平常不跟人家結怨，沒有利

害衝突，到臨命終沒有障礙，就能出三界，到極樂世界去。但要知道，臨命終能夠很灑脫沒有一切障礙，要靠平時。平時待人接物，做一切事情不要與人家有利害衝突。我們學儒家辦法，有利害衝突，一切禮讓，一讓天下就太平。平常有這工夫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就能心安理得，沒有一切障礙，我們知道就這樣學法子。

接著是講燒了，燒到什麼程度，在三界大房屋之內，這些燒了以後，看看那種淒慘狀況。

諸鬼神等、揚聲大叫。鷓鴣諸鳥。鳩槃荼等。周樟惶怖。不能自出。

「諸鬼神等」，鬼神，大家都知道鬼神，加上等，就前面所講的用等字包括在內。前面講一切五利使、五鈍使，那些都在這裏一句話，諸鬼神等包含了。「揚聲大叫」，普通說話聲音不大，一受痛苦那聲音很高，那揚聲播得很遠，很遠就能聽得到。比如說喊救命，真正的痛苦，很遠就能聽得到，叫揚聲。這種揚聲大叫表示三界之內，大房屋裏面火燒起來，恐怖得不得了，所以這樣叫。

「鵬鷺諸鳥，鳩槃荼等」，就舉這幾個作代表。鵬鷺這些鳥，前面五鈍使說的鳥很多，這裏提出兩種作代表，五鈍使。鳩槃荼代表前面講五利使，代表那一切。有這些五鈍使、五利使，這些諸鳥都是我們心中的五鈍使、五利使。

「周惺惶怖，不能自出」，「周惺」是行動很匆忙，急急忙忙的叫周惺。「惶怖」，惶是恐慌，怖是畏懼。一邊高大聲音來叫苦喊救命，行動急急忙忙在那裏有恐懼。這怎麼？沒有用處，「不能自出」自己找不到出路，出不來。

拿這個看看現在，國內、國外的人到那種程度，「周惺惶怖」，不是自殺就是殺人。比如美國校園裏面的槍殺事件，那就是「周惺惶怖」。在台灣那一天都有自殺的人，他以為這苦得不得了，就自殺。自己自殺還不算，帶著自己可憐的小孩子、兒女一起自殺去。你看這多麼慘，都是由於他不能自出。想解決生死問題，自己沒有能力解決，出三界也沒辦法出去。那怎麼辦？必須用佛法，佛法有一定的方法指出來，比如說你懂得四諦法，修這四念處，一步一步學。剛才說的比喻，眾生陷在迷宮，自己找，亂轉亂轉，永遠出不去。佛法或儒家學術，在每一個關鍵地方，貼

上指路標，按照指路標去作，很順利就出去了。最快的道路，就是學念佛法門生極樂世界，不念佛那出三界談何容易？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二講

惡獸毒蟲·藏竄孔穴·毘舍闍鬼、亦住其中。

「惡獸毒蟲，藏竄孔穴」，這是講色界的。孔穴是什麼呢？就是房屋有開的窗戶，窗戶有孔。當房屋燒了火，在裏邊的人對著窗外總是好一點，有空氣。這裏講很惡的獸，還有很毒的那些蟲，都是藏在或是逃在孔穴裏面。還有「毘舍闍鬼，亦住其中」，這個鬼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作噉精鬼。噉精鬼是專門吸取眾生精氣的。比如他來吸取我們人道眾生的精氣。吸精氣的鬼，這很特別，這種鬼也住在這裏面。

在這幾句偈頌，因為前面講五鈍使、五利使。五鈍使裏面毒蟲惡獸很多，在這裏只舉出「惡獸毒蟲」來代表前面所講的五鈍使眾生。「毘舍闍鬼」，是代表前面五利使的那些眾生。舉出來這些眾生，因為這裏講的是色界了，在色界裏，比喻人道眾生的心理，有合乎五鈍使，有的五利使比較重的。其實人人都具有五鈍使、也有五利使。不過有的五鈍使偏重，有的五利使偏重。不管如何，他要學禪定的話，學

成功了，也可以生到色界天。世尊那時候，在印度那些外道學禪定工夫很好的人很多。他那禪定學成功了，工夫到了初禪天，他可以生到初禪。工夫到二禪天或三禪、四禪，按照他的工夫如何，都能生到色界天去。色界天是有那些人學的呢？就是心中有五鈍使、五利使的人，那些外道，他學成功都能生到色界。雖然生到色界去，他的心理還是有五鈍使、五利使。他的心理還是像惡獸毒蟲、噉精氣的鬼，跟那一樣。這樣看起來，現在一般學外道的人，生到天上有什麼可貴？生到天上，還是惡獸毒蟲，還是噉精氣的鬼。

他修禪定生到禪天，跟我們佛家普通法門都要修禪定，四禪八定都要修。不同在那裏呢？佛法有一句話非常重要，「萬法唯心」，外道不知道唯心的真理，我們學佛的人總是要知道，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所以心、佛、眾生，這心是人人都有的。我們要成佛，就憑這心來成佛的，他們外道不懂得。他們講的心，就是我們現在的虛妄分別心，真心他不了解。所以他禪定工夫雖然好，生到色界天，不能明瞭自己有真心，始終是外道，生死不能了。我們學佛人不同的，到了禪天，隨時知道自己

的心法。要成佛，把前面講的五利使、五鈍使全部斷除乾淨，還不算數，還有根本無明。那些外道他們不知道要斷根本無明，分別不同道理就在此。

薄福德故 為火所逼·共相殘害·飲血、噉肉。

這首講在這房屋裏面，火燒起來怎麼樣的狀況。在這裏說「薄福德故」，在房屋裏面眾生福德薄，薄，少啊，因此「為火所逼」，被屋子裏燒起來的火，受它的逼迫。為火所逼迫之後，明瞭道理的人，應該逃出來就是，而他不知道。「共相殘害」，大家互相殘害他人。怎樣殘害呢？「飲血」，喝人家的血液。「噉肉」，吃人家的肉，多麼的淒慘。房屋火燒起來，大家迷惑顛倒，不知道逃出去，在裏面互相殘害、互相吃對方。

這裏講到經文裏面所含的意思，祖師注解就說出來，這個指著前面「藏竄孔穴」，在這孔穴裏面，孔穴是什麼呢？不是在房屋當中，房屋當中是在欲界的，孔穴是鑽到窗裏小孔穴裏，這麼一個狀況。在這裏比喻四禪天，從初禪到四禪。這四禪天，比如火燒起來不像屋子當中，又是煙霧又是火，沒有那麼猛烈的，這窗穴裡

面稍微好一點。好雖是好一點，可是什麼呢？他就迷惑就執著，暫時在那裏比較好，比在屋子裏面，比在欲界好一點點而已。因為在禪天裏有禪定工夫，不像欲界苦那麼多。可是他就在禪天裏面，他就執著禪定工夫。欲界所以痛苦多是什麼呢？欲界財色名食睡這是苦的，執著愈多貪求得愈多，他的苦惱愈多，這我們看得出來。人類世界、國內、國外，你看對財色名食睡貪得愈多，他的苦惱愈多。在禪天比欲界少一點，把欲界的苦惱貪求稍微伏得住，能夠降伏一點，不讓它起現行。但四禪天當中，他有貪求、貪愛了。貪愛很多，有五種，叫五支。這五支就是由禪定工夫所生出來，那種自己覺得那個環境很好、很輕鬆，他就執著那種狀況。貪求執著五支那種功德他就有痛苦，這種痛苦沒有說出來，比喻什麼呢？經文裏面講「飲血」，貪求五支功德，叫「噉肉」，是這狀況。

這五支功德不能在這裏全部講，全部講時間佔很多，介紹一種「覺支」，覺是感覺、覺悟的覺。比如印度那時候外道他修這禪定，禪定在定中發覺——他境界到初禪天的境界，一發現由定中引出來那種環境，他身體在那環境一片清淨，讓入定的

人接觸那種環境，包括空氣、各種色等等的，說不出來那樣美好。他初次一接觸，感覺一片清淨讓人舒服，說不出那種境界，叫「覺支」。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，從來沒有體驗過的，他在定中引發那種境界，初禪天的境界。這是他在定中，身體所接觸那種境界，這叫「覺支」。在這裏根據經典祖師注解，我們說出來，實際上我們沒有真正體驗到那種境界。如果我們沒有研究佛法，不明瞭萬法唯心，你叫他不相信這種環境，不把這種環境當作涅槃環境，那是辦不到的。所以那些外道入了定，引發這種感觸，沒有不執著這環境，他就執著了。有這個執著，那就是祖師注解執著很多。這其中講一種蕩益祖師講著了支林功德，支多得像樹林那麼多。分開來講，太多太多了，像樹林那麼多，都是讓你感受我們在人世間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好境界。不但在人間，就是在欲界天也沒有體驗過。所以生到初禪天，就感受到一層一層境界，一層一層好。所以執著這個，就如同凡夫眾生，一般人吃肉那種享受，感覺享受這是有執著的，還有執著沒有說出來的，只是存在心裏面，不像吃肉那麼具體，只在心裏面，像「飲血」一樣的這個比喻。拿這比喻，叫我們了解生到禪天，色界四層禪天，按照佛法來講，不過像飲血、吃肉一樣的，俗不可耐的，既殘害眾

生又殘害自己。殘害自己什麼？一執著這些功德，好了，始終在六道之內生生滅滅，是有漏法。你這禪定是有漏的禪定，不能進步到無漏的禪定。你要想進展到無漏的禪定，一定要研究佛理。所以我們今日之下，為什麼研究教理？就研究這些道理，辨別那些是外道，那些是佛法真工夫，這不明瞭道理是不行的。我們念佛的人研究道理更好，還有一些連字都不認得，你叫他研究佛理，怎麼研究法？這沒關係，你只要持一句名號，在世間不要跟人爭名奪利，你也能念成功，也能夠往生。往生之後，還是要明瞭這個道理，還是要去見思惑、去根本無明。我們在這世間有這基本的的能力，我們研究經典、研究教理還可以，那我們為什麼不研究呢？研究之後，自己已有問題隨時可以解決。沒有研究能力，他可以成就，但是有個條件，他不能離開道場，不能離開有正知正見的人。這樣他有什麼問題，可以隨時請求正知正見的人替他解決，是這麼一回事。

野干之屬·並已前死·諸大惡獸、競來食噉·臭烟燧焯·四面充塞。

這是講色界裏面那些所受痛苦的狀況，跟欲界作個比較。「野干之屬」，這野干，

是屬於野狐那一類的。「並已前死」，這一類的動物已經死掉了。剩下「諸大惡獸」那些大的猛惡的獸。「競來食噉」，吃野干這些東西，還吃其他的動物。「臭烟燧焯」，臭是烟霧，火燒起來，大家看各地方發生火災，有些是在屋子裏燒死的，有的不是燒死，是烟，濃烟嗆死的。臭烟，不是好的烟霧，味道惡臭的烟。燧焯就是烟濃得化解不開來。叫人家一看眼睛都眯目起來、鼻子塞起來了，那種濃厚的烟，包括火苗在裏面，這叫燧焯。這種烟霧四面充塞，在房屋裏面東西南北四面充滿了，就塞滿了無處而不是。

這比喻跟欲界比較，在欲界天，包括我們人間，都有四顛倒。四顛倒是什麼呢？不認得自己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起作用就是「常樂我淨」。常是永恆存在的，它是不生不滅的。樂是真正的快樂，就跟極樂世界一樣的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那個樂不是相對的樂，真正的樂。常樂我淨的我是真我，真我什麼是真我？唯識學所講的真我就是主宰，能夠作主宰才是我。我們今日之下，誰能作主宰？錢再多，全世界統計起來，他是第一號的財富，那要死的時候，這麼多的錢財買不來活啊。我

不願意死，我用錢財贖回來，到閻王那去，閻王要這些錢？不要，該死還是要死。講權力，古時候，秦始皇那個帝王才有權力，他要死的時候，閻王派小鬼來抓他去，那樣的權力他也沒辦法，不能作主的。能夠作主的是我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常樂我淨，淨是清淨，真正清淨，別說我們人間沒有，欲界天沒有，色界天也沒有，無色界天也沒有，只要有執著就不是清淨的。凡夫眾生有四顛倒，無常當作是常，不是樂當作是樂。怎麼樂呢？在電視、網路上，都是引導人家來貪求財色，貪求名利，以為那些東西貪求到了就是樂。這不是顛倒是什麼呢？所以欲界有四顛倒。色界也有四顛倒，不過比較沒有欲界那麼嚴重。欲界四顛倒比喻屋子燒，直接被火燒死。色界呢？在窗戶孔穴牆壁孔穴裏面火燒不到，但那煙烽焯沖進去，他就受不了，把他噙死了。沒有被火燒死，被濃烟把他噙死了，還是一樣的，色界臭煙烽焯，「四面充塞」，就是在色界天也有四顛倒，色界四顛倒比欲界輕一點，雖然他受的苦看起來輕一點，還是一樣。被烟噙死、被火燒死都是死，沒有什麼不同的。

「四面充塞」，就講濃厚的烟充到四面孔穴裏面。在這一方面講三界的大環境，

另一方面說眾生自己的身體。前面講我們人的生命包括身體、心理，就是小宇宙。三界是大宇宙，我們自己身體、心理這是小宇宙。身體有身體的感受叫身受，身體是個色法，眾生五蘊和合的生命現象是色法，其餘受想行識是心法，我們色法、心法，讓我們所感受的全部都有。就環境來講，我們還可以到處跑、逃避。這些東西就在我們身體以內，不但在身體以內，是一個色法、是生理，而心理面，全部心理都有，受想行識這心法無處不是臭烟烽燄。逃避，到那裏逃避？必得要懂得佛法，把這東西降伏住了，然後斷除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辦法。如果不明瞭這道理，外道修禪定，身體、心理定到四禪天，無論定到那一個禪天，身體心理全部在那裏，執著在那裏，那有什麼用處？這樣一看就明白了。

色界四層禪天是這個狀況，他很多苦。下面講無色界了。

**蜈蚣、蚰蜒·毒蛇、之類·為火所燒·爭走出穴·
鳩槃荼鬼、隨取而食。**

「蜈蚣、蚰蜒」前面講過了，這些有毒的蟲，牠們被火燒死了。還有沒燒死的，

「爭走出穴」，爭搶著出去。出什麼呢？從窗穴孔穴出來。這時候「鳩槃荼鬼」，這些鬼類「隨取而食」，這些毒蟲出來的時候，鳩槃荼鬼正好隨著把它抓來吃掉。

這裏講的也是跟前面講的那樣，這裏舉這些毒蟲、「鳩槃荼鬼」代表五鈍使、五利使。牠們被火一燒的話搶著出來，出來的時候，出到什麼地方？這祖師講「穴外」，穴外是四禪天，色界天是穴，無色界天沒有了，無色了。四空天孔穴沒有了，「爭走出穴」，爭走出穴時，得了空界四空定，這叫四無色定。那些外道修四無色定，在四無色定修成功了，就把色界天的那些狀況滅掉。滅掉色界顛倒等等那些罪惡事情，相當於鳩槃荼鬼，隨時把那些東西吃掉了，隨取而食之。意思是說，在四禪天繼續修四無色定。當他修四無色定，對於四禪天的色界天感覺厭惡了。厭惡時他要離開色界天，而往外往四空天去求定工夫，就是爭走出穴，隨取而食之，把色界天那些消失了，經文比喻那些事情。

不學佛的人，那些外道認為不得了，到四空天那好了，實際上，下面就講四空天還是被火燒，不過那很微細而已。因此經文講，三界都是一棟大房屋火在燒，下

面經文說在四空天裏面，被火所燒的那種狀況。

又諸餓鬼·頭上火然·飢渴熱惱·周章悶走。

「又諸餓鬼」，諸餓鬼拿來作比喻，就像那些餓鬼一樣，為什麼呢？「頭上火然」，頭上被火燒起來了，這個然字，我們現在在左邊加個火字邊，右邊然字。在經典裏面講，這個然字是正體字，這就是火燒的，下面四點就是火。頭上被火然燒了，而且又「飢渴熱惱」。受了這種苦「周章悶走」，周章是慌慌張張到處煩悶找，能不能夠避免這種苦。

這個比喻什麼呢？生到四空天，他的壽命很長、定功也很深。雖然定功很深、壽命也很長，可是這都是有漏的。有漏這定功，就不像無漏那麼好。沒有無漏定功，就像一個人沒有飲食，飢餓得沒有飯吃，也沒有水喝，這叫飢餓，這是有漏的定功，它不是無漏的，才有這種飢渴。上面講「餓鬼」，飢渴，怎麼會生到四空天呢？拿餓鬼來比喻，生到四空天雖然有那麼深的定工夫，壽命那麼長，他還是像餓鬼那麼苦。受到「飢渴」，不但飢渴，還有「熱惱」。什麼熱惱呢？我們眾生都有四顛倒、

有八苦，八苦並不是只講欲界，色界無色界都有八苦。不過到無色界的八苦，很微細的，微細到他自己都沒有發覺出來。所以受很微細的八苦，就叫熱，還有微細的貪瞋癡慢疑那些煩惱，時時刻刻在那裏起現行，這叫做惱。所以無色界天，他有飢渴、有熱、有惱，全部都有。在我們人間人道眾生，我們知道有些外道說天上好。像印度大外道，現在世界上也沒有了，那個工夫現在沒有了。現在其他宗教修得好頂多到欲界天而已，禪定的工夫都沒有，空界天的工夫更沒有。就算是，怎麼樣呢？在這裏還是「頭上火然，飢渴熱惱」，然後到處跑，到處找也找不到一個沒有苦惱的地方，他心裏就是這樣。「頭上火然」，就是到了非想非非想處，到無色界最高頂頭了，他頭上還有火然。講到最高的無色界，都是被火然得那麼苦。

其宅如是、甚可怖畏·毒害、火災·眾難非一。

這四句是把前面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把它歸總結起來，無論在那一界，當然人間更不必說，都在房屋裏面。「其宅如是」，三界就像大房屋，是這個樣子，这样子什麼呢？上面所講的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在這前面講的五鈍使、五利使。「甚

可怖畏」，甚是講非常恐怖，非常令人畏懼的事情。總歸一句話，這是有毒、有害，這種「火災」，遭遇這種火災，然後在火災之中，所遭遇的災難，在那時一言難盡叫「眾難」，太多太多了。「非一」，不只一種，太多了。這是把三界之內的心理、身體，在六道之內輪迴生死這些情況，總說的說完了。

接著是別說，一共有三十多首偈頌，分別講房屋火警的一種狀況。

是時、宅主在門外立·聞有人言·汝諸子等·
先因遊戲、來入此宅·穉小無知·歡娛樂著·
長者聞已·驚入火宅·

先講「是時、宅主在門外立」，火燒起來這時候，宅主是長者，在門外、站在門外。「聞有人言」，聽人家說。前面長文裏面見、看見，這裏講聞，是一回事情。聞什麼？「汝諸子等」，你的好多小孩子們「先因遊戲」，先因為在裏面遊戲。「來入此宅」，到屋子裏面來。「穉小無知」，他們年紀很小、幼稚，沒有知識。在裏面

「歡娛樂著」，在那裏遊戲取樂，小孩子在裏面又執著那些玩具。「長者聞已」，長者就是宅主，一聽說，「驚入火宅」，很驚慌的到火宅裏面救他們。

這時候，宅主就是比喻釋迦牟尼佛，在門外，成了佛以後得了法身，法身是如如不動的，就在門外。但是佛，成了佛並不是如如不動在那裏享受，不是。他還要到三界裏面來，他在外面一聽到人，聽誰呢？這就是門外聽人他就入定，入了三昧，在三昧之中一看三界眾生，生生死死這麼苦惱，就像起了火一樣。在定中知道，所以就說諸子，三界之內這些眾生，在那裏生生死死，自己還不感覺苦、還把它當作遊戲。因此，那些諸子們到屋子裏面來，明明是火宅，他到這裏面來，為什麼？無知、迷惑顛倒才入三界。沒有迷惑顛倒、沒有見思惑，他怎麼到三界來？沒有見思惑，三界就沒有。就斷見思惑的人來講，三界在眼前就沒有了。因為有見思惑，他才入宅子裏，這是無知，在這裏歡喜執著。

現在講入此宅，有入就有出，怎麼出去？發菩提心，初發心一發菩提心就出去了。但出去是出去，工夫不到，發菩提心然後趕快修道，最低限度要把見思惑斷了。

斷了見思惑，就登不退地了，就不會再退轉，出去就不再到三界來。如果還沒有斷見思惑，還到三界裏面來，所有「來入此宅」，是比喻這個事情。

要出三界，永久不再回來，必須斷見思惑。今日之下，斷見思惑可以說是沒有人，因此在末法時代，只有學淨土念佛法門。念佛法門工夫不到沒有斷惑，帶業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這前面講五利使、五鈍使一品惑都沒有斷，沒關係，帶著到極樂世界很快就斷惑。我們知道念佛法門，好處就在這裏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三講

方宜救濟·令無燒害。告諭諸子·說眾患難。

在前面二大段講的五鈍使、五利使，我們一般人還是不大了解，所以經文就把它具體的比喻出來，那些毒蛇猛獸鬼神，惡毒的那些東西，我們看到好害怕的，實際上海就是比喻我們每一個人的見思惑。見思惑是很可怕的，比喻用那些毒蛇猛獸鬼神。實際上，我們自己反省一下，見思惑比那個還可怕。那些毒蛇猛獸還可以逃避，我們這些見思惑，都在人人自己心裏面，無處可逃，這是很可怕的。前次是講總說，再詳細的別說，上回已經講過一小段了，今天就從「方宜救濟」接著講。這個就是長者看見火警起來了，前面講長者站在門外，看見在裏面那些諸子還在那邊遊戲呢。所以今天就接著講，想用什麼樣辦法來引導這些小孩子們出來。

因此長者就趕快跑到裏邊來了，裏邊很危險，我們大家不是常常看有些地方發生火災了，他的父親或母親跑到屋子裏面救他的小孩子，救不出來，連自己也燒死

了，很危險的。這個長者就跑到房屋裏面去，他不會燒死的，為什麼不會燒死？長者就是佛，佛早已經是出三界了，為什麼還跑進來呢？要度化眾生，必得要出三界裏面來。所以我們要學佛，假如我們現在要是成佛了，成佛之後，是不是入了涅槃，安安穩穩就在涅槃境界自己如如不動、享受？可不是如此，成了佛以後，還是來來回回在三界之內度化眾生。三界就無窮無盡的，在這個三界裏面有無數眾生，成佛之後，只要有三界、有生死眾生，佛就一直在那裏，跟那長者一樣到房屋裏面來，要把他們救出去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：「方宜救濟，令無燒害」，火燃燒起來了，長者就跑到這屋子裏面來，開始時就想用最好的辦法，來救濟屋子裏面這些小孩子，「令無燒害」，不讓火把小孩子們燒了，首先要「告諭諸子」，就對他的那些兒子講「說眾患難」，告訴他裏邊有很多患難，「告諭」就是很明白的告訴他們。

「方宜」，研究長者他的心理，跑到屋子裏面來，看見屋子裏小孩那麼多，當然用最好的辦法，一次就能夠把他們救出來。不過一次就能救出來，雖然好，但是

要看裏面的人肯不肯接受這方法，明瞭不明瞭這道理。如果不明瞭，不肯接受的話，那就沒有用處。所以長者一開始的時候，他就「方宜救濟」，想到就是用最快、最好的辦法，立刻就把裏面所有的諸子，一起把他引導出來。所以告訴諸子說這裏面有很多很多的患難，再不出來，那你在裏面的患難太多了。舉一些比較嚴重的、最具體的那些狀況說出來。

惡鬼、毒蟲·災火蔓延·眾苦次第、相續不絕。

長者就告訴諸子，你們要不出來，你看看不但火在那燒，還有那些惡的鬼、有毒的蟲類接著來。「眾苦次第」，種種的那些苦一個接著一個而來，「相續不絕」，沒有完了的時候。惡鬼、毒蟲前面講的舉出來很多，在這裏就拿一句話「惡鬼、毒蟲」，指三界之內所有眾生的五利使、五鈍使。五利使、五鈍使再把它總括起來講，有邪知邪見的、有貪瞋癡疑。邪知邪見最嚴重的就是毀謗因果，不明瞭因果，毀謗因果就造大惡業，那要墮地獄。自己為了貪瞋癡這煩惱造種種的惡業，就拿瞋恨心來講，一個人起了瞋恨心，別說對別人，當然傷害別人，自己就先受傷害。自己瞋恨心一

起來，身體裏所有的細胞就在變化，血液全部在變化、變成一個有毒素的，本身細胞全部變成有毒了，你看這個人他會健康嗎？這還是生理方面的。心理方面瞋恨心一起來時，就跟毒蛇猛獸一樣，他就要咬人家，自受害又害別人，不得了。所以這一句是總體來說，五利使、五鈍使的眾生，我們每個人自己就是「惡鬼、毒蟲」。後面講的「災火蔓莖」，火，一般講我們這世界將來有大三災，第一個災就是火、劫火。劫火可不得了，從人間（包括三途）到欲界天，到初禪天整個燒成一片焦土，那是火災。水災淹到二禪天，風災可以吹到三禪天，三禪天都保不住。災從那兒來的，快滅法時，從眾生心裏出來的。我們現在雖然還在末法時代，「災火蔓莖」，這災火就是從每個眾生心裏燒起來的，由自己心裏有「惡鬼、毒蟲」放出來，放出來之後再回頭燒自己，你看看「相續不絕」，沒有斷絕的時候，一直在燃燒。

「災火蔓莖」，這火一直燃燒，愈燒愈廣大，整個房屋都燒起來，就帶來苦，苦不只一種，是眾苦，眾苦是無邊無際太多了。講八苦，大家都知道，八苦之中生老病死這四種大苦尤其嚴重，因此「眾苦次第，相續不絕」。在三界之內，三途的

眾生，人間以至到天上，一直到四空天，都是眾苦相續不斷，你看這多麼苦惱。

接著再舉有毒的動物，讓我們認識自己的內心是這個樣子。

毒蛇、蚘、蝮。及諸夜叉、鳩槃荼鬼。野干、狐、狗。鵑、鷲、鴟、梟。百足之屬。飢渴、惱急。甚可怖畏。此苦難處。況復大火。諸子無知。雖聞父誨。猶故樂著。嬉戲不已。

「毒蛇，蚘、蝮，及諸夜叉」，前面講過那些有毒的動物，夜叉是鬼這一類的。「鳩槃荼鬼，野干、狐、狗」，這些動物。「鵑、鷲、鴟、梟，百足之屬，飢渴、惱急，甚可怖畏」，舉出上面這些有毒有害的動物，長者就告訴屋子裏面諸子們，這裏「甚可怖畏」，太可怕了。

「此苦難處」，這些苦惱、痛苦的環境，你很難處在這環境。「況復大火」，何況還有正在燒的大火。苦，這環境難以再居住下去了，難處，就是在這裏再繼續處

下去，就是住下去，這稍微看看前面這些苦，那自然就是不能住下去，何況還有大火。大火指什麼呢？五濁惡世就是大火。在三界之內這些苦，五濁也是從心裏起來的，你看三界之內還能繼續住下去嗎？

「諸子無知，雖聞父誨，猶故樂著，嬉戲不已」，這些在屋子裏面諸子他無知，他不知道這些苦的環境，更不知道這些毒蛇猛獸是自己心，他不知道，無知。雖聞父，聞到這長者在那裏教誨，可是「猶故」，猶是依然，依然在那裏快樂，「著」是執著，認為那裏是很樂的地方。「嬉戲不已」，還在那裏遊戲不肯停止。

他在那裏把苦的環境當作樂的環境，像毒蛇猛獸這樣的心理，他不認為自己心理不好，都說自己心理好。他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，不但在世間，家庭裏面，最簡單的家庭結構就是夫妻二個人，在這時代，夫妻二個人都互相爭奪、意見不能調和，意見為什麼不能調和？每個人心理都是毒蛇猛獸、互相攻擊。在古時候中國聖人的教化講五倫道統，用禮樂的教育，還可以教人家學好，把心裏這些毒蛇猛獸能把它降伏住。現在這時代，不是如此，每個人為他自己，他有權利，自己的權利高

於一切。所以今日之下，那個家庭，外表看來很好，實際深入，自己一研究的話，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，家家都有問題。這就是眾生無始劫以來，有見思惑、有惡毒的心理在那裏。再加上現代的教育，把中國過去古老的聖賢教育不講了，完全講強調個人的權力，那好了，火上加油，更壞啊。

後面兩句，「猶故樂著，嬉戲不已」，三界之內眾生都有見思惑，有見思惑他不肯放棄，所以出三界就難了。長者就感覺很灰心，勸告他都不肯出來，在裏面貪玩。現在一般人，你叫他不要造業、不要作壞事，他怎麼肯接受？所以佛在這裏，就跟長者一樣，真難辦。用大乘佛法來度化，很難，不如算了，太難。太難是太難，後邊有講，世尊講「一切眾生皆吾子」，都是我的兒子，世尊是一切眾生的父親，天下父母，那就是慈悲到極處了。發生火警，父母為了搶救裏面的兒女，他奮不顧身，不考慮自己會不會燒死，他跑到裏面救，佛就是如此，到三界之內。佛與一般父母不同在什麼地方？佛有智慧、有能力，他到三界火宅裏，他不會被燒的。一般父母慈悲是慈悲，他沒有這能力，分別在此。

是時長者、而作是念。諸子如此。益我愁惱。
今此舍宅。無一可樂。而諸子等、酖酒嬉戲。
不受我教。將為火害。即便思惟。設諸方便、

各位看看，「是時長者、而作是念，諸子如此、益我愁惱」。他看三界之內眾生放不下，他不忍心讓小孩子在三界之內、房屋裏面被火燒死。「是時長者」，大房屋的主人，「而作是念」，心裏一想，原來想那麼麻煩，乾脆算了，回頭一想，慈悲心一動。「諸子如此」，這些小孩子在這裏這樣，「益我愁惱」，更加使我發愁，讓我很煩惱。這益我愁惱時，他怎樣也不肯放下這些小孩子不管，要想辦法。

他這一想，「今此舍宅，無一可樂」，「舍」是房舍、房屋，「宅」是指大房屋。「無一可樂」，整體的房屋以及房屋裏面一切的設備、每一角落，沒有一樁事情可以值得在那裏貪玩，沒有一個是可樂的。「而諸子等」，可是在裏面的這些人、這些諸子，「酖酒嬉戲」，「酖」就是在那裏貪玩樂得過分，太過於專心，全部放在這上面叫酖酒。「酒」是拿比喻，有些人好喝酒，除了酒以外，其他一無所好，任何嗜

好都比不上他喝酒，酖酒在酒裏面，拿這比喻。這些諸子們酖酒在這環境裏面，在那裏嬉戲，在那裏遊玩，對於災難自己絲毫不覺得。

「不受我教，將為火害」，前面長者警告趕快出來，但這些小孩子在裏面，不聽他的勸告，「不受我教」，長者說「將為火害」，諸子一定被火燒死。

接著就說「即便思惟，設諸方便」，講方便法，既然屋子裏面這些諸子們無知，長者一想，不能放下不管，想什麼？「設諸方便」，想出很多方便的辦法出來，誘導這些人從房屋裏面出來。這就是後面要講的，前面長文裏也說，三藏佛法、小乘佛法，當然不是究竟的，但用小乘佛法，把見思惑斷了，就能出來了。第一步先出三界，出了三界以後，再一步一步引導他修大乘法，這是講方便。

告諸子等。我有種種珍玩之具。妙寶好車。
羊車、鹿車、大牛之車。今在門外。汝等出來。
吾為汝等造作此車。隨意所樂。可以遊戲。

接著就是講他設好的方便法，「告諸子等，我有種種珍玩之具，妙寶好車」。長者就告訴諸子，你們大家要聽著，「我有種種」，我這裏有很多種很珍貴的玩具，有妙寶好車輛，這是非常妙，很多寶貴的好車子。有「羊車、鹿車、大牛之車，今在門外」，種種指羊車、有鹿拉的車、有大牛拉的大車，現在都在門外。

「汝等出來」，你們大家都出來。「吾為汝等造作此車」，我為你們大家特地「造作此車」，此車就是指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這是我替你們造的。「隨意所樂，可以遊戲」。隨你們大家意思，樂也可以讀要，意思當好字講，隨你們所好的是那一種車子，你們都可以拿去遊戲。

這一段比喻什麼？比喻佛法，就是四諦法。諦是認清楚，這四種法認清楚後，這是真理。那四諦呢？苦、集、滅、道。「苦」，實實在在是苦啊，它有逼迫性。我們人在世間受種種痛苦，感覺是一種逼迫，就現在流行的話是壓力，一切痛苦給我的壓力太大了，所以這是一種壓迫性。苦啊，這種壓迫性的苦從那來的？「集」，集是因，苦是果。就是自己造作很多惡業，才感召來這些苦果，所以集是招感性。

它的特性是招感來的，招集來的，招來的苦果。

苦集是世間的因果，有苦因然後有苦果。再講出世間的滅、道，「滅」是把世間一切痛苦的因、果都滅除掉，得到永久的安靜涅槃的境界。滅代表學佛、了生死，證到涅槃，這是滅，出世間的果。想要得到寂滅之境，要修道，「道」必須要修。所以講到滅道這兩者，佛就講此是滅，是可證性，可以證到這境界。講到道，此是道，可修性。可以由這裏來修，修好了就能證果，這是出世間的因果。

我們一般智慧高的眾生，所謂智慧高，他的煩惱習氣輕一點，一聽佛講，表示出四諦法，他就聽得進去，肯照這樣學。但是煩惱沒那麼輕，煩惱重的人，就是見思惑比較重的人，只聽佛開示，他還聽不進去，所以必得由佛來勸告。勸告什麼？此是苦，你應該要斷除掉，苦集滅道，就是勸告你應該知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。前面只是講道而已，後面第二層講你應該知道，你應該這樣修，這是第二層勸告。智慧還差一等的，見思煩惱更重的人，只勸告還不夠，必得要佛自己現身說法來證，叫證轉。苦集我都是過來人，我過去都經過的，怎樣把苦集斷掉了，統統用自己成

佛的經過到現在的結果，拿自己證明給眾生看，就是證勸。

這一段就講四諦法，轉法輪，佛教四諦法，法就像輪子在轉，三轉法輪，第一是示轉，第二是勸轉，第三是證轉。看經文：「告諸子等，我有種種珍玩之具，妙寶好車」，這是勸轉，勸大家出來，就是教大家學苦集滅道，要把見思惑斷除。後面「羊車、鹿車、大牛之車」，這是示轉，很具體的，這幾輛車子，都在外面。「汝等出來」，這跟前面又是勸轉，中間文法有些變化的。最後「吾為汝等造作此車，隨意所樂，可以遊戲」，這是證轉。比如說「造作此車」，這車子是我親手造的，我造的不假，我有能力造這車子。你出來時，這車子不是從外面臨時借來的，是我自己造的，你出來，說要給你就會給你，一點也不假，證轉。

按照天台宗講，有四種四諦法，配合藏、通、別、圓四種四諦，剛才所講的生滅四諦，通教還有無生四諦，上面還有無量四諦、無作四諦，一共四種。這裏含的就是這幾種車輛都包含在內，羊車、鹿車、大牛車，大牛車就是最後最高的四諦法。

諸子聞說 如此諸車·即時奔競、馳走而出·到於空地·離諸苦難。

接著還是講譬喻的話，經過長者拿這些車子在門外勸告裏面的諸子，下面就說「諸子聞說」，那邊那些諸子們，一聽長者這麼說，「如此諸車」，有這麼多車輛，有鹿拉的、有羊拉的、有牛拉的這些車。「即時奔競」，即時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大家奔跑著，競，等於競賽一樣，大家你爭我奪搶著跑出來。「馳走而出」，馳就是奔跑得很快，然後就是出了火燒的房屋。「到於空地」，房屋外面是一片空地，那就安全了。「離諸苦難」，離開苦難，三界之內種種的苦、種種的災難，一出門到空地上，離開那些苦難了。

這裏祖師就拿聞、思、修，來說明譬喻，「諸子聞說」這是聞，「如此諸車，即時奔競、馳走而出」，「即時奔競」這是思、修。我們學佛的人無論學那一種，都要聞思修，聞到這法，然後加以思考研究，思考明白了，把這法明瞭懂了，然後就照這法去修了，所以必須聞思修。這三句從「諸子聞說如此諸車，即時奔競」，這就是聞思修。

「馳走而出」，大家都很快的跑出來。就這過程來講，他從房屋裏面找到門，

然後出來，表示見諦，什麼叫見諦？就藏教來講，他證了初果，斷見惑，就是見到真理了，就大乘法來講別教登上初地叫「馳走而出」。「到於空地」，藏教是證到四果羅漢，無學地位。學菩薩道，那是比初地又更高了，到了空地「離諸苦難」，是指這樣的境界，到了無學的地位。

後面諸子出來，到了空地之後，長者當然就要給車子，隨大家所好給他車子。

長者見子 得出火宅。住於四衢。坐師子座、
而自慶言。我今快樂。此諸子等。生育甚難。
愚小無知。而入險宅。多諸毒蟲。魑魅可畏。
大火猛燄。四面俱起。而此諸子、貪著嬉戲。
我已救之。令得脫難。是故諸人。我今快樂。

「長者見子得出火宅」，長者看見屋子裏的諸子都能出來了，從火宅裏出來，這就是出了三界。「住於四衢，坐師子座」，這些諸子出來之後，住於四衢，四衢就

是四諦法，大家把四諦法看得清清楚楚，也修了，修得證到果了，這是住於四衢。這時長者坐在師子座上面，原來在門外站，心理不安，現在諸子都出來了，住在四衢，對四諦法都了然，都能夠得到成果了，所以長者就坐在師子座上面。

「而自慶言」，長者自己很安慰、很慶幸地說「我今快樂」，我今很快樂了。為什麼快樂呢？「此諸子等，生育甚難」，這些小孩子們要生他，養育他很難啊。凡是作父母的人都知道，生育小孩子不容易，再生下來養育他、教育他，好不容易啊。這還是普通呢，佛講這些眾生，前面講過，釋迦牟尼佛在二萬億佛所時，就曾經教化他們學大乘佛法，這就是生。中間大乘法沒學好，學小乘法，學有成就的叫育，這都不容易，所以「生育甚難」。

這些諸子他們「愚小無知」，愚小，他有善根，他的善根還小，善根不大。無知，他們還有虛妄分別，有那些惑在那裏就無知。因此就起了五濁，就感到很多的苦果，所以「而入險宅」。

「多諸毒蟲，魑魅可畏，大火猛燄、四面俱起」，這意思前面都知道了，可是

「而此諸子、貪著嬉戲」，他們不知道，還在這裏貪樂，「我已救之，令得脫難」，我已想盡種種辦法把他們救之，之指前面諸子，長者把他們救出來，讓他們能脫離災難的地方。

「是故諸人，我今快樂」，所以佛說我這麼快樂，講他把三界眾生救出來了。從這想想，我們今日之下學佛，小乘法門、大乘佛法，藏通別圓我們在這裏聽過了。如果還不肯下真工夫，對於貪瞋癡慢疑，自己不能放下，還要繼續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，對不起佛啊，讓佛在那裏憂愁苦悶。我們自己能夠降伏住自己見思惑，佛就在那歡喜，這樣說起來，我們怎能不用功。

第七十四講

爾時諸子、知父安坐。皆詣父所、而白父言。
願賜我等 三種寶車。如前所許。諸子出來。
當以三車、隨汝所欲。今正是時。惟垂給予。

「爾時諸子」，就是長者感覺快樂的時候，諸子就說了，「知父安坐」，大家看到，知道父親很安穩在那坐著。大家「皆詣父所」，大家都到父親所坐的地方，所是場所。「而白父言」，大家稟告父親說：「願賜我等」，願父親賜給我們「三種寶車」。就前面講的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三種寶車。「如前」面「所許」的，這是前面大家還在屋裏的時候，父親許給我們大家。現在諸子出來「當以三車」，前面所許的，小孩子出來之後，為了這三種車，「隨汝所欲」，隨著你們喜歡那種的車子，我都給你們。就是小孩子把以前父親所許的那幾句話，說出來之後。「今正是時」，我們現在都出來了，這時候「惟垂給予」，惟願長者賜給我們。

這一段經文科判講的是「諸子索車比喻」，索是要求，這些諸子向他父親——長者要求，原來他父親答應許給他們的三種車輛，現在要求了，我們現在大家出來了，請父親實現原來所許的，照這所許賜給他們。這一段意思就是索車的意思，正是在佛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些弟子們可以了解佛開權顯實，這大法可以接受了解了。

接著這一大段，講長者就給這些諸子車輛，不但實現他所答應的話，而且每一個人所給的都是大車子。「等賜諸子大車」，等是平等的，原來有三種車子，現在一律都給他們大車子。

長者大富·庫藏眾多·金、銀、琉璃、碑磔、碼瑙·
以眾寶物、造諸大車。莊校、嚴飾·周帀欄楯·
四面懸鈴·金繩交絡。真珠羅網·張施其上·
金華諸纓·處處垂下·眾綵雜飾·周帀圍繞·
柔軟繒纈·以為茵褥。上妙細氎·價值千億·

鮮白淨潔·以覆其上。有大白牛·肥壯多力·
形體殊好·以駕寶車。多諸僮從·而侍衛之。
以是妙車·等賜諸子。

「長者大富，庫藏眾多」，這位長者是大富人，非常富有的，不是普通的富，是大富。大富大到什麼程度呢？他的庫藏就是收藏種種財物寶物等等。所以他的庫藏眾多，裏面收藏的寶物也多得數不清的。

接著先把文字看一遍，然後再把經文所含佛法的意義，第二步工夫，再把它對照來看。先看經文，「庫藏眾多」，裏面收藏的寶物財富那多了，究竟多到什麼程度呢？舉幾種作一個代表，像「金、銀、琉璃、碑磬、碼瑙」這幾種寶物，代表一切寶物。「以眾寶物」，眾寶含的太多了。「造諸大車」，以這些寶物製造很多大的車輛。

造了這些大車還有種種裝飾，「莊校、嚴飾，周巾欄楯」，車上面用種種寶物在莊飾，不是某一部分的，周巾是周圍到處有欄楯。除了這以外「四面懸」著「鈴」

子，懸掛鈴子。「金繩交絡」，用金的繩子把它連結交絡起來。「真珠羅網，張施其上」，用那些真珠點綴在羅網上面，莊飾在車子上面。

「金華諸纓」，金子做的華；諸纓，和那些纓絡，「處處」由上往下「垂下」。「眾綵雜飾」，各種綵不只一種的，互相交雜在一起，裝飾起來。「周帀圍繞」，車上周圍用這些東西圍繞起來。「柔軟繒纒，以為茵褥」。很柔軟的絲織品，「以為茵褥」，茵褥是墊在車子上面，可以當作很好車墊子。「上妙細氎」，最妙，是最上妙的細氎，氎是很細的毛，這一類東西做那種茵褥。「價值千億」，價值太多了，是千億。「鮮白淨潔」，鮮是新鮮，顏色是潔白、清淨，用這些寶物，「以覆其上」，蓋在上面。

上面把大車子，車體、車子上面那些裝飾都說過了。車子有大白牛車，「有大白牛，肥壯多力」，這牛很肥又壯，力量很多。「形體殊好」，牠的形狀，體是牠的身體。無論牠的形象、牠的體質，殊好就是特別美好。這樣的大白牛車，「以駕寶車」，用牠拿來拉眾寶做的車子。

除了大白牛來拉這車子，另外「多諸僮從，而侍衛之」，還有很多的僮從，像

侍衛那些人來侍從、來保衛。「以是妙車，等賜諸子」，以是用，用這樣美妙的車，「等賜」平等的賜給諸子。

這一段開頭就講，長者家裏是大富有之家，他的庫藏多得不得了，講這兩句話是什麼？因為庫藏、藏的寶物太多了，所以可以造出那些寶車，用眾寶做的車子，是可以無限量的做。這裏庫藏用「金、銀、琉璃、磲磔、碼瑙」作代表，要問庫藏那來的？長者是釋迦牟尼佛，實際說釋迦牟尼佛有庫藏，我們每一個眾生也都有庫藏。就已經成佛的人來說，釋迦牟尼佛、東方藥師佛、西方阿彌陀佛，十方佛都有庫藏。我們凡夫眾生，我們沒有成佛，也有這些庫藏。成佛了這些庫藏，是完全在他真如本性裏面含藏一切，我們庫藏實際說起來也是在真如本性裏面。不過，我們在真如本性裏面的庫藏寶物，被無明把它掩蓋起來，我們不知道自己本性裏面有這些金銀財寶這些寶物。既然不知道，就用不到它，不能受用。用不到它，我們普通凡夫不知道向內心中求。這裏講索車，我們只知道向外面求，就跟世間一般人爭名奪利，開工廠想賺錢；競選，當選之後就有很多的財物，這都是向外面求，向外面

求不見得能求得到。就算求到了外面那些財物，得到手了，馬上就有變化了，為什麼？不是自己的，是身外之物。我們在這裏要了解，本性裏面有無窮無盡的寶物，這裏諸子向釋迦牟尼佛、向長者來索取。釋迦牟尼佛「等賜諸子」，平等賜給他們。意思就是說，前面這部經就講「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，這大事因緣是什麼呢？開示悟入。開示眾生，就是告訴眾生，人人都有了一個無窮無盡的寶藏，在自己心中。開示之後大家能悟，悟了之後就入。入了，向自己內心中求，這是學佛，所以一定要明心見性。禪宗是參究，參究明白了，他明心見性了。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不是參究，從經典裏面，一步一步的，一層一層研究。把佛講的道理研究明白了，然後融會貫通，大開圓解，就跟禪宗大徹大悟是一樣的。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注重大開圓解。在這裏，就是叫我們要大開圓解，圓解要悟到自己本性裏面，這個寶藏既然在自己心裏，隨時用，隨時可以拿出來，不必向外面要求，主要意思是在這裏。

這一大段，從長者大富到這個大白牛車，前面「鮮白淨潔，以覆其上」，就講這部車子它的車體，以及車上種種的裝飾物都有表法的。前面講庫藏，就是眾生的

本性，如同庫藏。稍微再分辨一下，這大房屋是庫，整個土地是廣大無邊的，是藏。用在我們眾生本身來講，房屋這庫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身體，身體是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根之身就如同這房屋、這庫。大地呢？我們本性就是藏。由這裏這兩種再把它分開來講，我們五陰、十八界、六入等等，這都是我們眾生本身，包括我們身體、心理，全部說起來就是一個庫藏。裏面講的金、銀、琉璃，這些都是庫藏裏面所收藏、含藏那些法。法是什麼呢？在佛法裏面講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等，包括身心全體這些法，每一個法含藏無盡的法，無盡就是《華嚴經》講「無盡藏」。所以金、銀、琉璃等等這些寶物，就是我們本性裏面含藏的無盡藏，含藏無窮無盡的這些寶物。所講這些法，只要我們按照佛所提示的大乘法門，按照那個法去修的話，都能自己得到無盡寶藏的作用。假如我們不能按照佛法去修，不但不認識這些法，反而追求外來那些假法，處處被假法傷害自己而不知道。所以學佛一定要經過由佛來開示悟入，這一段教我們明瞭，自己本性有這麼多的寶物。

「造諸大車」，這造，我們自己本有為什麼要造？造就是《觀無量壽經》裏面有兩句話很重要，「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」。是心作佛是造作，就是修。是心是佛呢？你修持的工夫到了家了，一看本來就是佛，是心是佛。是心是佛修成功了，到究竟的境界了，到究竟境界跟理即佛合而為一，是不須造作的。所以造作必須要修，修的是什麼呢？把無明煩惱一層一層破除掉。無明煩惱不好懂，最簡單一個字是私字，把自私心一步一步破除乾淨了就成功了。造這些大車，長者就是釋迦牟尼佛，他已經造成功了。現在釋迦牟尼佛把《法華經》大法說出來，等於把大車輛等賜諸子，把這大法來說給我們能夠學《法華經》的人聽。我們知道《法華經》這道理了，我們就來造諸大車。這個需要我們自己造，自己造就要學法華這大法。

車子上面這些裝飾品，每個裝飾品都有它的表法意思，這裏不能每一個都講，重要的說一下。像「真珠羅網，張施其上」，這是什麼？我們學佛、學法華，就要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佛了，為什麼還要到世間來說法呢？成佛以後，不是在涅槃境界自己享受，不是如此。他還要到三界之內，到著了火的房屋裏來度

眾生，來搶救三界之內的眾生。這種搶救眾生是一種慈悲的心，我們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的慈悲心。不學慈悲心就變成小乘法門了，只自己修，別的眾生不管，不是如此。大乘法門，自己在學，同時也把佛法弘揚出去，這是菩薩法。弘揚出去要發慈悲心，慈悲心分開來講，太多太多了。他就說見到世間什麼人、什麼事情，他就怎麼用出那種慈悲心。慈悲心並不是說像現在學術界的人，給它訂一個定義。這一個定義說明只有一種解釋，慈悲心不是這樣的，慈悲心跟孔夫子解釋的仁是一樣的。那個仁字，他的學生問仁，因人而異，孔子解釋，也有各種各樣的解釋。所以這慈，就世間任何眾生，用在那個眾生身上是那一種慈，不一樣的。表示慈這個法門無窮盡，就用真珠羅網來形容。真珠羅網那網孔有多少？佛的慈悲心用出來無窮無盡的，比如說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，有求必應就是慈心在發揮作用。世間求的眾生，各有所求，都不相同的。求的眾生那麼多，就像羅網網孔那麼多。求的多，佛能拿出來也多，這是真珠羅網表示佛的慈悲心無窮無盡。我們學佛，一方面自己自修，一方面弘揚佛法、這慈門我們要學。

「真珠羅網」，羅網裏面有真珠。真珠表示佛法實實在在的，任何眾生能夠接受佛法，照佛法去學，就能得到真實的利益。這兩點，我們今日之下都在學《法華經》了，我們要學佛的慈悲心。就要把《法華經》講的真實法弘揚出去。就現實環境來講，我們在座的都稱不上大富，但也不是大貧。我們是中等的，個人生活所需，衣食住行這都沒有問題。不要認為自己個人家庭裏面生活，衣食能得飽暖，溫飽沒問題。但我們要看，天下還有好多眾生他們沒有飯吃、沒有衣服穿，想要到那裏旅遊，連買一張飛機票的錢也沒有。這別說我們在國內，就是在最富有的美國，貧窮的人也有。我們自己雖然是中等的人，可是我們要看最貧窮的人，要替他們著想，賦予他們同情，這是就物質方面來講。如果就佛法方面貧窮來講，全世界的人，在政治地位最高的人、財富是全世界第一號大富人，他還是貧窮的人。為什麼？他不知道自己自性中有財富，所以他還是貧窮的人。因此我們要發慈悲心，要學釋迦牟尼佛，把這大車子平等的給那些諸子。那些諸子包括大富大貴的人，以及窮得沒有飯吃的人，統統都在內。我們給人家介紹佛法時，不要因為某人地位很高，我就跟他講佛法，將來有這因緣，我可以跟他拉拉人際關係，這就錯了，這就失去平

等心了。也不要因為那個人是在街上流浪的，什麼也沒有，他來問我佛法，我那有時間跟你講佛法？這就沒有平等心。要學釋迦牟尼佛「等賜大車」，平等向眾生弘揚佛法。就是美國大總統、或是在美國街頭的乞丐，只要他向你求法，有因緣你能跟他講法，你一律平等把佛法介紹給他，這樣就是學釋迦牟尼佛「等賜大車」。

接著這兩句「金華諸纓，處處垂下」，給人家說佛法、度化眾生，必須讓眾生發歡喜心。這裏講金華諸纓，那些裝飾品在車上處處往下垂，讓眾生一看就發歡喜心。那就是說各位無論對誰介紹佛法，個別也好，眾多的人也好，你都讓他歡歡喜喜的接受這佛法。

「眾綵雜飾，周匝圍繞」，學菩薩、學佛弘法利生，不限於那個地方，因緣在那裏，就到那裏，這是「眾綵雜飾」。「周匝圍繞」，你所度化的眾生，不管那一種根機，都能讓他來接受佛法。所以眾綵是不限一處，周匝圍繞，表示接受佛法都包含各種根機在內。

「上妙細氎，價值千億，鮮白淨潔，以覆其上」，這祖師注解，各種禪定工夫，

在這裏表示，都是要顯示能夠證到實相。這不是普通的禪定，由這裏可以證到實相，就是自己本性。在這裏講各種禪定，我們學淨土宗念佛法門，「阿彌陀」三個字，持名念佛，祖師講就是最上上禪定工夫，這是無上禪。為什麼呢？阿彌陀這三個字是梵文，梵文含義無窮的，釋迦牟尼佛用無量壽、無量光，用光壽兩個意義包含一切。我們只要提起一句佛號，就把一切無量光明、無量壽，壽代表時間，整體的時空都在三個字之內。提倡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，超過一切禪定，這我們應該了解的。

這一段平等的賜給諸子大車，我們都要接受，就要像經文講的這樣學。下面表示諸子得到這樣的車子非常歡喜。

諸子是時·歡喜踊躍·乘是寶車·游於四方·嬉戲快樂·自在無礙。

「諸子」，長者的孩子們，「是時」，從火宅出來這時候，他的父親，每個人都給他一部大車子，他們都得了這部車子。之後「歡喜踊躍」，歡喜得跳起來，踊躍是跳起來。「乘是寶車」，那車子與我們現在車子有方向盤，自己駕駛不同。那車子是太白牛車，用牛在前面拉車子。他乘著車子，坐在車子上面駕御那牛，乘這樣的

寶車，「游於四方」，四方遊覽。「嬉戲快樂」，做各種遊戲，使他們每個人都這麼快樂。這快樂不是普通的快樂，凡夫眾生講的快樂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快樂。為什麼是假快樂呢？因為那快樂一轉眼之間就變化了，變得不快樂了。而這快樂是一直在快樂，沒有變壞的時候。怎麼沒有變壞的時候，「自在無礙」，得到自由自在無礙，你這寶車到那裏去遊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我們現在想要快樂，一般人的快樂，對有財富的人快樂一顯示出來，人家就說，你看他那樣誇張。人家沒有錢財，生活過不去了，他嫁個女兒，竟給她一兩億價值的大房屋，在別人看起來就是不行。或權位愈高的時候，妨礙到別人，那都不是無礙的。諸子快樂到處遊覽，沒有任何妨礙，不妨礙別人。而大財富的人，自己一誇張揮霍出去的錢，你拿來救濟人家也好，不是救濟人，只誇耀自己有財富，別人看了，自然引起人家不愉快了，這些都談不上自在，就有妨礙。他這「嬉戲快樂」對自己、對眾生，都是「自在無礙」，這才是真快樂。

這講表法，寶車「游於四方」，四方，佛法講「四門」。四門是什麼呢？「有門」，

講一切有，「空門」、「亦有亦空」、「非有非空」四門。四門有、空兩門作基礎，亦有亦空、非有非空這四門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，它有四種四門。

四門之外有四諦法，四諦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苦集滅道也有四種，有「生滅四諦」、有「無生四諦」、「無量四諦」、「無作四諦」，也是按照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來分有四種四諦。

這四門四諦，指這些佛法，在修的時候，有四十一位。由四十一位到最後究竟位就成佛了，得到常、樂、我、淨四淨德，就用四方表現出來。

從上面祖師注解這些法，一方面自己修，一方面把佛法弘揚出去，自度也度化眾生。到處可以自度度他，而沒有任何障礙，叫做「自在無礙」。因緣在那裏，就到那裏，無論在那裏，都是自度度他。「上求佛法，下化眾生」，無論在那裏上求下化都是自由自在的，無障礙。這一章經文講，就像這樣真實肯學，就能自在無礙。

第七十五講

告舍利弗·我亦如是·眾聖中尊·世間之父。
一切眾生·皆是吾子·深著世樂·無有慧心。
三界無安·猶如火宅·

釋迦牟尼佛「告舍利弗」，告訴舍利弗。「我亦如是」，把前面譬喻的話，合到釋迦牟尼佛說法本身上面來了，我就跟前面長者一樣，把這寶車平等賜給大家。大家乘著這寶車游於四方，就是從生滅四諦，一直到圓教法門無作四諦，能夠證到常樂我淨四種德，佛講我也是這樣。「眾聖中尊」，我成佛了，眾聖中尊。聖有眾聖，按照別教來講，別教登地菩薩就是聖人了。就圓教來講，十住菩薩的初住就算是聖人了。為什麼呢？初住已經斷無明，斷一部分無明就證一部分法身，成為法身大士，這就是聖人了。但是這聖人呢？他是分證，一部分、一部分證到這法身。雖然成為聖人，比如說就圓教來講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還有很多。到了成佛是究竟即佛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是究竟即到最後成佛，他在前面法身大士之中，他是最尊地位，

眾聖之中的至尊。他是「世間之父」，世間一切眾生，就像在房屋燒了火裏面的諸子，都是他的兒子。

「一切眾生，皆是吾子」，釋迦牟尼佛說所有的眾生皆是吾子。這怎麼說呢？祖師注解就講了，一切指的三界之內所有的眾生，就是五道眾生，普通講六道。六道為什麼在這裏講五道呢？因為阿修羅道分配在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鬼道，四道都有阿修羅道，有的把他當作一道，有的分配在四道，這樣說起來一共五道。三界五道眾生就是佛所講的一切眾生，皆是吾子。皆是吾子這要分、前面講有三十位兒子，是曾經跟佛結過緣的。佛在過去講經，他不管聽得懂聽不懂，都聽過佛法，一聽之後他就結了法緣了。還有一切眾生，就算沒有聽過佛講經，也是佛的子。這個子是什麼呢？這個子純粹指的一切眾生都有法身，都有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是正因，就正因方面來講是佛子。這佛子，真如本性每個人都是自有的？為什麼成為佛的諸子呢？有是有，不聽佛說法，正因佛性始終沒辦法開得出來。必須佛給他開發他的慧命，所以就這意思來講，一切眾生都是他的正因的兒子。已經過去聞過佛說

法的那是緣因，結了法緣了，得了緣因更是佛的諸子。所以有兩種不同，一切眾生是正因佛子，三十位諸子是緣因諸子，緣因諸子得度很快，過去曾經聞過佛法了。這裏不管正因佛子、緣因佛子，佛就說「一切眾生，皆是吾子」，皆是吾子，前面講比喻火宅，這些眾生「深著世樂，無有慧心」。他對世間的樂，就佛法來講不算樂了，可是迷惑顛倒的眾生他認為是樂，不外乎財色名食睡。世間那一位眾生不想發財呢？色更不必說，這是生死根本。好名，並講究吃的山珍海味，和貪睡，世俗眾生把這一切當作樂事。他的心就糊里糊塗的，沒有智慧了，所以「無有慧心」，心裏一團黑暗的，沒有慧心。

一切眾生沒有慧心，而且住在三界之內，三界是什麼狀況？無安。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，三界從欲界天以下的人間，其他不必說，就是從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那一處安？沒有一處是安的。就外在環境講，三界都有災難，有火災、有水災、有風災，到了時候不得了。就在平常我們看看，別處不說，就是我們地球上，火山爆發起來，或戰爭原子彈的火爆發出來，不得了，那是外在的。而內心比外在

更厲害，外在的火還可以逃避，內心的火到那裏逃避？人人都有。所以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還是比喻的話，真正火宅燒起來，大家還可以逃得出來。而我們的身體、內心一團火在那裏，無論逃到那裏，火在那裏燃燒。就是外道修行修到天上，生到天上火還沒有熄，火還在那裏。在人間火愈旺盛的造業愈多，造業愈多愈墮到三途裏去。墮落三途這火燒得更厲害，最苦的是地獄，地獄雖然有各種不同，但是共同的就是火，一片火。所以這裏講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在這裏佛說出來讓我們覺悟。既是猶如火宅，那還不出去嗎？出去從那出去？就要學佛，出三界，前面講修四諦法。真正成佛，那唯一的門第一義諦，就是妙法。開權顯實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必須有這個妙法，能夠悟這個妙法，照這妙法去修行，才能從三界裏了分段生死，然後進一步了變易生死成佛，這兩句叫我們了解這個道理。

整體的講，三界就是火燒起來的房屋。在這房屋裏一切眾生，每個眾生都有苦，並不是說那個眾生作了天子、作了大皇帝就沒有苦，他有苦。錢財非常多，全世界第一號的大富翁，你說他沒有苦嗎？他有苦，跟我們普通人一樣有苦。

眾苦充滿·甚可怖畏·常有生老 病死憂患·如是等火·熾然不息。

一切眾生都有種種的苦，這苦是眾苦，說不盡的眾苦。而且「眾苦充滿」，不是很少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加上一句「甚可怖畏」，非常的恐怖，非常令人害怕。

「常有生老病死」這常、永久都有，不是在某一時候有、某一時候沒有，不是如此，是常有的。在人道有、在畜生道、三途那邊有，連天上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都有。統統有的是什麼？前面講眾苦多得不得了，沒辦法一條一條舉出來，普通講「八苦」，八種大苦之中，這裏講常有的事，人人都有，生生世世都有，那就是生老病死。生、老、病、死這些苦那個眾生沒有？「生」，是生下來，從胎生的眾生，從入胎開始到母體把他養成成為人形之後，出了胎。就在出胎時也苦得很。現在醫學發達，婦女難產可以剖腹生產。在古時候沒有剖腹，沒有這技術，遇到難產，那看他的造化了。往往母子就在生的時候，兩者生命都不能保，常有的，所以生有苦。就是能順利生產，那小孩一下地就痛哭，是生苦。「老」，在座有的年紀很老了，也感受出來。有的年紀還輕，還沒有老，等到年紀老了，就能感受到了，老有老的痛

苦。老的身體機能都退化了，內在胃腸五臟處處退化，身體筋骨氣血，那能跟年輕人相比？這苦，你檢查什麼病呢？檢查不出來，但他就是有很多麻煩，這是老苦。「病」，那大家都生過病的，無論是小病、是大病，都不是很痛快的事情，都是很苦的。「死」，到死的時候，無論那個眾生，畜生道，野生動物，小動物被大動物來吃，老虎、獅子、豹，牠就找小動物吃，那小動物多可憐。養的動物、畜生，被人道屠宰的時候，在那裏呼救、慘叫，誰來救牠？多麼苦？就是人道，有自殺的、有他殺的、有病死的，無論怎麼樣死，死的時候都是痛苦難言，他對未來何去何從他不知道。只有兩種情形，一個是學佛法，他明瞭佛法的道理，比如說我們念佛人，平常念佛的工夫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信心堅定，平常工夫好，他知道壽命終了，他可以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這個沒有病苦。就是有病的話，他也有方法來對治。再呢？儒家有工夫的，儒家修到相當程度的時候，他知道下一輩子必然還到人世間來，何去何從他知道。為什麼？他在有生之年，他懂得儒學道理，按照儒學來修行，所做的都合乎人道，有是因必有果，必然到人道來，所以他沒有恐怖。到人道來，繼續在人道學成賢人、聖人，這是儒家的工夫，就跟佛法普通法門一樣。除了這兩種

死的時候沒有痛苦，其餘那一種生死都有痛苦。自身有痛苦，他的眷屬也痛苦。再加上「憂患」，憂患事情還沒來，心理就有苦惱了。「如是等火」，像上面所講的都是火。「熾然不息」，火往上燒起來叫熾，愈燒愈盛叫熾然不息，沒有停息的時候。

上面是把譬喻合著佛法，合起來講是總體的說。下面再詳細分開來再說，比上面總說又清楚多了。

如來已離 三界火宅·寂然閒居·安處林野。
今此三界·皆是我有·其中眾生·悉是吾子。
而今此處·多諸患難·唯我一人 能為救護。

「如來」就是世尊，自己已經離了「三界火宅」，早就出了三界。「寂然閒居，安處林野」，「閒居」，現在不在火宅裏面，他很安閒的居在火宅之外了。這是「安處林野」，這空間很好，有樹林、有野外，很美的景緻。

注意「寂然閒居」，寂然閒居就是寂然不動的意思。佛在寂然不動、入禪定之

中，這大定之中，禪定叫三昧。這三昧還不是普通的三昧，是王三昧，三昧中之王，佛才能入這三昧。寂然閒居是佛在王三昧之中，在三昧之王之中，他這心可以照見一切的萬有，所以他能夠看見三界火宅。三界火宅裏面講是講諸子，實際上講一切眾生，而且一切眾生在五濁世間。五濁是什麼樣的狀況，前面都講過了。火怎麼看得見呢？他就在王三昧之中，在大定之中看得清清楚楚。

佛在王三昧之中，三界眾生在五濁世間各種痛苦，火燒到什麼情況他全部知道。「今此三界，皆是我有，其中眾生，悉是吾子」，三界都是我有的，都是屬於我的。其中三界之中的一切眾生，悉是，皆是吾子。

他知道三界都是我有的，三界就依報講、環境來講，是眾生的第八識的相分，而眾生本身是第八識的見分。所以見分、相分是一體的，不過眾生不知道。他執著外面，好像與本身沒有什麼關係，實際息息相關，眾生有什麼心理，外面就有什麼樣的環境。人心浮動，山上就有土石流，地震那板塊就在震動了，怎麼沒有關係呢？有關係。這是一般眾生不知道，佛知道。怎麼知道？佛「安處林野」，他在前面講

「寂然閒居」的時候，就在大定之中，雖是在大定之中他能用智慧觀照。眾生在三界依報、正報。這個依報正報，一般眾生與佛有什麼關係？佛為什麼說吾子？從眾生的正報依報這些都是假相。從假相觀照到本體，本體就是法身。一觀到法身，眾生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沒有分別，一體。這樣看起來，佛呢？十方佛已經成了佛，可是沒有成佛的十方無窮無盡眾生，雖然在生死不斷，在那流轉，就佛看起來，跟自己同一個法身，一體。既是一體，他把眾生看起來，這些眾生都要我去救他，就是我身體的一部分。就如同我們人世間，兒女身體是誰給？兒女身體是從父母的身體來，一體的。眾生假的色身雖然是假，他也是從這本性上來的。本性被無明染了，染汙了而已。所以佛把一切眾生看做自己兒女，要去救他。救他出來，如同從火宅救出來一樣。所以佛一看三界火宅，寂然閒居，「今此三界，皆是我有，其中眾生，悉是吾子」。

接著講「而今此處，多諸患難，唯我一人能為救護」，要說佛怎麼樣救護這些諸子呢？他說了：「此處」就是三界的眾生，「多諸患難」，各種患難太多太多了。

必須要有人救，誰來救他們？「唯我一人」，只有我一個人。「能為救護」，能夠為他們、替他們來救護。佛用什麼方法來救護？佛就把學佛成佛的道理方法說出來。成佛的道理是什麼呢？眾生為什麼成為眾生，為什麼有生死？就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。無明一起來，就認不清自己的法身，然後只認識自己有生死假的生命。佛來救濟，就是要我們了解，我們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要去無明，要覺悟。覺悟無明在那裏？無明也是假的，迷惑顛倒就是無明。要開悟，開悟的時候，知道無明這東西是假的，然後用工夫一層一層把無明破除掉。無明有根本無明、有枝末無明。枝末無明就是見思惑，一層一層破除。見思惑無明沒有破除，我們的生命是有生有死。能破除一分見思惑，破除一分無明，那就是假的生命逐漸逐漸在轉變，轉變什麼？轉變成慧命。慧命是什麼？慧命是從真如本性法身裏面發出來的。慧命是誰給的？慧命是釋迦牟尼佛說佛法，讓眾生自己覺悟，用方法來修行，還是自己開發出來的。但是沒有佛來說法，這慧命，那一個眾生也沒有辦法開發出來。所以佛說，只有我一個人「能為救護」，佛能夠用佛法叫眾生開發慧命。慧命開發出來，三界火宅就沒有了，佛把救護眾生的用意說出來了。

雖復教詔·而不信受·於諸欲染·貪著深故。

「雖復教詔」，雖然佛講佛法出來用教理來詔，詔，古時候大皇帝發出詔命出來，佛教化說的法如同詔命。「而不信受」，可是眾生，他不信，也不接受。為什麼不信又不接受呢？由於他「於諸欲染」，被各種欲望染污。「貪著深故」，而且貪著財色名食睡五欲。著就執著在那裏非常深，那一個眾生都貪著。因此佛講那麼好的佛法，可是眾生不能信受。

就是因為眾生於諸欲染，貪著太深了，佛的法雖然那麼好，不能信受。佛非常慈悲，不能說你不信不接受就算了，你生死歸你生死，我不管了，佛不是如此，他還要想辦法，想什麼辦法呢？

以是、方便 為說三乘·令諸眾生 知三界苦·
開示、演說、出世間道。是諸子等·若心決定·
具足三明、及六神通·有得緣覺、不退菩薩。

接著就講出佛教眾生知道，三界苦的事情。「以是、方便」，「以是」就因為眾生他不信受，他的智慧不到他不能信受，因此佛就用方便法了，佛為眾生「說三乘」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佛在前面講三種車輛，鹿車、羊車、牛車比喻三乘。說出三乘來，就要一切眾生知道三界有種種的苦惱，知道三界苦。所以說「開示、演說、出世間道」，用種種的開示、要演說種種的法門，出世間道，引導眾生怎麼離開世間的道理。

「是諸子等，若心決定，具足三明、及六神通，有得緣覺，不退菩薩」，這幾句說的佛法，開示演說引導眾生出世間。出世間所說的法，正好適合眾生心理。前面講大法，眾生不信也不受。現在講三乘法呢？適合三乘的根機。世間眾生諸子等，他們都能相信了，能夠照著這樣修行了。所以講「是諸子等」。「若心決定」就是「具足三明、及六神通」，肯這樣學，他就能得到三明六通，證果。

「是諸子等，若心決定」，若心決定，這是到什麼程度才是決定呢？意思說修行有十六心。十六心有小乘十六心、有大乘十六心。十六心分開來講，就四諦來講

苦集滅道，苦集滅道每一諦裏面有苦法忍、苦法智，集法忍、集法智，滅法忍、滅法智，四諦都有。四諦算起來「八忍八智」，算起來很詳細，但沒辦法完全講。這裏就說「若心決定」，要修到苦法忍以上的這個境界，他才能說心決定。苦法忍這階段，他見了道了。換句話說見道這程度，他心決定了。

到見道的時候，他這修行可以一直修，修到能「具足三明、及六神通」，三明第一是「宿命明」，宿命明知道過去生生世世那種大苦，所以他決定心離開世間。第二「天眼明」，天眼明知道未來的，如果生死不了，未來種種痛苦，所以必須厭離世間。第三「漏盡明」，漏盡明種種的煩惱有漏的已盡了，煩惱斷除了。這個明必須用正確的觀心法來斷一切煩惱，才能漏盡明。這三種明加上六神通具足了以後，他是聲聞根器，可以證到羅漢果。有緣覺根器的話，證到辟支佛。大乘菩薩根器，他證到不退菩薩。

這合前面用車子引導眾生出來，講三乘法，大家一聽到三乘法，房屋裏面諸人們聽到長者說外面有三種車子，爭著要出來，這裏講的跟那個相合。下面就說平等

的給每一個諸子一輛大車。

汝舍利弗·我為眾生·以此譬喻、說一佛乘·
汝等若能·信受是語·一切皆當·成得佛道·
是乘微妙、清淨第一·於諸世間、為無有上·
佛所悅可·一切眾生、所應稱讚、供養禮拜·
無量億千·諸力、解脫·禪定、智慧·及佛餘法·得如是乘·

佛就叫舍利弗說，我為這些眾生，用這些譬喻「說一佛乘」，一佛乘就是前面講大牛車。「汝等若能信受是語，一切皆當，成得佛道」，你們大家若是能夠信受，又相信又能接受，我講的這些話。「一切皆當」，所有眾生將來都能成佛，「成得佛道」。等賜大車，每一個眾生都讓他們能夠學大乘法。

這是表示說，佛說法度眾生是平等性，只要眾生能夠信受，都給他們妙法。「是乘微妙、清淨第一」，這一佛乘是非常微妙，清淨第一的。「於諸世間、為無有上」，

世間一切法沒有比這再高尚了。「佛所悅可」，佛對這法是既喜悅又認可的。因此「一切眾生、所應稱讚、供養禮拜」，一切眾生都應該對一佛乘，應該稱讚、供養禮拜。因為它能生出淨妙，最能令眾生證得大樂，得了大車的車體，這是比喻。

這樣的妙法怎麼來的？佛繼續就說：「無量億千諸力、解脫，禪定、智慧，及佛餘法，得如是乘」，佛有無量億千的力量，一般講佛有十力，真正說起來，何只十種力量，有無量億千那麼多。還有解脫、禪定、智慧、其餘種種的佛法，佛都具備了，才能夠有這樣的一佛乘來教導大家。

這跟前面講的譬喻，長者家的財產無窮無盡的，所以他造成那樣大的寶車出來，在這裏把佛法意思說出來。這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，佛教我們人人都要開發無盡的寶藏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六講

令諸子等·日夜、劫數、常得遊戲·

與諸菩薩、及聲聞眾·乘此寶乘·直至道場。

以是因緣·十方諦求·更無餘乘·除佛方便。

「令諸子等，日夜、劫數、常得遊戲」，這位長者叫他的諸子，白天、夜間，這時間多麼長呢？劫數。不是我們普通講晚間，或晚間之後天明了，日間了，這日夜講長得很。所指的法所謂日，就是學佛的人得到佛的知見。這前面就講，佛到世間來，講到真實的法，就叫眾生開示悟入。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最後入佛知見，這裏「日」是得到佛的知見了，悟到佛的知見了。悟到佛的知見，他有工夫，自己本性裏面的智慧就能起作用了。這智慧是中道智，中道是不偏於空、不偏於有，空有圓融起來講，得到中道智。這個智慧光明就是日，就是白天。雖然得到佛的中道智，還有無明沒去得乾淨。有無明還在，那比喻說夜間，無明是沒有

光明。因此說得到中道智光是白天，有無明還在叫做夜間。

有一種解釋，再進一步說，這真正得到中道智了，中道智慧真正得到了，不僅是見到光，得到中道智就是白天如日。得到中道智，真正說起來，他才能到人世間來度化眾生。因為有中道智，菩薩度化眾生，示現那個相也是有生有死。生，菩薩跟普通人一樣生到人間來了，到一定時候，度化眾生的緣分，該度的已經度完了，他就入滅。入滅實際上沒有死，他到另外別的地方去。就凡夫看起來還是有生死，順乎凡夫知見，菩薩度化眾生，也入生死，菩薩示現生死度化眾生，這叫做夜。日夜有這兩種講法。

現在長者叫他的諸子，這樣菩薩，接受自己教化得到中道智，再有大慈悲心來入生死度化眾生。這樣「日夜、劫數」，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度化眾生，劫數長遠得很。「常得遊戲」，菩薩隨時入生死，跟我們凡夫生死不同的。我們凡夫眾生一生一死，生也苦，死更苦，這痛苦得不得了。菩薩自己有中道智，來、去自己心裏明白得很。來，做的什麼事情，要做什麼事情，他自己知道。去，不在這地區度

化眾生了，凡夫眼看是死，菩薩自己明瞭，要轉換另一地區度化眾生，這個是什麼呢？從這個劫數到那個劫數，時間長遠得很。雖是長遠得很，菩薩度化眾生不感覺什麼辛苦，就跟遊戲一樣的那麼輕鬆自在。

這樣度化眾生，一個劫時間太長了，從劫到劫，何只一個劫，這個劫數過了，又有另外一個劫數，長期這樣遊戲，遊戲就是說法。一方面自己來修行，菩薩自己還沒成佛，一方面自己來修，一方面度化眾生。自修也好、度化眾生也好，如同遊戲，實際上是弘法，說的什麼樣的佛法呢？祖師注解叫「常行二法」，常行二法這個法就跟醫師給病人治病一樣的，醫師把病人什麼病診斷出來以後，他就要用藥了。用藥的時候，那可不是千篇一律，有的用藥一兩味，有的要增加好幾味，所謂用藥當中有增有減。因此菩薩說法的時候，針對眾生習氣、眾生所犯的毛病，該用什麼樣的法，就用什麼樣的法。這法當中有增加的、有減少的。就增加的法來講，從一法可以增加無窮無盡的法，法門無量。但從一增到無量有一個準則，離不開兩種——二法，這二法分類有十重。

請看第十四張講表，第二四四頁有個題目叫做「十重二法」。十重二法，就二法指的是表下面列的每一行有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是兩種法。兩種法一共有多少呢？有十重、有十條。

這十條第一條各位看，「真俗」。真俗，真是出世法，俗是世間法。「教行」，教是教理，行是實行，這是一對。「信法」，信是信願行的信；法，直接指的那些法門。「乘戒」音讀成戒也可以，乘是教乘講教理的；戒是受戒，修行工夫的。「福慧」，福慧雙修，福是福德，慧是智慧。「權實」，佛講法有權有實，菩薩也是如此，有權有實。「智斷」，智是智慧，斷是斷德。智是講般若的，斷德是斷煩惱的。「定慧」，定是定工夫，慧是開智慧，戒定慧這裏提出定慧為一對。「悲智」，菩薩到世間弘法，要有悲心也要有智慧。再教眾生學佛，用工夫有正工夫、有助工夫。正工夫，我們念佛的人都知道，念佛一句佛號就是正工夫，其餘一切怎麼樣伏得住煩惱，都是助工夫。三十七道品等等都是助工夫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等，都是助工夫。念佛是如此，普通法門都有正助雙修的。菩薩度化眾生有「正助」，這一共有十條佛法。

這十條無論從小乘開始，從大乘開始，就把十重二法，佛菩薩在世間度化眾生這些法門，全部包含在內。

菩薩在世間度化眾生，這十重二法，每一條都要具備的。菩薩若只懂兩條，其餘不懂得，不能運用，那度化眾生就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，有很多問題。必須十重二法都具備，都會運用，然後就像醫生一樣，針對病人的狀況，適合用什麼藥，他就用什麼藥。講到合到實際上佛法來講，眾生的病是什麼呢？嚴重的就是見思惑，就用這二法來對治見思惑。見思惑對治完了，然後還有無明等等，一直把所有眾生的病全部治好就成佛了。所以病是什麼？病根就是無明，見思惑是枝末無明。把枝末無明對治好了以後，還有根本無明，那多得很。這裏叫我們學菩薩道的人隨時要運用這法，然後度化眾生才有效果。

這些法，它包含所有的法，就是說從對治見思惑一直到破除無明。所以這法隨著提升到後來，雖然開始講凡夫眾生、聲聞、緣覺、到後來都能進入菩薩法。那個別教、圓教都在這當中，到最後只有第一義這個大法。

接著就說了：「與諸菩薩、及聲聞眾」，這長者令諸子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教化這些聲聞眾、緣覺眾、菩薩，叫他們來度化眾生，遊戲度化眾生。所以菩薩、聲聞眾「乘此寶乘」，乘這牛車，大白牛車。諸子出來的時候，長者是平等的每一個人，都給他大車子，讓每一個人都能駕御大車子。「直至道場」，一直到成佛這道場。直至，這直字中間沒有彎彎曲曲的，這路一直的。指的圓教，《法華經》是圓教。圓教講開權顯實，前面佛在四十年講的方便法都屬於權法，現在開出來權法，開出來為的是顯示一乘法，到這個時候，乘此寶乘，了解圓覺圓法了，一直到道場，一直到成佛的境界。

接著講「以是因緣，十方諦求，更無餘乘，除佛方便」，因為這個因緣，就是說佛以前為什麼講這權法、三藏教法，就是一步一步引導這些眾生，來明瞭圓教的法門。在這時候如同火宅裏面，諸子出來以後，得了大车子了，那就是說釋迦牟尼佛在講法華的時候，大家都能了解圓教法門。因為這個因緣「十方諦求，更無餘乘」，諦是很用心思去追求。四諦法，諦是審諦，就是看清楚、就是諦求，誠心誠意去認

真追求佛法。這樣十方到處去追求，結果，「更無餘乘」，沒有其餘的乘，只有一佛乘。一佛乘就是這裏講的妙法，圓覺法門，到了圓教了。除了圓教，成佛一佛乘以外沒有的，所有學佛的人到十方世界去認真追求，追求到最後，只有這個圓頓大法。還有什麼呢？「除佛方便」，除了佛在說法，他為了接引根機不到的人，他說這方便法。除了佛可以用方便法以外，到這時候要真正研究，「唯有一乘法」，後面會講「無二亦無三」。這一乘法成佛，只有《妙法蓮華經》所講的大法——一乘法。

說到這裏，前面譬喻把它合起來。前面長者，他的諸子出來之後，原來在屋子裏面跟他們講，門外面有鹿車、羊車、牛車，出來之後，一律平等給每個人一輛大的牛車。這裏講，給這些人原來講的是三乘佛法，到這裏來都成菩薩法，給他一個大乘圓教法門。

前面長文裏面說：佛說法是真實語，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。前面長者原來講給諸子有三種車輛，到後來一出門，每個人給一輛大車子，這就證明，不但說的話是真實語，沒有虛假的，而且超過諸子所希望的。下面偈頌講佛所講的這法，都是真

實無虛妄。

告舍利弗·汝諸人等·皆是吾子·我則是父。
汝等累劫、眾苦所燒·我皆濟拔·令出三界。
我雖先說、汝等滅度·但盡生死·而實不滅·
今所應作·唯佛智慧。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舍利弗說了，「汝諸人等」，你們在法華會上大家「皆是吾子」，都是我的孩子。「我則是父」，我是你們大家的父親。這個比喻，就是說把父子之間的天性顯示出來。

父子之間說話還有互相欺騙的嗎？還有說假話的嗎？沒有，說的都是真話。意思就說前面長文裏面曾經說「如來亦復如是，無有虛妄」，長者那樣對待他的諸子，結合到佛法上面，釋迦牟尼佛對於眾生都是如此。佛就是眾生的父親，這父親是什麼呢？佛說法叫眾生破除見思惑、破除無明，開發慧命。智慧，慧命在本性上面被

無明、見思惑遮住以後，眾生不得受用，等於沒有。必須佛說的法門讓大家覺悟，然後破除見思惑、無明，讓他的智慧能夠生發出來，這是慧，智慧的生命。智慧生命是佛給眾生的，佛就是眾生的父親。這不是隨便比喻，是真實的事情，眾生就是佛的諸子，在這裏講把前面那一段合起來了。

接著就說既然佛跟眾生是父子關係，「汝等累劫、眾苦所燒」，汝等指的法華會上，佛的弟子們。擴充來講，一切眾生都是如此，你們大家累劫，是從無始劫以來數不清的，時間太長遠了，這叫累劫。比較好懂的話，眾生在一念不覺起了無明的時候，有了生死就在三界之內，就被三界的火燃燒。所以佛說「汝等累劫、眾苦所燒」，眾苦，那苦無窮無盡、無量無邊的。佛法一般講有八苦，前面也講過，八苦之中生死大苦最嚴重。前面講苦從那來的？從見思惑、五鈍使、五利使。人人都有五鈍使、五利使，再詳細分析的話就是見思惑，所以為眾苦所燒。佛就像父親一樣，看見他的兒子被眾苦在那兒燒，他心裏發慈悲了。「我皆濟拔，令出三界」，我對大家一律想辦法把大家救濟出來，拔苦與樂。拔苦，從火燒的房屋裏面把他誘導出來，

給他們大車子，與樂，這是「濟拔」。「令出三界」呢？對於一般眾生從凡夫眾生到聲聞緣覺，唯一重要的形容一個人燃眉之急：火燒到眉毛上面來了，佛濟拔這些眾生出三界。出三界就先說方便法對治見思惑，見思惑不斷除，三界出不去。所以前面跟他們講那些方便法，就是針對眾生最難破除的見思惑，這是佛的慈悲。

接著就說原來用三乘佛法，一步一步引導眾生出了三界。出了三界以後，教大家都要修菩薩法，成佛大法。下面就看：「我雖先說、汝等滅度，但盡生死，而實不滅」，我雖然在法華會上以前先給大家說「汝等滅度」，你們大家修的方便法，照這法來修行都可以滅度。滅度就是把生死問題解決了，就是了生死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「但盡生死，而實不滅」，盡生死這個生死指的分段生死，只盡了三界之內的分段生死而已。「而實不滅」，講滅度這滅，就生滅四諦來講那是滅，滅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以外，還有變易生死，生死還沒了。在這裏講，只盡三界以內分段生死，而實實在在還沒真正得到滅度。真正得到滅度，那變易生死也斷除了，那才是成功了。

雖然斷了分段生死，還有變易生死，那怎麼辦呢？下面就說：「今所應作，唯

佛智慧」，現在大家應該要做的事情，那怎麼呢？「唯佛智慧」，唯有前面所講的開示悟入佛的智慧。在《法華經》講的法華妙法的時候，大家必須從這裏開示悟入，開發佛的智慧，唯有佛的智慧一開發出來，才能真正說得到滅度。

若有菩薩·於是眾中·能一心聽、諸佛實法·
諸佛世尊、雖以方便·所化眾生·皆是菩薩。
若人小智·深著愛欲·為此等故、說於苦諦。
眾生心喜·得未曾有·佛說苦諦·真實無異。

接著說「若有菩薩，於是眾中，能一心聽、諸佛實法」，怎麼樣開示悟入佛的智慧？佛的知見怎麼開發出來？只有聽佛說這個法門。我們學佛要想成佛，不研究佛法怎麼行呢？所以說是「若有菩薩」，你們這些菩薩們，「於是眾中」，在大眾之中要聽佛講這法。而且不是隨便聽，「能一心聽」，專心在那諦聽。諦聽什麼？「諸佛實法」，真實法那就是《法華經》講的妙法。佛所講的每一句話，都是叫我們明瞭自性的實相，這就是諸佛的實法。

佛在講這法門的時候，他是一種定工夫在那裏，每一句話、每一個音聲，都是從心性裏出來的，聽法的人不要打妄想，一心在聽，那就是佛從心性裏面出來的言語、音聲，都能流露到自己心性中去。這樣的聽法，那就把諸佛的實法聽進去了。

果然如此「諸佛世尊」，不但釋迦牟尼佛，一切佛如此，「雖以方便」雖然以種種方便法，他「所化眾生」，所聽方便法的眾生，到這時候「皆是菩薩」，都成為菩薩了。

接著就說「若人小智，深著愛欲，為此等故，說於苦諦」，下面講苦集滅道四諦法，「若人小智」，小智是什麼呢？凡夫眾生不必說，智慧當然小得很，我們甚至小智都還沒開呢？就是二乘法，二乘就是聲聞、緣覺，他還算是小智。在開始學佛時「深著愛欲」，深深執著世間那些煩惱叫愛欲，愛欲就是從煩惱裏面發出來，「為此等故、說於苦諦」，對於深著愛欲這些眾生，跟他們說苦諦。世間一切都是苦啊，我們對照這現在看看，這不但在台灣看見眾生苦，世間那一個家、那一地區眾生，現在不苦？美國現在財富在全世界來講，是第一位富強之國。但它國內人民苦得

很。為什麼苦呢？心靈的空虛，找不到出路，錢再多，他的苦惱還是非常多。為什麼呢？有愛欲在那裏放不下，佛對這些人講苦諦。

佛針對這些小智的眾生說苦諦，一說苦諦，究竟這些人還有小智，還有小智慧，所以一聽就明白了。「眾生心喜，得未曾有」，就是佛的小乘弟子聽過之後發生歡喜，這一歡喜感覺「得未曾有」，從來沒有聽過的。「佛說苦諦，真實無異」，佛所說世間眾生一切皆苦，「真實無異」，真真實實的。為什麼真實呢？這個苦沒有變化。雪廬老人過去編十四講表說過，這苦是真苦，樂是假的樂。他比喻的話，人的身體上用木棒或用什麼東西來打，打得很苦。不可能打到後來，由苦變成樂起來了，沒這回事情。苦是沒有變化的，苦不能變成樂的。而樂是假相的，跟吃飯一樣，剛剛飢餓，吃飯感覺很樂，吃飽以後，還繼續吃就苦了，樂就不存在了，所以樂是假的，苦是真實。在這裏講，佛說的苦諦是「真實無異」的，苦是真實的，這痛苦的事情不會變成快樂的事情，它沒有變化。

若有眾生·不知苦本·深著苦因·不能暫捨·

為是等故、方便說道。諸苦所因。貪欲為本。
若滅貪欲。無所依止。滅盡諸苦。名第三諦。
為滅諦故。修行於道。離諸苦縛。名得解脫。

眾生一切苦，生死這些大苦，都是真實無異，「若有眾生、不知苦本」，世間眾生不知道苦的根本，苦從那來的？而「深著苦因」，苦因是什麼？「不能暫捨」。這個因，就是前面講的「深著愛欲」。世間眾生生死等等苦惱，就是貪瞋癡慢疑，而這生死根本從貪欲來的，這個因大家不知道，而且還深著。深著這生死之苦因，而「不能暫捨」，時時都在那執著不能捨棄。這幾句話是講集諦，苦是由集來的，不能暫捨苦因是由集來的。

接著就說「為是等故、方便說道」，為了眾生，苦既然不知道，苦的來源，集諦也不知道，而且執著苦的因。因為這個緣故，「方便說道」，佛給他們講滅諦。方便說道，這道字，不是苦集滅道的道，不是道諦，而是說道，就是演說的意思，把這滅諦說給那些小智的人。這滅諦說給大家，「諸苦所因，貪欲為本」，講到前面苦

諦來源，就是以貪欲為本，這裏講滅諦了，方便說給大家聽。「若滅貪欲，無所依止」，若是小智這些人等把這貪欲滅除掉，「無所依止」，就是沒有貪欲在那裏了。「滅盡諸苦」，原來依照貪欲那些集諦招來這苦，如果把貪欲滅掉，苦諦就沒有了，這集諦就不存在了。把諸苦滅盡之後，這叫「名第三諦」，第三諦就是滅諦，苦集滅道的滅諦。

「為滅諦故，修行於道」，滅就生滅四諦來講，這滅諦就是聲聞、緣覺斷除見思惑，出了三界，已了分段生死，就是滅諦。為了滅諦這緣故，小智的人，「修行於道」修這道諦。四諦，苦集滅道這個道諦。道是得到滅的因，道是因，滅是果。道就是修道，為了得這滅諦，也就是說為了出三界，了分段生死，修這道諦。修道諦怎麼修法？後面這兩句話重要了，「離諸苦縛，名得解脫」，離開苦惱這些繫縛，就是把見思惑斷除。斷除見思惑的煩惱，那集諦就沒有了，世間生死苦因沒有了。苦因沒有，知道苦因招來苦果的，修行修道的时候要斷見思惑。斷見思惑，把這苦縛斷得乾乾淨淨離開之後，這個叫解脫，解脫是解除，只出離分段生死。

這解脫還沒有究竟，沒有得到究竟解脫，因為這裏只斷分段生死。為什麼沒得到究竟解脫呢？下回接著經文就會說明了。

第七十七講

是人於何 而得解脫。但離虛妄。名為解脫。
其實未得 一切解脫。佛說是人、未實滅度。
斯人未得 無上道故。我意不欲 令至滅度。
我為法王。於法自在。安隱眾生。故現於世。

現在就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說「是人於何而得解脫」，解脫古人讀戒脫讀去聲，為什麼呢？古人對於字當動詞用，都讀去聲。現在讀音有些變化，我們現在當動詞用也好，當名詞用也好，都讀解脫，結把它解開來。這個我們要知道，古人讀戒脫，這裏講解脫。「是人」，指的前面「離諸苦縛，名得解脫」，縛就是纏縛，像繩子把我們身體一道一道捆綁起來，叫縛。苦報，種種的苦就是纏縛的意思。「離諸苦縛」，叫作解脫了，把繩子全部解開了。接著就說：「是人」，這個人「於何而得解脫」呢？他得的解脫是什麼樣情況？佛就說了，他這解脫，「但離虛妄，名為解脫」。「但離」，

只是離開「虛妄」而已。所謂虛妄是什麼呢？學佛最重要要了解根本的道理，講到真實的只有一個，只有真如本性。我們眾生迷了不認識真如本性，一念不覺然後有無明，無明就是沒有光明。本性是一片光明，迷了之後沒有光明叫無明。無明就是妄法，虛妄的。由無明所起來的見思惑、塵沙惑，這些惑就拿見思惑來講，見思惑是妄中之妄。根本無明就是虛妄的，那見思惑就從根本無明裏面出來的。它怎麼出來的。《圓覺經》講的比喻「空中華」，空中華我們研究教理的人可以解釋，禪宗根本不承認的，他完全否定的，為什麼否定呢？空中華完全是虛假的東西。其實虛假的東西，你還研究它幹什麼？你還執著它幹什麼呢？這是禪宗一個方法。我們研究教理的可以研究了，如空中華是比喻的話，就從比喻中我們要悟，悟是說只有真如本性是真的。除了真如本性，其他的生滅法，一切都是虛假的，在這裏了解就知道。這裏講「但離虛妄」，但離虛妄只破除見思惑，在這裏講「名為解脫」。前面那一句「離諸苦縛，名得解脫」，這裏解釋，你這解脫不是那徹底的解脫，解脫了一半，這一半只離虛妄而已。這虛妄由根本無明生出枝末無明，那根本無明就是虛妄的，由根本無明生出枝末無明更是虛妄了。所以祖師在這裏講，離虛妄只是離開見思惑

而已。所以這裏講解脫，這解脫只是離開見思惑而已。「其實未得一切解脫」，實際上說起來，只是離開虛妄的解脫，實實在在講，沒有得到一切解脫。一切解脫那就究竟解脫了，究竟解脫是什麼？得了大涅槃，《涅槃經》所講如來大涅槃。小乘斷見思惑、證羅漢果，距離大涅槃還早得很。所以「佛說是人、未實滅度」，所以佛說這些聲聞弟子，雖然證到羅漢果了，原來四十年講佛法，告訴他們，你得涅槃了、得了滅度了。到靈山會講法華的時候，把真實話說出來了，其實以前你們得的解脫，就不是真實的解脫，所得的滅度也不是真實的滅度。佛說「其實未得一切解脫」，因此佛說凡是以前證得羅漢果的解脫，這滅度是還沒得一切解脫大涅槃。

接著講，佛說這些弟子們「未實滅度，斯人未得無上道故」。為什麼沒有真實的得到滅度呢？他們這些人沒有得到無上道，成了佛了才是無上道。成了佛是無上道，就是他的智慧得了一切種智，一切種智是成佛大智慧才開發出來的。這個聲聞弟子只斷見思惑，那距離一切種智早得很。為什麼？斷見思惑、了分段生死，那智慧叫一切智。然後學菩薩道，菩薩要知道世間萬法、種種法門，他才可以度化眾生，

所以菩薩自度、度他，他的智慧叫道種智。道種智就是知道種種法門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都能了解，才能談得上度化眾生，上求下化。成佛呢？菩薩度化眾生、自己自度，度眾生圓滿了叫做一切種智。所以這裏講「斯人未得無上道故」，他們還沒有開發一切種智。

接著繼續說「我意不欲令至滅度。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，安隱眾生，故現於世」。佛就說既然在靈山會有這麼多人，還沒有得到無上道，我的本意「不欲令至滅度」，我是不欲、不想令這些聲聞弟子至滅度而止。這滅度就是「但離虛妄」，得了半個解脫，只是斷除見思惑，把枝末無明那虛妄離開，得了這個滅度。還有什麼？還有塵沙惑，塵沙惑是三界以外的惑。聲聞弟子斷了見思惑出了三界，三界以外還有變易生死，塵沙惑必須斷乾淨，變易生死才能夠了。所以佛在這裏說不欲，是我「不欲」，不想叫這些聲聞弟子只得了斷見思惑，得了這滅度而已，到這裏為止，意思說我還讓他繼續學大法。這大法這裏講《法華經》了，所以他說「我為法王」，我是法的王。「於法自在」，為什麼稱法王呢？就像人間古時候國王。國王在一國之中，他無

論怎麼作為都是自由自在。這個法呢？釋迦牟尼佛在這佛法，佛法是覺悟之法。他是法王。既是法王，對於法是自在的。一切法他是自在。既是這樣「安隱眾生，故現於世」，對於法的自在他怎麼運用都行，自己對於一切法固然自在、毫無障礙了，得了無礙了。《華嚴經》講的四種無礙才是真正自在。佛自己得了四無礙，「於法自在」了。他來度化眾生，應機說法，對於那一類的眾生，他就用那一種法門來教化，他都是於法自在。他這裏說「安隱眾生」，來讓眾生得到安隱，你們都安隱。像眾生在世間，不但人世間人道眾生，就是天上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天道眾生也沒有一個能夠安隱的，所以佛到世間來就是要安隱眾生。凡是有生有滅的，不管他的壽命多長，就是在最高無色界天，那定力一失掉，還是有死的時候，凡是有生死都不能安隱。出三界之後還有變易生死，還是不能安隱。所以佛到世間來，「故現於世」，到世間來，目的是來安隱眾生，讓所有眾生得到真正跟佛一樣的於法自在，這才是安隱。一切法都自在，扼要的講，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，全部都能了，那就證明一切法都自在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知道要想了生死，怎麼了法呢？必須要斷除見思惑、塵沙惑，按普通法門來修，要多生多劫這樣修。所以佛開特別法門——

念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一生就離開娑婆世界的三界，到了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，你看這多麼快。

佛為了「安隱眾生，故現於世」，把前面譬喻合起來講，佛到世間來四十年說的權教，到這個時候開權顯實。開的三權、顯的一實，結合前面那長者給出了火宅的人，每個人都給一部大車子，這真實不虛的。佛在這裏所講，四十年講的雖是聲聞那些權教，到這個時候，大家知道就在權教上面，顯示出來就是一乘法。不過那時候沒有點破而已，到這個時候才點破，顯示就是一乘法，這叫做「開三顯實」，講的真實法。到這裏要知道，大的段落是什麼呢？在《法華經》前面講的有本有迹。「本」是講過去證果修行很久以前的本事，「迹」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這時候出現世間，那些聲聞弟子跟佛學習叫迹門，迹是迹相。佛在迹門之中說法，講開三權顯一實，這有「三周說法」。三周說法，第一周「法說周」，法說周前面講過了。第二周「譬喻說周」，是譬喻法門，在這裏把三界譬喻一棟大房屋燃燒起來了，是譬喻說周。後面還有「因緣周」，那在後來的。這裏還是譬喻說周有好幾段，這是第一段

正式說譬喻的，這一部分到這裏說完了。後面說流通分，還是譬喻周的流通分。

接著是流通分的經文了，先看前面一首偈頌：

汝舍利弗·我此法印·為欲利益世間、故說·在所游方·勿妄宣傳。

說流通，一般凡是佛法、佛經，儘量大量印刷出來，送出去流通那多好，其實你看《法華經》這裏講的不容易的。流通要懂得流通的道理，剛才念的這一段，在什麼情況之下必須流通，在什麼情況之下不能流通，這個我們應該知道。為了經文後面一大段都講這個道理的，我們先明瞭一個要領、一個概念。

請看第十四表第二四四頁這一段「說經四分」，說經是我們大家要發菩提心，這個說經包括為大眾說，或是個人對個人說都是說經。無論對大眾說，對個人或對少數人說，都叫作說經，這有四部分，這表各位看「有說」、「不說」、「流通」、「不流通」這四部分。有說跟流通屬於「慈門」，不說、不流通屬於「悲門」。

我們先看「有說」、「流通」。有說，對什麼樣的人說呢？這個人有善根，你跟

他講《法華經》，或者全部講，或者講其中的大意，甚至於講《法華經》其中一句、一個意思都是說。表示他的善根很深厚，你一說，他就發歡喜心、他就能接受、就能相信。按照你所說的，他照著這個法門來學。流通也是如此，流通在經文裏面講叫宣傳、叫流通。「為欲利益世間，故說」，那就是對有善根的人，你跟他說，向他宣傳、流通也是如此。他一發歡喜心，一接受照這法門去學習，他心裏很樂。他這樂是你給他的，叫與樂，與樂是慈。佛、菩薩度化眾生有兩個：一個是拔苦，一個是與樂。對這樣根器的人，一講這法他就樂了，他這樂你給他的，叫與樂。與樂就是大菩薩的「慈門」，這個慈是你行了慈心，時時刻刻就想到把樂給人。就跟世間作父母的人，遇到好吃的東西，希望給兒女來吃。兒女吃得很歡喜、很樂，這是給他與樂。人間有什麼好事情，有什麼好處，父母都是給他的兒女，這就是與樂。佛菩薩在世間，就跟父母對待他的兒女是一樣。前面佛不是這樣講嗎？一切眾生就是他的兒女，他是一切眾生之父。所以說法、流通法，就是與樂，與樂就是佛菩薩的大慈心。

而「不說」、「不流通」這屬於「悲門」。悲什麼呢？拔苦，眾生有痛苦的時候，佛菩薩就把眾生的痛苦，把它拔除掉，叫拔苦，這是悲心。不說、不流通怎麼說是拔苦呢？要知道如果說你想行菩薩道，你要把《法華經》經文裏面的意思跟人家講，這位眾生善根還沒有發出來，他邪知邪見非常重，也就是說見思惑非常重，你跟他講這樣好的妙法，好是好，他不能接受。不但不能接受，他還毀謗，這種妙法他一毀謗，不得了，毀謗這大經所得的果報，那一定是墮地獄的，墮到地獄多麼苦。如果對這樣的眾生說這部經，讓他毀謗、讓他造業，然後墮到地獄，在那個時候行菩薩道，再把他從地獄裏拔出來，那個很麻煩。不如從現在，不必對那些人講，免得他毀謗這部經，免得他造這種業。這免得他墮地獄這種的苦報，在因上就避免，這就是拔苦。這種拔苦是在事先拔，不是有了苦再拔，這種拔苦只有大菩薩、佛才能看得到。在因果上講，見解想得非常深遠，我們凡夫眾生那裏想得到？所以想到這眾生他不能接受這大法，你跟他講他一定造口業的、一定毀謗的。為避免他這樣造業，就不必跟他講，等於拔苦。所以不說、不流通是悲門，悲是大悲心，拔眾生一切苦。在這裏講這拔苦，對邪知邪見眾生來講，不必等到他造業墮地獄，在造業之

前就讓他避免，這個悲心更深了。

看經文：世尊告訴舍利弗，「汝舍利弗，我此法印，為欲利益世間、故說，在所游方，勿妄宣傳」。佛說舍利弗，我這法印就是一法印。小乘經典叫三法印，大乘佛法叫一法印。這一法印，經裏面所講的就是叫人家明瞭自性中有真如本性，在《般若經》講有實相，人人都有實相。叫人家明瞭自己有實相，然後怎麼修行證到自己的實相，這個印就叫實相法印。「我此法印」，我這實相法印，就一乘法。為的是「欲利益世間」，這個法印說出來為的是要利益有情世間一切眾生，所以要說這個法門。讓世間有情眾生都能明瞭這實相，就是明瞭自性中有真如本性，那就要說了。剛才表講的，他有善根，他一聽你說之後，他就相信、就能接受，按照這個法去修，這就應當要說。

接著說「在所游方，勿妄宣傳」，佛就告訴舍利弗，你在你所遊旅的那個方，方是各方，簡單講四方，詳細講十方。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你所到之處，舍利弗，這時候佛告訴他，你要行菩薩道，舍利弗在聲聞眾之中智慧最高的，所以這裏他是當

機眾。佛告訴他，你無論到那一方去，前面講「利益世間、故說」，要說這個法，現在佛告訴他「勿妄宣傳」。勿妄，妄、怎麼叫妄宣傳呢？不看清對方什麼根機，都是一律對他講這法門、宣傳這個法門。如果是他有善根，那當然說了。如果沒有這善根，他一聽你這法，當下就毀謗。或當下不毀謗，他心裏起了反感，這都不契機。不契機跟他宣傳，叫妄宣傳，所以佛在這裏說：你不要妄宣傳了。宣傳是需要，但你要看清楚對方是什麼根機，契機你才說，不契機你不要說。前面表上講的「不說」、「不流通」，正是大悲心在那裏，免得他造業。

接著就解釋了。剛才念的那六句，把它的名稱標出來，可說、不可說，可以流通、不可以流通，把這題目提出來。後面就解釋為什麼可以說、不可以說，可以流通、不可以流通，再詳細解釋。

若有聞者·隨喜頂受·當知是人、阿鞞跋致。
若有信受·此經法者·是人已曾見過去佛·
恭敬供養·亦聞是法。若人有能信汝所說·

則為見我·亦見於汝、及比丘僧、并諸菩薩。

「若有聞者，隨喜頂受，當知是人、阿鞞跋致」，佛說了，若是有人聞到這個法門，你跟他說的時候，他一聽到之後，隨著發歡喜心。「頂受」，頂禮接受。「當知是人」，有這種根機的人，「阿鞞跋致」，是不退轉。他一接受這法，一直歡喜學下去不會退轉。

這是講現在你跟他說的這一類眾生，還有呢？「若有信受，此經法者，是人已曾見過去佛，恭敬供養，亦聞是法」，若是有人信受，信是信仰，受是接受，信仰接受這部經裏的法。「是人」這個人，他已經曾經見到過去佛。不是現在是在過去世，以前的他曾經見過佛的。而且是「恭敬供養，亦聞是法」，在過去就聽過這個法，也學過這個法。這一段是講遇到這種根機的人，他這善根不是現在才聞到這個法，曾遇到過去佛，他就接觸《妙法蓮華經》這妙法。他在過去佛都曾經有這個因緣，學過的，那個不簡單的。

「若人有能信汝所說，則為見我，亦見於汝、及比丘僧、并諸菩薩」，這是未

來的。這裏佛就說了：「若人有能」，你跟他講這部經、這個法，他能夠信你所說的，他對你所講都能信仰。這樣的人「則為見我」，就算是見到我。「我」釋迦牟尼佛自己稱呼，他就算見到我。「亦見於汝」，亦，也見到你，你指的舍利弗。「及比丘僧、并諸菩薩」，比丘僧，出家的僧人。還有受菩薩戒、行菩薩道的，以及菩薩。觀察他這樣的根機，聽你一講他能信得過，都能信仰、都能照這樣去學習、去受持。他能見到我、見到你、見到一切比丘僧及諸菩薩，這是對未來講的有善根者，佛從現在看到未來。看後面這四首偈子：

斯法華經·為深智說·淺識聞之·迷惑不解·
一切聲聞、及辟支佛·於此經中·力所不及·
汝舍利弗·尚於此經、以信得入·況餘聲聞·
其餘聲聞·信佛語故·隨順此經·非己智分。

「斯法華經，為深智說，淺識聞之，迷惑不解」，這是承上啟下。這部《法華經》是為智慧很深的人，為他而說的。「淺識聞之」，知識很淺的，識與智不同。前

面指有智慧的人而且很深，後面這一句只是知識而已，而且很淺。這種人聞了之後，「迷惑不解」。換句話說，對於深智的人應當說；對於淺識的人，他聽了之後迷惑不解，就不應當說。

講到深智，「一切聲聞、及辟支佛，於此經中，力所不及」，這些都不是深智。聲聞眾、辟支佛，應該說起來學這部經他的能力還不到，還不夠。

舍利弗在聲聞眾智慧最高的，「汝舍利弗，尚於此經、以信得入，況餘聲聞」，就像汝舍利弗，你對於這部經，尚且還「以信得入」，你還是憑著相信我說的話你才能夠入。「況餘聲聞」，其餘聲聞還比不上你，他怎麼入這部經。

「其餘聲聞」，就是智慧比不上舍利弗的那些聲聞，「信佛語故」，佛是慈悲，前面講你舍利弗還憑信得入，其餘聲聞更不必說了。後面佛又接著說，其餘那些聲聞怎麼辦呢？「信佛語故」，單憑信字，釋迦牟尼佛講信我的言語，我講這法他相信。「隨順此經」，能夠從信佛的言語，然後順這經，可以入得進去，可以學這妙法。但是「非己智分」，不是他們自己深智，他們沒有深智，他們能夠學的話，就憑他

的信，信佛所講的這個法。

這樣說起來我們大家都有希望，這「信」字，只要我們學了這部經，我們能發歡喜心能夠信，雖然我們還是凡夫眾生，連靈山會上那個「其餘聲聞」，我們都比不上，但我們信就好。過去雪廬老人說過，信聖言量就是佛講的佛語，我們信佛語，憑著信聖言量，我們雖在凡夫地位，我們就能學習大經大論，像妙法我們就能夠學習。一信聖言量，善根就發出來了，最後這個重要，不是自己智慧，雖然自己的智慧沒有開發出來，我們信聖言量就行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第七十八講

又舍利弗·憍慢、懈怠、計我見者·莫說此經。
凡夫淺識·深著五欲·聞不能解·亦勿為說。

「又舍利弗」，把前面那一大段講過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在這裏又叫舍利弗說了：「憍慢、懈怠、計我見者，莫說此經」，你如果遇見這樣的人，什麼這樣的人呢？他憍傲又是慢，慢是傲慢，就叫「憍慢」。「懈怠」，他邪知邪見作不正當的事情很積極。你叫他學正法，尤其學《妙法蓮華經》這妙法，他是不肯學的、懈怠的這類人。「計我見者」，「我見」是自我意識非常深，他起心動念只有我，一切利益都是為自我。名也好、利也好，都是為了自我。這我見，見解上、他的思想上就一切為我，為他自己這假我，叫我見，簡單好講是這麼說法的。要從學術名詞上講我見，那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解釋清楚的。知道我見就是一切以我們現在生命現象，這個生命現象是假東西不是真我，就把這假東西當作是我，一切從這裏，他的意識就

是為的是假我。什麼是真我呢？真我是沒有生、沒有死，不生不滅的，他在世間永久自由自在，他沒有生死。生死就佛經來講，我們凡夫眾生的生死是假相而已。這些假相造成生死流轉，最重要我見在那裏執著，執著我見。這些人他又驕慢又懈怠，「計」就是執著，執著我見的人，對這些人「莫說此經」。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，對這些人你不要對他說這部經。

釋迦牟尼佛又說了：「凡夫淺識」，凡夫眾生就一般開始學佛，他還沒有證果位的，換句話說，對於見思惑都還沒有斷除的，這都是凡夫眾生。他們對於佛法認識很淺，「五欲」對於世間的欲望，財色名食睡這些都是欲望的對象，「深著」，執著很深。比如說從過去到現在，也可以說到未來。一切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不想發財，沒有一個人對於色欲能夠放得下的。名，任何人都好名，然後講究動不動到大餐廳吃海鮮，吃就是食，貪求山珍海味這一類的，他一餐吃下來要殺害多少眾生。正常睡眠是必須的，貪睡就不可以。凡夫眾生深著這五欲。他既是知識淺，對於五欲又著得那麼深，對於這樣的人講解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他是「聞不能解」，他聽了之後沒

辦法了解，他真是聽不懂。對於這樣的人，佛告訴舍利弗，「亦勿為說」，也不要跟他們說。

這兩首偈頌，前面那一首，他嬌慢、懈怠、我見，這個比較嚴重。因為他一嬌傲，你跟他講《法華經》，不管裏面的內容再好，他憑他在世間所讀的書，讀世間的學術，他自以為不得了，比什麼都高了，你跟他講佛經，尤其《法華經》，他根本看不起。我有這樣的學術地位，這種人在民國時代好多，他們那時候毀謗釋迦牟尼佛，毀謗中國聖人孔夫子。這些人認為釋迦牟尼佛也好，孔夫子也好都比不上他，這個人造業造多麼大？第二首偈講這個人他習氣太深，沒有前面傲慢那麼嚴重，但你跟他講他不了解，這也很麻煩。經文講「亦勿為說」，加個亦字，表示這個比前面稍微好一點點，雖然好一點點，講也沒有用，講，他也不懂，所以「亦勿為說」。

接著這一首把前面兩首合起來說。

若人不信·毀謗此經·則斷一切 世間佛種。

若有人不信，「不信」就指的上面驕慢、懈怠、我見很深的人，再知識很淺、深著五欲的人，一個是看不起這部經，一個是不了解這部經，這個都是不信。因為不信，你跟他說，他就毀謗此經。「毀謗此經」，毀謗這不好，講的不合道理，他所學的那個好。現在這種人很多，這樣「斷一切世間佛種」，把佛的種斷了。斷什麼樣的世間佛種呢？請看第十四張講表，看後面最後一段開始講「正因」，正因下面是「了因」、「緣因」。普通講「三因佛性」。三因佛性這三因前面也說過了，這裏我們簡要溫習一下。什麼是「正因」呢？正因指的我們每一個人本有的真如本性，這人人都有的。在因地，我們雖然每個人都有，現在用不出來。要成佛把正因開發出來。怎麼開發正因呢？下面看「了因」，了是明了，憑什麼明了？靠我們的心智——心裏的智慧。靠我們的智慧來了解我們本有的佛性，這是了因。了是了解，憑什麼了解？用智慧才能了解。沒有了因的智慧，普通人你叫他了解什麼呢？他所知道的只是世間財色名食睡，追求這些東西。你叫他放棄財色名食睡，追求自己本有的正因佛性，他不了然、不知道，這就是他心智未開，他沒有了因的智慧。要怎麼樣才開發了因的智慧呢？換句話他憑什麼才有這智慧，能夠開發自己的正因的佛性呢？

要靠緣因。「緣因」就是某人有善根沒有？這善根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他必得要接觸佛法。佛法告訴他怎麼樣多作善事情，造善業，不要造惡業。只作善業還不算，作善業還是普通人，你作善業，善有善報，只為了得什麼好處，到廟裏去拜拜求佛，然後你的願望可以滿足了，不是講這個。作這善事要作三輪體空的，比如拿金錢來幫助人家，不求將來他會回報給我。我今天拿一百塊錢出去，希望他將來回報我一萬塊錢、十萬塊錢，一本萬利收回來。假如作這善業，這善業回報有是有，有因必有果，一定的。但是當他得到人家來回饋他時，他這分善業消掉了。享受果報的時候，他的善業消掉了，這不能成為善根。善根必得要說，你拿出一百塊錢出去，自己沒有想這一百塊錢，從我手裏拿出去，沒有我的觀念；這一百塊錢救濟誰呢？也不問是誰，沒有人的這觀念；我拿出去一百塊錢，誰接受這一百塊錢？這一百塊錢的相也不存在，這叫「三輪體空」。由這三輪體空作的功德，比那心裏想著他要回報給我，比那功德大得多了。而他只是求福報而已，福報享受完了，這善業也消掉、沒有了。你能夠三輪體空，並不是你心裏沒有想，將來就沒有回報，回報一定有的。有因必有果這原則我們要深信不疑，但那個回報來的時候，可以轉化為不生不滅的

智慧——善根，有這種智慧的時候，一接觸佛法他就相信、就能夠了解，這是「緣因」。有這種緣因，他可幫助開發「了因」。比如說我們現在跟人家結緣，就是讓人家種善根，讓人家有這緣因。我們隨便講一句佛法，隨便叫人家作一樁善事情，這就跟人家結善緣了。那個對方接受了，他能這樣去作，他就有緣因了。有了「緣因」就能幫助「了因」，了因就是智慧，然後能開發「正因」。這三者，「三因佛性」是有這個關係。

各位看這表上面，「正因」是我們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。正因完全開發出來就是佛果，就成了佛、證了佛果位。下面「了因」、「緣因」這兩因是佛種，由緣因來開發了因，由了因來開發正因。這兩因是佛種子，有這種子才能生出佛果來。但是這兩個因，佛種會斷的，怎麼才斷呢？見思惑。「見」前面也研究過了，「思」也研究過了，見思這兩個惑很重要的話，別的不必說，就拿思惑裏面重要的來講，貪瞋癡慢，貪瞋癡慢就是思惑裏面很重要的幾個煩惱，這個惑，當然分析起來很多。見惑分析起來有八十八使，這兩種，見思惑有兩種過失。見思惑任何人都有，我們現在

雖然是學佛也有若干年了，但是我們要講真話，若講些不實在恭維人家，沒有用處，會害了人家。講真實的話，我們現在在台灣來說，沒有一個把見思惑斷乾淨了。見思惑斷乾淨了，他就證到阿羅漢。你在台灣找，誰是阿羅漢？我們講真話，難免引起外面的人說，你在講經怎麼毀謗人家呢？這是說真話。我們現在都有見思惑滿滿的。見思惑無論是見惑、思惑都沒有斷，既是見思惑都沒有斷，他一個是「不信」，一個是「謬解」。對於《法華經》他就不相信，對於《法華經》，就算有人跟他講解，他也不了解。怎麼是不信呢？就是智慧很淺的人，「執權疑實」，執著權法，這還不只是現代人呢。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佛當初跟他講四諦法、講生滅四諦、苦集滅道這個法門，他依照這個法門來修，然後斷了見思惑。就執著這權法，對真實的法他懷疑。按照佛講的四諦法，我已經證到羅漢果了，現在又講《法華經》這樣的大法，表示疑惑，疑惑以後他就不相信，這是一種。再說「謬解」，在印度那時候外道，外道有外道的經典，他那些經典，說起來也很深奧的，但不能跟佛法相比。他們外道就依著他們經典，執著他們的經典來謬解《法華經》，「謬解」就是「曲解」了。有這兩種一是「不信」、一是「謬解」，這主要的就是見思惑在那裏沒有斷。斷了見

思惑，你看看靈山會上已經證到羅漢果的時候，佛給他一再開示，像舍利弗這智慧很高的他相信。還有一部分還沒有相信，佛再給他解釋，有說譬喻，說種種讓他了解。還有那些人，五千個學佛的人退席了，他們就是不能相信。這兩種一是「不信」、一是「謬解」，都算是毀謗這部經。一方面毀謗這部經，一毀謗就斷了了因、斷了佛種。

這三首偈頌，前面那一首是講「見惑」很重，第二首是講「思惑」很重，第三首是把這兩種見惑跟思惑綜合起來講。既然見惑、思惑這麼重，就像五千人退席學佛的人，你跟他們說他不信，還有外道謬解，那就是毀謗這部經。一毀謗這部經，最後這一句話，「則斷一切世間佛種」，斷一切世間佛種，斷了了因佛性、緣因佛性。為什麼叫一切呢？就拿緣因來講，講這因果，作大善事情當然有大善報，就算作再微小的善事都能成為一個緣因的一個因素，這必得研究《法華經》才知道。《法華經》是佛用實相觀照的智慧，照得世間善惡一絲一毫都不會錯誤的，說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在這裏講作再微細的善業它也是緣因。相對的講，作了一點點惡業，他就使得

緣因起不來，何況見思惑那麼重，那就斷一切世間佛種。

這樣說起來我們今日之下來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我們見思惑也沒有斷，對於佛經，這部經怎麼了解呢？後面一段會講到，有善業、有善根的人，雖然是凡夫眾生，是發大心的凡夫，他可以學這部經，所以我們現在到後面就知道了。既然能聽到這部經，證明我們沒有斷世間佛種。過去曾經見過佛的，現在也正在接觸這佛法。一接觸都能相信，一聽雖然不能完全明瞭，明瞭幾分之幾，這也算是了解，這都不簡單的，這後面有講到。現在就解釋了，斷了世間佛種，他不相信這部經，曲解了這部經，就是毀謗這部經，然後所得的果報如何？下面就講果報了，所得果報很可怕。

現在看經文，斷了一切世間佛種，斷佛種的人，他就是謗法。

或復顰蹙 而懷疑惑·汝當聽說·此人罪報。
若佛在世·若滅度後·其有誹謗 如斯經典·
見有讀誦、書持經者·輕賤、憎嫉、而懷結恨·

此人罪報·汝今復聽·其人命終·入阿鼻獄·
具足一劫·劫盡更生·如是展轉·至無數劫·
從地獄出·當墮畜生·若狗野干·其形頹瘦·
鰥黥疥癩·人所觸燒·又復為人·之所惡賤·
常困飢渴·骨肉枯竭·生受楚毒·死被瓦石·
斷佛種故·受斯罪報。

「或復顰蹙而懷疑惑」，這是斷世間佛種的這些人，一見到這部經，或者遇見別人跟他講這部經，或者他自己看這部經，「顰蹙」，皺眉把眉頭皺起來的，表示這好不好，這什麼經？他懷著疑惑，對於這部經懷疑有疑惑，不相信。「汝當聽說此人罪報」，佛就告訴舍利弗，你聽我說，說什麼？此人罪報，一聽到這部經就顰蹙，抱有懷疑、疑惑的心，這人罪報如何？你聽看看。

佛就告訴他，前面「顰蹙」是懷疑，這是很扼要的講。下面分開來說。此人罪

報怎麼樣呢？「若佛在世，若滅度後」，佛在世是釋迦牟尼佛還住在世間的時候，若佛滅度以後呢？佛不在世間了。滅度了以後，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」，其有，若有像前面講斷佛種那些人，他誹謗如斯經典，誹謗像這樣的經典——《法華經》。他怎麼樣誹謗呢？「見有讀誦」的人，從過去到現在有很多人發心讀誦《法華經》。或是全部讀誦，或者讀誦那一品，〈觀世音普門品〉就是《法華經》的一品，這都是讀誦。或「書持經者」，或書寫，持是照經裏面所講的來修持的。見到這樣的修行人，他「輕賤、憎嫉、而懷結恨」，對於讀誦經的人、書寫經的人、持經的人，那些人對於讀誦、書寫、持經的人，輕賤他，輕就是看不起，賤是很藐視他。而且憎嫉，憎是憎恨，嫉是嫉妒。「而懷結恨」，跟他結了怨恨了。「此人罪報」如何呢？這種人對於讀誦、書寫，修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加以輕賤、憎嫉而還結了懷恨，將來的罪報如何？「汝今復聽」，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，你現在好好再聽一聽。

普通說一說這書寫經，古時候印刷沒有現在發達，要流通經典要靠書寫。現在誰還把《法華經》寫出來，然後送出去呢？沒有這樣作了，用印刷，就是古時候書

寫是一樣的。雖然如此，現在還有像弘一大師，他就用書法藝術，寫了很多《華嚴經》經文的句子，這也是書，藉著這個來把經流通出去。寫《華嚴經》跟寫《法華經》功德是一樣的，這個我們補充說一下。

佛叫舍利弗「汝今復聽」，你再聽一聽，毀謗讀誦、持經的人，他的罪報經文就說了，「其人命終，入阿鼻獄，具足一劫，劫盡更生，如是展轉至無數劫」。這種人他在命終之後，馬上就墮落到阿鼻地獄裏面去，阿鼻地獄是最苦的一種地獄。「入」就是進入，墮落到阿鼻地獄去了。

一個人在世間造的惡業雖然多，而造的惡業最重的是毀謗經典、毀謗學經的人，尤其是這部《法華經》，所以他們入了阿鼻地獄。「阿」叫無，無間地獄，所謂無間地獄是什麼呢？到這地獄裏面，各種刑罰工具都要接受的，沒有間隔的時候，這叫無間地獄。在無間地獄裏面，他受的苦要多麼長的時間呢？「具足一劫」，一劫的時間。這還不算，「劫盡更生」，在阿鼻地獄一劫之後苦受完了，罪報也差不多了，這一劫盡了。「更生」，又生出來了。「如是展轉」，展轉什麼呢？阿鼻地獄是最

苦的地方是無間，也許在那裏受了一劫出來以後，再轉到其他地獄裏面。這樣展轉在其他地獄裏面，那壽命又很長。這樣展轉受這樣的苦報，這罪報「至無數劫」，無數劫是數不清了。一劫的時間算就很難算，無數劫從阿鼻地獄轉到其餘地獄，這個地獄又轉到那個地獄，有無數劫那麼長。

「具足」這兩個字要注意，具足一劫就是一劫，沒有打折扣的。不像在人世間犯法坐監獄，坐到一半時間可以假釋出來，他這沒有假釋的叫具足。這樣到無數劫了，這無數劫罪報受完之後，「從地獄出」，出了地獄了，別想出了地獄，能到人間來了，沒有這樣想法，也不能這樣想法。「當墮畜生」，地獄出來還是在三途裏面，就墮落到畜生去了。

那些畜生呢？畜生種類很多，「若狗野干」，這舉個例子而已。若是比喻的話，像變成狗了，或變成野干了，野干是野狐，這都是畜生。這些以外其餘很多，不必詳細講了。

這些畜生「其形頹瘦」，他的身體、形狀頹瘦。頹瘦像狗野干長得很高，奇形

怪狀的，「瘦」很消瘦。還有「鰲黠疥癩」，鰲是黑色的，黠是那一種跟黑色的意思差不多顏色，非常暗的那種顏色，讓人家一看就很厭惡，這是顏色。「疥癩」，疥長的疥瘡，癩是那一類長出很惡劣的瘡。「人所觸媯」，被人一看一接觸就戲弄牠，把牠趕出去，不要接近牠。「又復為人之所惡賤」，牠常常為人所厭惡、所賤視，把牠看得很賤。

「常困飢渴」，經常沒得吃，又飢又渴。然後怎麼呢？「骨肉枯竭」，骨也好、肉也好，枯竭。「生受楚毒，死被瓦石」，在牠有生命的時候，受，包括人給他惡賤、觸媯。這些種種的楚毒，楚是一種刑罰工具。「死被瓦石」，死了之後，還遭人家用瓦石來唾棄牠。

受了這些痛苦為的是「斷佛種故」，他斷了佛種，所以「受斯罪報」，接受這麼多的罪報。

第七十九講

若作駱駝·或生驢中·身常負重·加諸杖捶·
但念水草·餘無所知·謗斯經故·獲罪如是。

「若作駱駝」，駱駝大家知道在北方、西北沙漠地帶用駱駝，駱駝很苦的，牠背負物品，那些東西很重，走的路也很遠。「或生驢中」，那個驢比不上馬，馬比驢好一點，驢也是負重的動物。所以他們作了駱駝以後，或生在驢中變成驢以後，「身常負重」。牠的身體，常是經常的，要替人背負很重的東西。這還不算，「加諸杖捶」，背的東西很重、很疲倦了，路也很難走得動了，主人或用杖、或用種種來鞭打牠，用杖捶牠，這很苦的。

這都有因果的，他原來墮地獄裏面，種的地獄的因當然很重的。謗經足以構成他墮地獄，這種人除了最重的謗這經以外，還有其餘的罪業。其餘罪業，比如說他雖然不謗經，他自己甚至於也會講經，但是藉著講經，自己傲慢自大。自己非常驕

傲看不起別人，看輕他人，自己尊重自己，也要求別人重視自己，這種人可想而知，他對於佛法也講不好。雖然講不好，他對人傲慢、自己尊重自己，所得的報應，你看看，「身常負重」，這種過去自己要求人家尊重他，這是一種。經文「但念水草，餘無所知」，像駱駝、驢只舉幾個代表而已，那馬、還有騾子、這些負重的牛，這一類都是負重的動物。就這駱駝、驢來講，牠只想著找水草。駱駝吃的是草、喝的是水。驢有另外的食物，也是吃草的。除了這個以外「餘無所知」，一個替人家負重，還遭受主人杖捶牠，再用水草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其他什麼都不知道。這為什麼呢？就怪牠過去盲目的邪知邪見來解釋佛經，以邪知邪見來反對佛經，這就是無知，所以墮落到畜生道。餘，其餘的一切都是無知。後面這兩句話「謗斯經故」，因為在過去人道裏面毀謗這部《法華經》。「獲罪如是」，所得的罪，像上面所講的這樣的罪。

過去雪公在世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常常說，大家發心講經，或者個別向人家講經中一部分的道理，這個都不能隨便講。就拿講經來說，一定要找一個古代祖師注解，

根據祖師注解的本子來講。祖師注解是文言文寫出來的，講經的人用口語說出來，不能加上自己的，我認為這樣，好像祖師還沒講到，我講的比祖師還好，那這不得了，這一講就講錯了。過去雪廬老人交代他的學生們，要特別慎重為的什麼？他老人家很慈悲，深怕把這經一講錯了，得的罪業那就非常嚴重。今日之下，講經固然要特別謹慎，普通跟人談話，對周邊親戚朋友、有緣的人談論佛法時，一定以正法經文、祖師注解的，要根據這個，用這些佛法跟人家講，這才不會造業。假如離開經典、離開祖師注解，那個都很危險。下面講另一種畜生了。

**有作野干·來入聚落·身體疥癩·又無一目·
為諸童子之所打擲·受諸苦痛·或時致死。**

這個有的作了野干，野干普通翻譯為野狐。野狐也不只一種，有很多種類的，所以經文裏面講，野干是狐這一類的。牠作了野干了，牠「來入聚落」，來到人居住的村落。牠來到村落來，野干的「身體疥癩」，疥是身體長了很多疥瘡，癩是很惡劣的那種瘡，人見了就很害怕的那一種。除此以外，「又無一目」，人有兩個眼睛，

畜生普通也有兩個眼睛，牠只有一個眼睛，另外一個眼睛沒有。像這樣只有一個眼睛，身體又長那些疥瘡，牠到村落來，「為諸童子之所打擲」，「為」就是被，被村裏面那些兒童們所打擲。「打」古時候讀音讀頂，這是一個形聲字，左邊是手，用手打牠，左邊跟注音一樣丁，所以讀起來頂。但中國字這讀音慢慢有所變化，原來讀頂、丁、打，變成現在讀打了。但是在經典裏面古音讀頂，意思還是打。除了打以外，還有擲，打牠身體、把牠抓起來高高往下擲到地下來，受這種痛苦。「受諸苦痛，或時致死」，受諸苦痛不只一種，受種種的苦痛，包括身體長的疥瘡，被童子那樣打、那樣擲，這些痛苦。或有時候被打死了，一擲，擲在地下掉在地上，一下子就死掉了，「或時致死」。

這種作野干的畜生，牠受這種痛苦，而且只有一個眼睛，其餘另外一個瞎了，為的是什麼？就是他在過去在人道時候，也就是說自己不了解正法，自己自作聰明，妄自尊大這種人。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這種人有時候也受到人家對他恭敬。那些恭敬他的人，一般也是不了解正法，他自己怎麼樣吹噓自己，別人也認為這人不

得了，就恭敬他。生前是這麼情形，所以後來墮地獄以後，再到畜生道變了野干，牠要受這些苦。只有一目，因為過去他對正法不了解。

於此死已·更受蟒身·其形長大 五百由旬·
聾駘無足·宛轉腹行·為諸小蟲 之所啞食·
晝夜受苦·無有休息·謗斯經故·獲罪如是。

一般講毒蛇猛獸，這算是蛇類。「於此死已」，接著前面野干死了以後，「更受」，再受這身——「蟒身」，蟒蛇，這蟒蛇是很可怕的一種動物。牠身體形狀又長又大，大到什麼程度？「五百由旬」，我們一般人很難看到的。牠有這麼長的身體。除此以外，「聾」，耳朵聽不到其他聲音。這個「駘」，駘是很蠢的、很遲鈍的。又聾又駘沒有足，蟒蛇沒有足。蟒或其他的蛇，都是沒有腳。沒有腳他怎麼呢？「宛轉腹行」，宛轉，牠的身體翻滾，滾來滾去宛轉的，有時候往前一步，然後再彎曲過來。牠宛轉的時候，用牠的腹部在地上往前行。這還不算，牠身體，「為諸小蟲」，被很多的小蟲，「之所啞食」。很多的小蟲在牠身上吃牠，或吸牠的血、吃牠的肉。什麼

叫啞食？一邊吃一邊還有聲音。這小蟲在蟒蛇身上吃肉，還放小的聲音出來，你看蟒蛇多麼可憐，我們人看見蟒蛇覺得很可怕，其實牠本身很可憐的。被小蟲在吃還發出聲音出來，等於我們吃大餐，好吃好吃。現在吃海鮮好吃，將來也被人家一邊吃一邊讚歎，這是因果，必定要相信。所以牠這樣的苦，「晝夜受苦、無有休息」，白天、夜間都在那裏受苦，小蟲來吃牠，隨時都在牠身上那樣吃，沒有休息的時候。這是什麼呢？「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」，都是謗斯經，毀謗《法華經》的緣故，才獲得這樣的罪報。

受這蟒身，因為牠前生，在人道的時候，看見他人來研究《法華經》，他就起了瞋恨心。在印度那時候外道很多，外道一看佛家的佛弟子們在研究正法，研究法華，他心裏起了瞋恨心了。現在世界上還有邪知邪見的人，他看見大家研究《法華經》，覺得這種人可惡。結果他死之後，除墮地獄之外，地獄出來以後，再墮蟒蛇身體，這歷史上都有。梁武帝的夫人，她瞋恨心很重，死之後墮蟒蛇身，事實例子就在那裏，過去就有。前面造仇恨的心，說到這裏，我們修道的人，隨時我們在現

在社會裏面，我們跟一般邪知邪見的人相處，總是免不了，人家拿沒有道理這些事情來對待你，你千萬不要對他起了瞋恨心。一起瞋恨心，自己害了自己。所以在今日之下遇見任何人，不論他對別人或對我們自怎麼樣沒有道理，我們對他不要有怨恨的心，這很重要的一點。

若得為人·諸根闇鈍·矬陋癡癖 盲聾背偃·有所言說·人不信受。

到人道來了，我們經常講，六道輪迴什麼狀況？這裏面講得很清楚的。佛法裏面常常講，我們普通人造任何業，每造一種業就是一番生死。我們過去、現在，就拿這一生來講，沒有一天不造業，這個業有的是惡業、有的是善業。善業可以生到天上去，惡業墮落到三途去。業不只一種，看那一個業先成熟，就到那一道裏面去。到那一道就是消那一種業，受那業報。在那一道裏面，那一道業報完了之後，還有其餘的業沒有受，前面講墮地獄，地獄出來，然後又是畜生道、又是人道，那就是過去在人道造很多種生死業，這就是生死輪迴一種事實。

到人道來怎麼樣呢？「諸根闇鈍」，諸根，我們人的身體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

身這諸根。諸根闇鈍，一般人講耳聰目明，耳朵聽得很清楚，眼睛看得很清楚。闇鈍、耳目都不聰明的，拿這作代表，其餘都一樣。「矬陋癡躄」，矬讀平聲，矬是身體很矮小。陋是他的形狀跟別人不一樣，很鄙陋的。癡是什麼呢？是手，手有手上的毛病，手不像普通人的手。躄是腳走路不正常這一類的。還有「盲聾背偃」，偃是身體不直，背部很彎曲，這一看就明了不必細講。

「有所言說，人不信受」，他說的話，人家不相信他，為什麼不相信他呢？過去在人道騙人的話說太多了，所以到地獄裏面，又變成畜生，現在到人道來了，過去的因，現在他說的話人家不相信。

口氣常臭·鬼魅所著·貧窮下賤、為人所使·
多病瘠瘦·無所依怙·雖親附人·人不在意·
若有所得·尋復忘失。

「口氣常臭，鬼魅所著」，正常人的口氣味道是正常的，他的常臭。還有「鬼

魅所著」，常常有鬼魅附在他身上。「口氣常臭」注意這「常」字，我們普通人有病的時候，內臟有熱，口也臭，但病治好就沒有了。他是常臭，不同在這裏。還有「貧窮下賤，為人所使」，很貧窮還無所謂，還很下賤。「為人所使」，受人家指揮，叫他做什麼事，他就去做，為人所使。

還有「多病瘠瘦，無所依怙」，他常常有病，身體這種病好了，又那一種病，多了。「瘠瘦」，祖師注解叫「渴病」。渴病是口渴那種病叫瘠，瘦是身體一直瘠瘦下去。「無所依怙」，沒有可依靠的人，誰也治不了他這種苦惱。因為他無所依怙，他要去親近別人，雖然「親附人」，想親近找到一個依靠的人。可是「人不在意」，對於他、不理會他。「若有所得，尋復忘失」，他有什麼得、或有什麼事情，尋是很快，很快就忘掉了。

若修醫道·順方治病·更增他疾·或復致死。
若自有病·無人救療·設服良藥·而復增劇。
若他反逆·抄劫竊盜·如是等罪·橫罹其殃。

如斯罪人·永不見佛·眾聖之王·說法教化·

如斯罪人·常生難處·狂聾、心亂·永不聞法。

「若修醫道，順方治病，更增他疾，或復致死」。如果他到人道來，他學醫，學醫在古時候印度也好，中國古時候也好，醫與巫，巫是用咒一類的，醫用藥草這一類的。這醫道指那一類的醫師，他是到人道來學習醫師，學醫道「順方治病」，他也是按照他所學的給人家看病，那一種病用那一種藥來治叫順方。按照正當開的藥方治病，結果呢？「更增他疾」，叫別人病治不好，反而治壞了，這個病沒有治好又引起別的病了，所以給人病加重並且更壞。甚至於「或復致死」，甚至把人醫死了，這也是他的業報。

「若自有病，無人救療」，若是他自己生了病找別人治療，沒人能把他的病治好。「設服良藥，而復增劇」，假設他吃了很好的良藥，這種良藥在別的病人一吃就好，可是他呢？「而復增劇」。他一吃不但治不好，還使這病增劇，病更加重了。

「若他叛逆、抄劫竊盜」，若他叛逆什麼？自己有些不正當的知見發表了，或

者他人那些不正當的知見發表出來了，講經也好，著書立說也好，這是反逆。「抄劫竊盜」，對於這種本來就不對的，可是他這個人還要把邪知邪見那些東西抄劫過來，把它偷過來、竊盜過來據為己有。這在今日之下很多，現在那些著書立說的人，或毀謗佛法，或毀謗孔夫子學說，這在民國時代的人很多。這樣展轉的，有一個人著書立說，別人就根據他的學說再把它傳播出去。或把它改頭換面，當作自己的創作，人家前面已經犯罪了，他自己也跟著犯罪。這種人是什麼？「如是等罪，橫罹其殃」，像這些罪，在一般人看起來，是怎麼招來這些橫禍呢？他有那些犯了罪業造成的。

「如斯罪人」，像造罪業、受罪報，這樣的人，「永不見佛」，他永遠見不到佛。佛為「眾聖之王」，在一切聖人之中成了佛，他是聖眾之王。就是佛在說法的時候，說法為的要教化眾生。「如斯罪人」，像這樣的罪人，「常生難處」，難處有很多種，有八難，太多太多了，不必細講了，他就常常生在難處。最重要的就是「狂聾心亂」，狂是心裏發狂，耳也是聾、心也是亂糟糟這種人，他「永不聞法」。就是佛在說法、

教化眾生，像這種人，永遠聞不到佛法。

於無數劫、如恆河沙·生輒聾瘂·諸根不具、
常處地獄·如游園觀·在餘惡道·如己舍宅·
駝驢豬狗、是其行處·謗斯經故·獲罪如是。

「於無數劫、如恆河沙」。這樣經過多長時間呢？無數劫，這時間太長了。劫的時間，每一劫加起來像恆河沙那麼多。他「生輒聾瘂」，一生出來就聾瘂，跟後天不一樣。後天他有病，變聾、變瘂了，他生來就是聾瘂，而且「諸根不具」。

對於經裏所講這些人，我們平常遇不到。假使遇到這些人，我們不要研究他是什麼原因？造了罪業現在是該受的，不要這樣想。對這些人要存悲憫心，他正在受報，我們對他悲憫，讓他好好學佛。用善巧方便，不要針對他的這些缺點叫他學佛，假如針對他的缺點叫他學佛，他不會接受的。用善巧方便勸他學佛，我們抱著慈悲心來看待這些人。

「常處地獄」，他在人道裏，壽命完了以後他又六道輪迴。他過去的業還是有，經常的在其他道裏面受報，受完以後，又到地獄裏面去了，所以常處地獄。「如游園觀」，他在地獄裏，就像一個人遊覽公園是那樣的，表示地獄常常去的。

「在餘惡道，如己舍宅」，不墮地獄，要流轉輪迴到其他惡道。其他惡道是鬼道、畜生道這些惡道，還有阿修羅。「如己舍宅」，在那些道來往如同住在自己房屋裏面一樣，不是作客，如己舍宅，自己的房屋當然住得久。作客住在客棧裏面，那當臨時、很快，這表示在其餘惡道裏面，也住得很久，就像住在自己家那樣。

「駝驢豬狗、是其行處」，餘惡道裏面，像那些畜生，駱駝、驢子，人家家裏養的豬、還有狗這些畜生，牠們變這些畜生。「是其行處」，行處就是牠的流轉，經常變成這些畜生。

後面有兩句話：「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」，誹謗這部《法華經》，他們就獲這樣的罪報，這個很嚴重。我們研究經文，看了這一面，也想到另一面，這怎麼說呢？謗經獲得這樣嚴重的罪報，讚歎經、學習這部經，那可不得了了，那所得的好的善

報，那是不可思議的。這部經讀本後面，都有學這部經靈感跟效驗的，很多，各位在其餘的時間可以看看。所以一方面了解謗這部經有那麼多的罪，反過來我們讚歎這部經、學習這部經，再以這部經講的道理，向我們有緣的人，跟他們介紹、跟他們講解，那我們功德也不可思議。

跟他人講或經中某一句意思，這跟這裏面所講的，要有緣的人才能相信。因為這裏正式講，有可說、有不可說。無緣的人，他一聽這部經的道理，他就反對了，這種人你不能跟他說、這個要注意的。

接著從其他惡道，又轉一圈回來。轉了一圈，接著又說到人間來了。

若得為人·聾、盲、瘖瘂、貧窮、諸衰、以自莊嚴·
水腫、乾疔、疥癩、癰疽、如是等病·以為衣服·
身常臭處·垢穢不淨·深著我見·增益瞋恚·
淫欲熾盛·不擇禽獸·謗斯經故·獲罪如是。

「若得為人，聾、盲、瘡、貧窮、諸衰、以自莊嚴」。又到人間來，什麼呢？又是聾、又是盲、又是瘡、又是貧窮諸衰，一切都衰。「以自莊嚴」，莊嚴什麼？跟普通人不同，普通人那用道德來莊嚴，而他就用上面這些東西來莊嚴。

他是身體上有「水腫、乾癆、疥癩、癰疽、如是等病、以為衣服」。我們行菩薩道的人看看，講究六度萬行，以布施、持戒等等這些作衣服。衣服是莊嚴的，是比喻的話。用慈悲喜捨、六度萬行來作這衣服，來莊嚴我們學道的人。他這什麼呢？他以上面所講的如是等病以為衣服。

「身常臭處」，他身體常常在臭處。「垢穢不淨，深著我見，增益瞋恚」，上面是他本身那些不淨。最嚴重的是「深著我見」，自我意識、我見特別嚴重。在有了我見，然後「增益瞋恚」，瞋恨心特別重。

「淫欲熾盛，不擇禽獸，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」。以上種種這些罪過、罪業都是由於誹謗這部經，然後才獲這些罪。上面有的指的犯罪，犯罪就是一種業報、是一種罪報。

告舍利弗·謗斯經者·若說其罪·窮劫不盡。
以是因緣·我故語汝·無智人中·莫說此經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了：「告舍利弗，謗斯經者，若說其罪，窮劫不盡」。謗這部《法華經》，如果說他所得的罪報，窮劫都說不盡。「以是因緣，我故語汝」，因為這個因緣，所以我告訴舍利弗。「無智人中，莫說此經」，智慧不到的人，他一聽你講他就會誹謗。所以對這種人，你不要說這部經。

不可以說這部經是大悲心，大悲門這就講完了，怕人家造罪業。後面有大慈門，講到大慈，就應該要說了。

第八十講

若有利根·智慧明了·多聞強識·求佛道者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若人曾見 億百千佛·
植諸善本·深心堅固·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

這裏講的還是繼續前面流通，佛法有可以流通，有不可以流通。如果這部經對人家講，或把經本子印出來送給人家，對方一見到之後就毀謗了。他一誹謗會墮地獄的，這樣的人，不可以對他說。不對他說是大悲心，免得他墮地獄的，這前面講過了。今天開始念的，對方可以接受你對他講經，或者把經本送給他看，他一看就相信、就歡喜。這種人你可以流通的，你可以跟他說，這是慈。

屬於大慈這一部門，叫做善人，這善人在這裏分類，一共有十種人，把它分為相對來講叫五雙，五雙是五個相對的善人。這個請看第十四張講表先對照看看，在第二四四頁。

「五雙善人」。這善人，把它分成五個對待的善人。第一「現過」，這善人一個是「現」，就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現前聞法、聽佛講法，這是善人。「過」是過去的，在釋迦牟尼佛以前，過去曾經在很多佛那裏聽過佛法。所以「現過」這一條，兩種善人，他們無論是現在也好、是過去也好，都是有夙根，過去的善根。所以他不要諍、也不懷疑。

第二條是「福慧」一雙，所謂福慧，「自肯精進」，自己能夠精進求學，學佛。再呢？「歡喜奉行」，這是福慧一雙。

第三條是「愧慚」，慚愧比如說「趨善遠惡」，遠離惡知識，親近善知識，表示自己沒有愧心。愧心，假如自己沒有親近到善知識，表示求不到好的學問；沒有離開惡知識，表示受惡知識影響，跟惡知識一起學，這就很愧。再呢？「知見正確」，自己肯學習，比如說就佛法來講，能夠守持戒律等等的，這個是慚，合起來叫慚愧。所以我們了解，一個人有慚愧心這是好人、善人。如果沒有慚愧心，他做任何不好的事情，他也不感覺慚愧，這個人可以確定說是一個惡知識。

第四「自他」，「菩提心切，聞法助進」。自是自己修行，他是教化他人，這都是要發菩提心，很切。同時自修自行，聞法一定要很精進。自他，無論自修或是教化別人，有這樣的心理，這是一個善人。

第五「始終」，始終什麼呢？就是求學佛法，聞到大乘法門，他就一直從開始到最後學成功，始終不要放棄。自始至終一直專一在學，所以這裏說「誓願專一，道無不成」。聞到這樣的大乘法，發了這樣大誓願，專一的來學。專一來學，比如說我們念佛法門，一接觸到念佛法門，我們或在道場裏聽經也好；或個人方面，我們聽到某親友跟我們個別講，介紹了西方極樂世界念佛法門，我們一開始知道這個法門好，就一直在那裏專心、一直的學，學到成就。學什麼成就？在我們世間，能夠確定往生極樂世界，到極樂世界還是學這個念佛法門，一直到成佛。在極樂世界成佛——補處菩薩，補處菩薩跟彌勒菩薩一樣，在那裏後補、後補成佛。始終就像我們念佛法門一樣的，我們一開始接觸這個法門，一直在那裏學這個法門，絕不再退轉，不會再換其他的法門，這就是善人，有善根。

以上所講的「五雙善人」，都可以流通這個法門，都可以跟他們講。往下經文一大段一條一條的講這些善人。

看第一條這經文了，「若有利根」，這根器很利的。「智慧明了」他的智慧很明白，了是很透徹，明，很究竟。這種利根的人，他智慧明了，還要多學。「多聞強識」，他好學多聞。古人自己研讀也好，聽人家講經也好，他都有興趣都去學習。學習之後強識，這識字讀誌，識當記字講，學了之後就記在心裏面。像這樣的人，還有「求佛道者」，這一句話把上面連結起來。智慧明了利根的，多聞強識的，用在那裏？用在求佛道的人，要求成佛。他的智慧求來的、記在心裏，就是為著幫助自己能夠成就佛果、成佛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遇到這樣的人，這種善人乃可為說，可以對他說這部經。這是講「利根強識，求佛道者」這是「現在」。現在就是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以至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一接觸這法門就發歡喜心去學習，這是善根，就是現在善人了。

還有「若人曾見億百千佛」，如果有人他曾經見過。見不是像我們現在，我們

現在學佛，釋迦牟尼佛是幾千年以前，我們現在是根據佛經來學習的。他，「若人曾見」，親自見到佛，跟佛學。見到多少佛呢？「億百千佛」，可想而知，這個見過這麼多的佛，多生多劫，所以說是「植諸善本」，培植善的根本。「深心堅固」，他學大乘法門這善根，善的根本，深固，很深的培植在心裏，固是堅固不會再搖動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像這樣的人也可以對他說。這是他過去見過那麼多的佛，現在他善根發現了，可以跟他說。這一對是「現過」，現在的、過去的善根發現的兩種善人。這兩種善人，這部經或者是你跟他講一句也好，甚至把這部經的名稱跟他講一講，他一聽，他就有興趣，發歡喜心照著那樣來學了，這是兩種善人。下面講福慧一雙。

若人精進·常修慈心·不惜身命·乃可為說。
若人恭敬·無有異心·離諸凡愚·獨處山澤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

「若人精進，常修慈心，不惜身命，乃可為說」，若有人他在學佛法的時候很

精進，精進是六波羅蜜的一種，名詞大家都知道。「常修慈心」，他自己精進的學，又修慈心。什麼慈心？是對一切眾生都要仁慈來對待他們。就拿現在時代來講，我們起心動念就要存著慈悲心。這個慈心沒有選擇的，普天之下的人，我們都要用仁慈來看待他們。我們心心念念都希望他們都能得到佛法給他啟發，讓佛法給他種種的樂。佛法就是破迷啟悟、離苦得樂。在今日之下，全世界的人都是在痛苦之中，我們存心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能離苦得樂，唯一就是佛法。我們要存著這心理，這叫慈心，常常要修慈心。什麼慈心？「不惜身命，乃可為說」，不愛惜自己的身體、生命。身體比如要幫助人家，身體太疲倦了，要休息了，想愛惜自己身體。而不愛惜自己身體，疲勞就疲勞，我要幫助人家，讓人家能夠學這佛法，忘記自己的疲勞，對身體來講。命就是自己生命，甚至危害到自己的生命了，自己也不在乎。像這種人，他是個最大的善人，「乃可為說」，可以跟他說這部經。

接著「若人恭敬，無有異心，離諸凡愚，獨處山澤」，若這個人他有恭敬心，有恭敬心對佛法當然存著恭敬心。佛法僧三寶他都存著恭敬，甚至對世間一切聖

賢、君子他都恭敬。「無有異心」，沒有其他傲慢、看不起人家的心。「離諸凡愚」，一個人真正有恭敬心，這個人就不是普通人了。他就能夠與一般凡夫有點不同了，他「離諸凡愚」，凡是凡夫，愚是愚癡的人。「獨處山澤」，他在人世間，跟世間凡愚生活在一起很難，免不了受他的薰染。因此他單獨的跑到深山大澤，有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到那裏去，住在那些地方。證明這個人是善人，他本身很清潔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凡是這樣的人他悟性很高，善根很好。他一接受這妙法，一定能夠相信、能夠接受。「如是之人」，像這樣的人。「乃可為說」，為他來說。

這兩條「精進常修慈心」，這是悲憫一般眾生。能恭敬佛菩薩、恭敬三寶，恭敬世間聖賢、君子，這是尊敬在他之上的人。修慈呢？是悲憫在他之下的人。在他之下要特別說，天下人都在你之下的嗎？拿現在天下人來講，世界各國還有國王、還有首相，總統制的國家還有總統。那些人是在你之下嗎？你不能這樣研究。他不懂佛法，他只想追求世間名利的人都是在你之下，你都要憐憫他。為什麼呢？在我們凡夫眼裏看那些人不得了，決定怎麼做人家都要聽他的，高高在上。但他那種要

是明君，那還是不錯。如果不是明君，完全只為自己權利、欲望在發號司令，他就造惡業。造惡業將來要墮地獄，這種人都是在下的，這種人值得我們學道的人憐憫他，是這樣看待一切人。我們不要用凡夫眼光來分別，我們用佛法來辨別誰是上誰是下。同樣尊上，凡是有道德的人，我們都要見賢思齊，就要尊敬他。他道德的地位在我們之上，我們如果這樣學的話，這是說比喻。釋迦牟尼佛講在那個時候的人，還有這兩種：一是精進修持的，一是恭敬對上的。尊敬在上的人，慈悲在下的，這是有福有慧，他自己就在種福田，開自己的智慧，這是福慧一雙的人。對於這樣的人，他不管對待任何人都存著慈悲心。只要是君子、是有道德的人，他都恭敬他。像這兩種人，他一方面自己有福報，一方面有智慧。像這部經對於這樣的人，就可以跟他說，也可以流通。

這裏「常修慈心」，祖師講是愍下，悲憫在下的人。我要特別解釋，凡是在下的人，並不是說這人是乞丐、是貧窮的人、沒有政治地位的人，不是指這個。包括世界各國在上位的人，只要他是有道德的人，當然是在上，不是在下。他如果是沒

有道德的人，拿中國古時候比較，像夏桀王、殷紂王這些人，可以說都是在下的，在我們大家之下的。剛才講我們要修慈心，要把這部經跟他說一說。我們誰有機會跟那些人說？跟現在世界上那些桀紂之君，你想見他一面還是見不了呢，還要跟他說法？包括學術界、教育界的人，他的邪知邪見，自己覺得什麼都了不起了，你要跟他說這部經，他接受得了嗎？那些都是小人，照前面大悲心來講，這種人根本不能跟他講的。我們現在要修慈心的人，看見這些人造業，我們修慈心怎麼修法呢？大家都是學念佛法門的人，念一句阿彌陀佛名號是萬德萬能、不可思議的力量。這我們學淨土宗、念佛的人都知道。我們看見那些人，看見他在造業的時候，我們沒有這因緣當面跟他講，可以替他念佛，給他迴向。這就是我們大家自己在修慈心。下面是「慚愧」一雙。

又、舍利弗·若見有人·捨惡知識·親近善友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若見佛子·持戒清潔·
如淨明珠·求大乘經·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

「又、舍利弗，若見有人，捨惡知識，親近善友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。佛又叫著舍利弗說了，你要是見到有這樣的人，他捨棄惡知識，惡知識是邪知邪見的。「親近善友」，善友是正知正見而且修持得也很好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這善友，他把中國的學術、固有文化，讀的中國書很有興趣、也很有修養。但他還沒有接觸到佛法，那你可以跟他講佛法。或者這些人，他念了儒家經典，也念過佛家的經書，只是念過四諦法門這一類的小乘教典，這樣的人，你都可以跟他講妙法，講這部經。這樣的人，他能夠捨棄惡知識，親近善友，這人還不錯的，他有善根，所以「乃可為說」，可以跟他講這部經。

另外還有「若見佛子，持戒清潔，如淨明珠，求大乘經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。佛告訴舍利弗，你要是見到佛子，這跟前面不同。前面是普通人，普通人他能夠捨棄惡知識親近善友，這是善人。在這裏講他是佛子，正式學佛的人。他能夠「持戒清潔」，戒持得很嚴格。「如淨明珠」，持戒持得很清潔，沒有犯的。他持戒之中得了，就像很清淨的明珠那樣好。另外他「求大乘經」，一方面自己持戒，再方面研

究佛學理論，學大乘經典。這樣的人，「乃可為說」，可以跟他說這部經。

這佛子持戒學大乘經，這個好懂。前面捨棄惡知識親近善友，我們今日之下要認識這樣的人，要稍微運用智慧辨別一下。所謂惡知識，不是說這個人沒有讀過書，或這個人字都不認識，你不可以這麼說。不認識字、沒有讀過書，照樣他可以成為善知識。為什麼呢？他有因果觀念的，待人接物做任何事情不敢違背因果的，你不能把他說為惡知識，他就是善知識。還有念書念得很多的人，知識很豐富，但是邪知邪見。佛法他沒有學過，佛他不知道，談不上謗佛、謗法。過去在民國時代，一提到孔夫子，他就拿孔夫子開玩笑，民國時代有話劇，編的話劇演出來，把孔夫子侮辱到什麼程度？看的人才知道。一提到孔夫子在論語講那些學術思想、講那些道理，他以現在人的觀念來批評孔夫子，說孔夫子的話不適合時代了，現在用不上。孔夫子講五倫，他說五倫現在人不講了，我們要多講幾倫。這個你想想看，這就不行，他不能成為善知識了，你就不要親近他。凡是有這種人，他能辨別誰是善知識、誰是惡知識，你就確定這是好人，是個善人。他有慚愧心，這部經，你可以對他講。

後面「自行化他」一雙，這兩種善人。

若人無瞋·質直柔輒·常愍一切·恭敬諸佛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復有佛子·於大眾中·
以清淨心·種種因緣·譬喻、言辭、說法無礙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

「若人無瞋，質直柔輒，常愍一切，恭敬諸佛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。若有人他沒有瞋恨心，對待一切人他不會瞋恨，甚至對於自己辦的事情也不會有瞋恨。這樣的人質直，他本質上很直，可是心裏是柔輒的。這「質直柔輒」我們自己心裏要研究一下，一般人講，這個人動不動跟人家發脾氣，跟人家爭奪不讓人，話一說出來很直的，就說這個人很直，不能這樣講。直是他這人，他的心很直，是非分明。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善就是善，惡就是惡，他辨別得清楚。他辨別清楚善惡了，你叫他跟惡人去打交道，他不幹的。你叫他誹謗善人，他也不幹的，這就是直。但是雖然不幹，他心理是這樣的：外在對待一切人是柔輒的。中國過去一般人講，「內

方外圓」，內裏做人之道是方方正正，不隨便，不跟人打馬虎。外面可以圓融，一切包含圓融人家，不要動不動跟人家發脾氣。這質是他的本質，本質是直的，待人接物要柔軟。

「質直柔軟」，我們研究的時候，分開來講是可以的。實際上質直，它本質就是柔軟，它的本質是直的，一體兩面。凡是待人一切圓融柔軟，不會發脾氣、心裏是直的。假如動不動跟人家發脾氣，言語也好、身體表現暴力也好，一般人看見是直，實際上那個不直。老子講的一句話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」，強梁是硬梆梆樹枝子，枯死的樹。枯死的樹看起來很直，它不會柔軟的。活的樹它可以柔軟，你從這方面來講，質直柔軟是一體的，我們這樣看才不會把經文誤解了。做人之道柔軟是柔軟，柔軟心就從直心裏面出來。什麼叫直心？直心講到深處，就是本性起作用沒有變壞的，沒有變為無明的這個直心，這質直指的這個。這直心他一定是待一切都柔軟，這樣的人他本質上如此，他又能「恭敬諸佛」，像這樣的人「乃可為說」。

接著再講「復有佛子，於大眾中，以清淨心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、說法無

礙」。還有這講佛子了，學佛的人正式成為佛的佛子。他能夠在大眾中，以他的「清淨心」，也有「種種因緣」，然後他用「譬喻言辭」，譬喻是舉出很多的譬喻。比如前面講的長者火燒起來，那都是譬喻。言辭直接用言語講這道理，用譬喻、用言辭說法，說出佛法來，而且「說法無礙」。什麼叫無礙？他能夠無論在那一部經裏面，說「空」這部經與說「有」那部經，如果有人拿這部《金剛經》來問唯識宗經典，或學唯識的人拿唯識宗的經典來問《金剛經》，一空一有這兩者有抵觸了，但這種人，他能在大眾中也好、在個別也好，不論人家怎麼問，他都能無礙，「說法無礙」。這種人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。可見得他成為佛子了，這種人對於佛法在理論方面能夠圓融了，能夠圓解了。能夠圓解，所以他「說法無礙」。對於這樣的人乃可為說，對他講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那毫無問題可以跟他說。

一切經典不論是說空的、說有的，就釋迦牟尼佛講法，都要合乎中道。比如《金剛經》，一般講「空」的。但是看江味農老居士的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他就按照中道來講。同樣唯識宗經典，一般說是講「有」的，實際上它也是講中道的。所以在這裏

講「說法無礙」，必得要把中道道理明瞭，然後解「空」、解「有」都是一切無礙的。

這兩條「質直柔軟，恭敬諸佛」，是自修自行的，「說法無礙」是教化他人。「自行化他」是一雙，這兩種善人。下面是「始終」一雙。

若有比丘·為一切智·四方求法·合掌頂受·
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·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·
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·
如是求經·得已、頂受·其人不復 志求餘經·
亦未曾念 外道典籍·如是之人·乃可為說。

「若有比丘，為一切智」，若是有出家比丘為了一切智、為了要成佛。「四方求法」，到處去求法。「合掌頂受」，求法合掌頂禮接受所求的法。「但樂受持大乘經典」，只樂意受持大乘經典。「乃至不受餘經一偈」，甚至其餘的經，不是大乘經典，其餘的經典甚至於一偈，他也不去研究它、不接受它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這樣的

人可以跟他講這部經。

還有「如人至心求佛舍利」，這種人發了至心，至誠懇切求佛舍利。「如是求經，得已、頂受」，像這樣的求到經的時候，得已，頂禮受持。「其人不復志求餘經」，這種人他不再求其餘經典了。「亦未曾念外道典籍」，外道經典印度外道很多，他也未曾念過。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」，這種人很單純、很純粹的，可以替他講這部經。

這是「始終」得到大乘佛法，一開始一直修持到成就，始終一雙，這樣的善人可以跟他說這法。

**告舍利弗·我說是相·求佛道者、窮劫不盡·
如是等人·則能信解·汝當為說 妙法華經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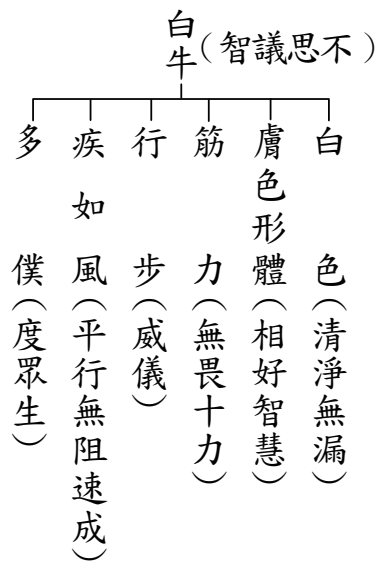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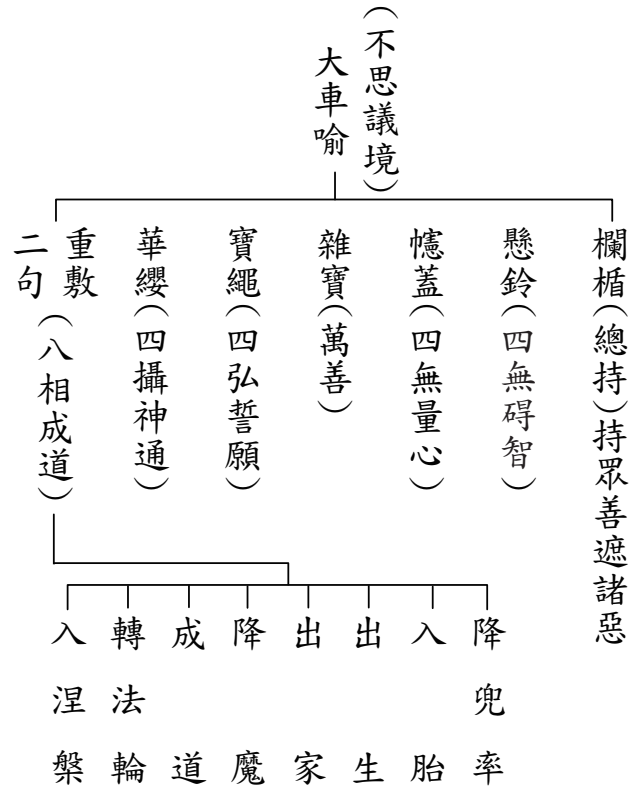
總結，「告舍利弗」，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了。「我說是相」，是相什麼呢？五雙十種善人，可以說的這種相，把這些人歸類是那一類的善人、善相。「求佛道者，窮劫不盡」，我要說的話，很詳細完全說出來。求佛道窮劫說不盡，很難說得盡。「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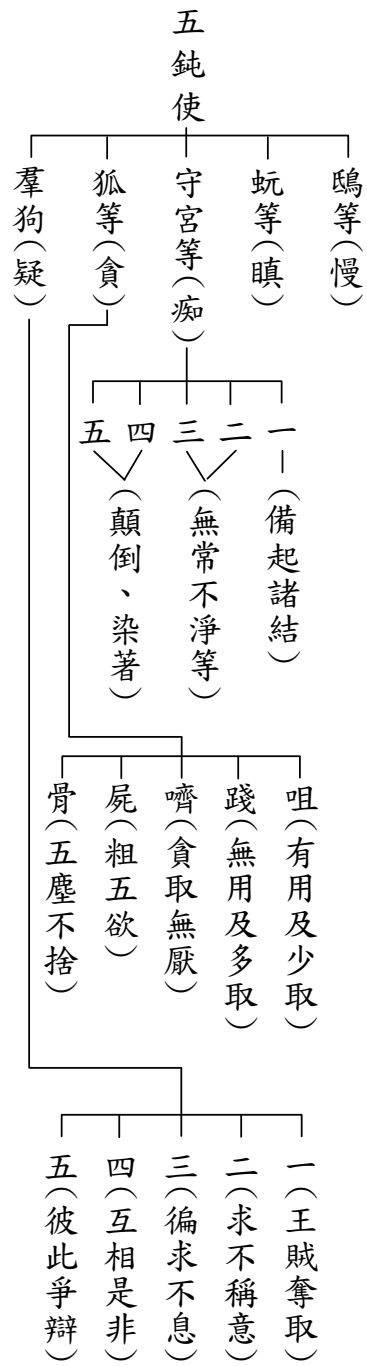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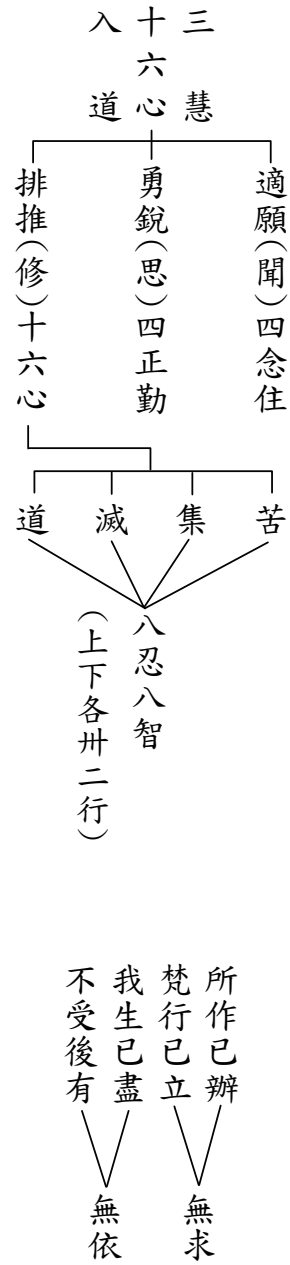
是等人，則能信解」，像上面舉出五雙善人，他能夠信解。佛道，佛的道理，那是佛法無邊說都說不盡，可是無窮，窮劫說不盡的佛道，這些人他能相信、能夠了解。「汝當為說妙法華經」。佛告訴舍利弗，你應當替上面這些人，說這《妙法蓮華經》。

上面所舉的五雙十種善人，這種善相，我們大概自己看看能夠對《法華經》裏面所講的，我們都能有興趣來學習、來研究，這其中總是有我們一分。既是有我們一分，可見得，我們大家善根也不少，這個大家可以值得安慰的。安慰是安慰，要一直學下去，最後自始至終要學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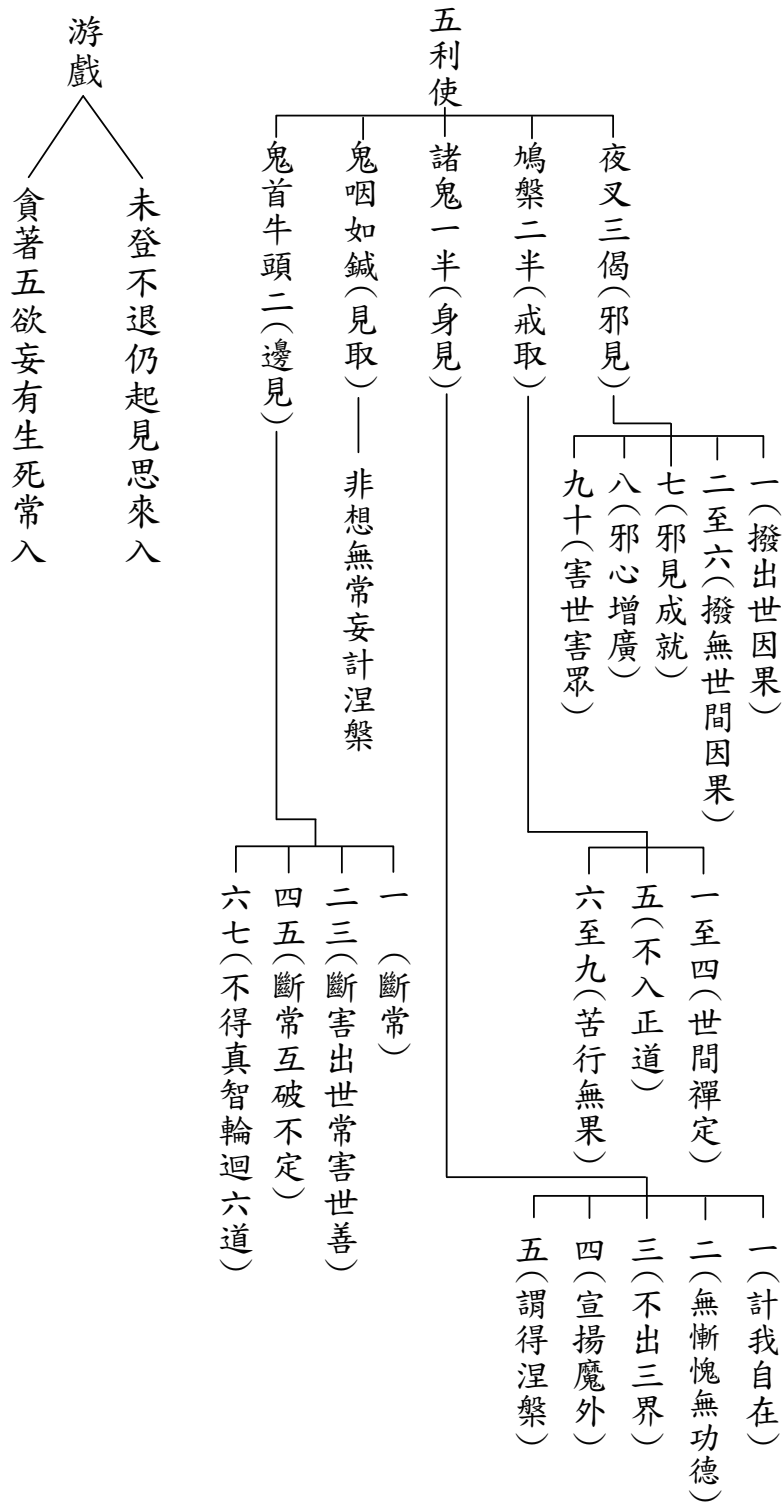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五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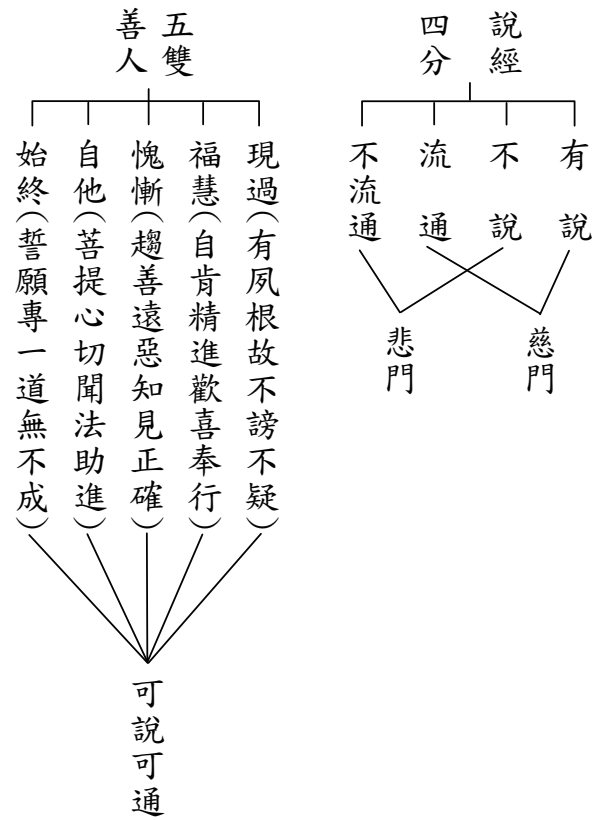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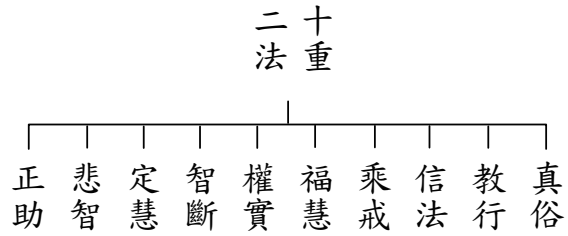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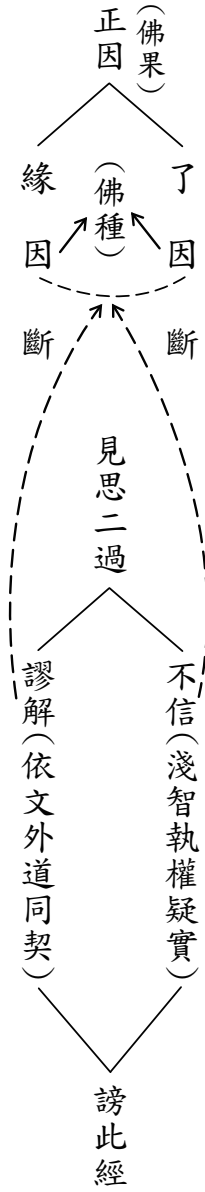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十三)




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十四)



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五）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妙法蓮華經講記 / 徐醒民講述. -- 彰化縣花壇鄉
: 雪明講習堂, 2015.06-

冊; 公分

ISBN 978-986-5814-83-0(第4冊:平裝). --

ISBN 978-986-5814-91-5(第5冊:平裝)

1. 法華部

221.51

104009864